

困學紀聞

冊八



困學紀聞注卷十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

以下筮存本草素問以方伎存秦燒詩書百

晦叔

名炎二云原註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元圻案史記秦始舉本紀

之書神農本草不見於漢志隋志始與黃帝素問俱著錄於醫方家云藥有素問本草七卷

則此書出於東漢也本草經曰神農問於太乙小子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上藥一百二十

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

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本下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今單行之本不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於王

莽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元圻案漢書王莽傳下地產三年

二月霸橋災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莽王德運也指者繼

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駭邵子觀物內篇十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

三皇之書

易以下筮存

本草素問以

方伎存

秦燒詩書百

家

神農問太乙

小子

本草上中下

三品

藥分君臣佐

使唐慎微證類

本草

莽時霸橋災

空續乏以成

歷數故其道

駭邵子觀物

內篇十三三

皇春也五帝

夏也三王秋

也五伯冬

温公文潛蘇

舜崩蒼梧葬

九疑

湘夫人以滌

揮竹

虞舜不南巡

巡狩當總於

禹

二妃不以期

頤從狩

三品

本取土中下

子

熱五斗米頃

炊五斗黍許

時

天官書占歲

且風日

言

司馬公成帝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

南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

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本本柯山集五

三詩可以祛千載之感元折案史記五帝本紀舜南巡守崩于蒼梧之

人王逸註舜二妃娥皇女英隨帝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

補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天子之職莫勤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于外而葬焉惡用使異域哉

辨證曰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適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遺博皆種

義之罪人也林氏尚書全解曰堯老而舜攝則不復以庶政自關而舜實行巡狩之事舜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始炊五

二斗黍許時本於此元折案史記天官書云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當

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正義

正月且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無災害也李商隱李賀小傳曰長

吉將死忽畫見一緋衣人駕赤龍持一版書若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



賈生弔屈原

盜 莊躑躅有

楚不能禁大

盜 莊躑躅有

楚不能禁大

盜 莊躑躅有

楚不能禁大

盜 莊躑躅有

楚不能禁大

盜 莊躑躅有

楚不能禁大

盜 莊躑躅有

楚不能禁大

盜 莊躑躅有

賈生弔屈原曰謂跽躑躅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躑躅韓

非子喻老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躑躅為盜於

境內而使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躑躅蓋在莊王時

漢西南夷傳莊躑躅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

滇此又一莊躑躅也名氏與盜同何哉元折案漢書賈

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蘭草尊顯兮議諛得志

隨夷溺兮謂跽躑躅廉注李奇曰跽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躑躅

王時而高氏以為成王時則又在前史漢則以躑躅為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通典邊防三

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范史謂在項襄王時為定獨困學紀聞據韓非漢書以為二人此未敢

信廣云案後漢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躑躅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即莊躑

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合此言舉鄧韓非言為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躑躅起楚分為三四皆與

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虞之死與躑躅並言案秦殺唐昧即唐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躑

淮南人闖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

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鍾城

察利珠翠璽

尉屠睢將監

陸轉餉

殺西嘔君譯

軒宋

桀駿大破秦

軍

發調成備越

尉佗求女爲

衣補

蒙恬將兵北

伐

亡人贅婿略

南越

淮南王諫伐

閩越

又之嶺高誘注嶺城在武

一軍守九疑之塞

註九疑在零陵

一軍處

番禺之都

註番禺南海

一軍守南野之界

註南野在豫章

一軍結

餘干之水

註餘干在豫章

二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

又以

以何本作一誤

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

嘔君譯軒宋

註鑿通湘水離水之渠西嘔越人譯軒宋西嘔音嘔君名也

而越人皆入叢薄

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置桀駿以爲將而夜

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

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

事詳見於此

全三史記淮南王傳伍被曰尉佗知中國窮極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請發萬五千人百姓

瓦解不一年陳勝起此當在屠睢既死發調成備越之時又云監祿者史祿也渠乃渠渠西嘔君乃西嘔君以史記南粵傳證之知嘔即賦

羅序按古以交趾爲西嘔

事記在始皇三十二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

太以補遺

原註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略同

全三嚴安土書武帝亦云秦皇帝使

南掛於越○元折案呂成公大事記七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發諸嘗連亡人贅婿買人擊匈奴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通鑑秦紀始皇三十二年發諸嘗連亡人贅婿買人爲

笑人味既味

笑人和項羽

楚漢春秋  
項羽飲帳中  
作歌

丹書鐵券辭  
漢封功臣多  
不終

呂后欲為高  
墳

兵略取南越崖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誡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  
與越雜處(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見漢書嚴助傳(嚴安書)見本傳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

歌美大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

面(何云)正義作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

已為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元圻案)漢書司馬遷傳

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  
訖於天漢(漢書藝文志)楚漢春秋九篇班固自註曰陸賈所記(史記項羽本紀)項王

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  
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各虞常幸從駿馬各雕常騎之於是項

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難不逝難不逝今可奈何虞常虞  
爭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云云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

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原註)下二句不同

(何云)下二句尤實厚(元圻案)太史公曰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至太初百年  
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限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則漢有宗廟而功臣絕世者多矣(商

祖功臣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  
苗裔豈有所諱而易之與楚漢春秋語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

東陽侯張相

如下蔡亭長置淮南反

載于漢十

時得相

漢啓九國皆

同姓

長沙以異姓

班表削書之

非

漢高祖

漢高祖

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家

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東陽侯張相如也。見太平御覽四十五十七又曰下蔡亭長置淮

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

黔徒羣盜所耶。而反何也。（原註謂英布史漢不載）（全三）張相

稱其長者蓋亦申屠嘉張敖之流。此條可以補史闕。（元）折案（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東陽侯張相如高祖六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邊。陳力戰。功侯千三百戶。（張敖之傳）問文帝曰

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下蔡亭長。條文。漢陸機五等論注引之。

漢大啓九國燕高祖子建代高祖子桓齊高祖子肥趙高祖子如梁高祖子

楚高祖弟交荆吳高祖兄仲子淮南高祖子長淮陽高祖子友皆

同姓也。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

長沙。當從史記。（案）（全三）漢表最無錢皆妄改史記者也。○二元

姓同姓合而言之也。若二等之爵不可不載。則唯願長沙異姓六字不當削。雖於表敘續觀

而表列淮陽固敘既明。言荆吳淮南長沙。而不言淮陽。表又不列梁與淮陽。又削長沙異姓。六

句。何以知淮陽為九國之數。而長沙在外也。○全三。漢表最無錢皆妄改史記者也。○二元

折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序）曰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

鬼神避斷行  
水搖物作

趙高能輔名  
言

我安讀書之  
王

是心以遲遲  
是

樂書十九章  
房中歌郊祀

歌  
李延年拜協  
律都尉

律都尉

律都尉

律都尉

律都尉

律都尉

律都尉

律都尉

不置而侯者天下共殊之高種子第  
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觀歸秋

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見史記李斯傳此戰國

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爲此言也方

云趙高能爲愛歷爲安知不能爲此言○武南高臨下吳武臨下吳武臨下吳武臨下吳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元

一史記樂書曰高祖過沛特三侯之章今小兒歌之高祖廟今沛得以四時歌傳宗廟孝惠

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樂舊而已至今主卽位作十九章今待中孝延年次序其樂

舞爲協律都尉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

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數又曰房中樂高

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齊人孝惠二年更名曰安世房中歌十九章

御覽七百八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弁窺牖

蓋好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元

一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大樽設坐相引爲曹握手無

罰目時不禁前有覆盃後有遺餘此飲可八斗而醉二盡日暮酒闌合坐促坐男女同

席履馬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送客

羅襦襟解微聞蕤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鄒陽傳云越人子臧其事未

齊用越人蒙鄒陽獄中上

詳元圻案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龍之間勝等與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殺之乃從獄中

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云云案集解

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發十七兒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此書在善文中隋

辯士隱名書二世為十八子杜預撰善文華嚴作文章流別

善文五十卷杜預撰善文五十卷杜預撰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為總集如蕭統

所選是也據杜預撰善文五十卷則善文章自預始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案此文補先說苑齊使二云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

所為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云齊使使

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元圻案案說已言之唯不及魯連子

魯連子展無所為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渾而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隨君下易弊無所不敢其餘

獻鵠獻鴻說互異

頁

卷十一 一 考史 五 中華書局聚

諸書與魯連子所  
載略同不備錄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爲

蔡生漢書以爲韓生

元折案法言重黎篇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  
又亨之或者未辨與曰生舍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亭

不亦宜乎漢書項羽傳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  
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交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

關之斬韓王晉段灼表亦言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宋  
王益之西漢年紀高祖紀攷異曰楚漢春秋揚雄法言以爲蔡生史通鑑以爲韓生未知

孰是唯史記以爲  
說者今從史記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

以爲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

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

下案此令史記不載漢書  
載於高帝紀五年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

詒厥子孫

何本作孫

享四百年之祚歟

何云論本子贈石鼓歌  
元折案東坡石鼓

詩曰何人作頌比諸高萬古斯文齊响  
蟬動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

漢留周文齊  
桓並言

高祖赦令無  
自矜  
石鼓文不矜  
伐

漢制度霸王  
道雜  
董子尊王絀  
霸王任德霸任  
刑  
魏晉王霸兩  
失

班史敘漢臣  
無倫  
漢求才羣士  
嚮應

成名此高帝之詔也。

(案)見漢書高帝紀十一年

宣帝曰漢家自有

與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爲尤甚。儼人之非倫漢儒爲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元圻案)漢書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  
(唐令狐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用刑而伯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

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宏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宏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殺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何云)此紀一時所生人材各取長者言之張湯趙禹又非酷

吏乎宋人讀書不細好大言以籠罩只是粗俗  
(元圻案)漢書公孫宏兒寬傳贊曰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

軍中皆左袒  
受刑右肉袒  
王孫賈陳涉  
軍袒右

約法三章異  
讀

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實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舉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呂后按儀禮

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

喪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觀禮乃云右

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

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

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何云木強老革倉猝時未必便學叔孫太傅也閩按盧六以曰國策稱王孫賈入市曰

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讀以袒左爲刑乎故知左

右不必區分但見衆心之從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爲之故少文者亦復能爾也一至三陳涉之起亦袒右厚齋之說未足信虞月船云左右袒明于文定說得最好言所以安其反側之心使以爲劉之迹自解激其忠憤之志使以爲呂之罪爲辱也詳見讀史漫錄○元折

案一呂后紀師古注袒脫衣袖而肉袒左右者偏脫其一耳一倚覺寮雜記謂周勃蓋用王孫賈之策凶

與父老約爲句下云法二二章耳原註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失之何云厚齋亦

因紀末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故改舊讀一又云刑法志中稱約法者非一不必好新反爲唐人笑後漢楊滂上疏亦有約法三章之語終與班固同時人閩按何肥禮曰刑法志

淮陰羞與噲

伍

沛公欲留秦

宮

鴻門譙項羽

排闥入見

狗屠非漢臣

可及

未易可輕句

法

漢書刊誤補遺  
朱子書論刊誤得失

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八字為句余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絕先入關者王之吾嘗王關中則與父老約亦當句絕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蒙○(元圻案)宋劉昌詩蘆浦筆記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合於約字斷句則先與諸侯約今與老父約不惟上下貫串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可輕(何云)可諫留

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

廷諸公不及也(元圻案)漢書韓信傳嘗過樊將軍噲噲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張良傳)

沛公入秦宮室煨惟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樊噲傳)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又)曰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亞父謀欲殺沛公噲聞事

急西持盾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曰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又)曰高帝嘗

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德

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何義門)增可字蓋取漢書韋賢傳論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

定也(蜀志)諸葛傳注引吳張儼默記曰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也句法(案)史記侯

嬴曰三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後漢鄭太)何公未易輔也(蘇老泉權書)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似不須增可字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所

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

卷十一 一 考史 七 中華書局聚

三劉漢書標  
注吳斗南篇五  
總龜

通鑑不書符  
瑞漢高宋高射  
蛇事  
惠帝立四皓  
碑  
文章緣起高  
士傳  
楚山丹水

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爲原廟渭北叔孫通傳見

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

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

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元圻案見朱子文集卷五十九書錄解題正史類三劉

漢書標注六卷侍讀學士清江劉敞原父中書舍人劉敞貢父端明殿學士奉世仲馮撰奉世

敞之子也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公非貢父自號也又兩漢刊誤補遺十七卷國

子博士吳仁傑斗南撰補三劉之遺也宋會稽序曰兩漢刊誤補遺據居士吳南英之

所作也公是公非先生與其子西樞公所著刊誤若無遺恨矣今因據古引謹旁搜曲取畢釐

而正之多前聞人所未到周益公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

因之原注文公語錄以此事爲虛全云通鑑不載符瑞是聖人不語怪之義也

於新州明日見青衣童子持藥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傷然寄奴王者不可殺高祖叱之皆散通

鑑凡此類符讖事皆不書而秦二世元年書高祖射蛇事非符讖乎通鑑何以書此讖仲所疑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

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集證今本高士傳無之引見

錄有四皓神位神祚几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全云文章緣起任昉

作高士傳皇甫謐作集證水經丹水注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楚山即

字文士

武帝決防年

獄

明帝辨墾田

昭帝知燕王

目之詐

內長文字誤

此山也其水兩源合會於四皓廟東又東逕南車嶺南翼帶衆流北轉入丹水嶺上有四皓廟  
〔按〕上洛縣今陝西商州〔雍勝略〕云四皓墓在州西四里金雞原〔元圻案〕〔書錄解題〕文  
 史類〕文章緣起一卷梁太常卿樂安任昉彥昇撰但取秦漢以來不及六經〔又傳記類〕高  
 士傳十卷晉徵士安定皇甫謐士安撰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自  
 被衣至晉實惟八十七人〔宋黃長睿東觀漢記論跋四皓碑〕云三輔舊  
 事云漢惠帝為四皓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凡豈亦當時所立耶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

而辨陳留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

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元圻案〕〔通典刑  
 法雜議上〕漢景帝

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  
 為太子在旁帝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

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維矣宜與殺人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太平御覽〕八十八〕引漢武  
 故事其文同而云時太子年十四〔東觀漢記〕二顯宗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

也年十二以皇子立為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  
 其事世祖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

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曰吏受郡牧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  
 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巨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

服如帝言世祖異焉以為宜承先序〔通鑑光武紀〕建武十五  
 年亦載其事 昭帝年十四而知燕王且上書之詐見霍光傳

武帝紀元朔二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

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註漢書作而肆

卷之二十一

赦所以見愛也。

元折案劉昌詩蘆浦筆記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

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自注云魯氏字子明自號笑瑤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書名自備云宋無名氏南窗紀談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

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諱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為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吏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

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赦而肆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為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此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為改經者之蔽此

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或不免如此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

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何正此就一事而論亦復引經未嘗二元折案藝文類聚十二載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樞樞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譏與此其險難相似者也夫以發金藤然後垂泣計

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權人榜而不絀周公賴天變而得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未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其明者

也成王秀而獲實云云孫氏星衍曰魏文陳思皆此論魏文與漢昭而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教之作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攻之李克

七篇在儒家

原注子夏第子為魏文侯相

李悝三十一一篇在法家

原注

周成漢昭喻苗

李悝盡地力之教李克七篇

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

（原注史記正義云）劉向別

錄亦云李悝（集證）史記孟嘗列傳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又貨殖傳）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按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今此及漢書貨殖傳言克皆誤也

賈誼（原注）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

阨之證則微當作徵。（何云）文選作微宜據以刊正漢書見險證而去色

斯舉矣。見幾而作。（元圻案）文選六十一賈誼弔屈原文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會擊而去之注遙遠

也會益也（史記）擊字作翻險徵謂輕為徵祥也

史通（原注）述傅元之言曰孟堅漢書寶命世奇作及

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案）此即東觀漢記之創始也其

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元圻案）後漢書班固傳固除贛書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儒林傳）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與班彪親善累遷諫議大夫杜撫字叔和隸

為武陽人建中初為公車令（馬援傳）嚴字威卿援兄子也（顧宗召見嚴進對闕稱留仁壽闈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案）摘當從史通作

見細德之險

漢書命世奇作中興紀傳不足觀班固與諸人撰漢記

陸澄引史記注班書

翁柱困學紀聞卷十一 考史 九一中華書局聚

班馬詳略文  
異 垓下戰先驕  
楚兵 齊陸澄博覽

古本漢書篇  
第 嗣王範得漢  
書真本 劉之遴等校  
漢書 之遴言古本  
之謬

增 皆採摘成句。標爲異說。此史通補注篇云今其書不傳前

輦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樊噲傳兔肩之不言生。

田儻傳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一二字。垓下之戰史

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閩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

垓下至大敗垓下此韓信用兵全副伎倆也通

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

不利。淮陰復乘之大敗垓下。按項王大敵雖兵少。食盡致死於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

勝之使情也。却者遷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

然後因其弊而悉衆以乘之。項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遊軍也。當楚人既動必

繞出其後矣。全云縱是左右夾擊使之應接不暇。非橫斷也。絳侯柴將軍之軍最後是備不虞亦

非乘間繞出者。元折案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歷

官散騎常侍秘書監領國子祭酒。隋書經籍志正史類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

澄撰。前輩以下云云乃樓攻。魏所作婁機班馬字類序文語。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文帝紀下諸王

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何云之遴妄語不足信。元后與外戚相接。王莽與元后相因。豈得次帝紀下也。幸得班氏敘

傳固在耳。元折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外戚傳以元后傳與莽接。有深意。爲則必無升在

列傳首卷之理。外戚傳不列於陳項之上。則諸王傳亦不次外戚也。蓋陳項是羣雄。其不爲諸

王屈也。是史法也。之遴妄信而傳之。梁書劉之遴傳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諱陽嗣。

梁人僞撰漢書本古以後代史例說班史范史皇后次帝紀南北史諸王后妃次

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遊與張攢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遊具異狀十事云云

末具後漢書本傳是書歷代寶傳咸無異論惟南史劉之遊傳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即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

又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是此書之次第續成事隔兩朝撰非一手之遊所見古本既有紀表志傳乃云總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書之年

月也之遊又云古本敘傳號為中篇今本為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夫古書敘傳皆載於卷末固自述作書之意故謂之敘追溯祖父之事述故謂之傳後代史家

皆沿其例之遊謂原作中篇文繁篇末中字竟何義也至云彪自有傳語尤荒誕彪在光武之世舉茂才實為東漢之人惟附於敘傳故可於況伯游傳之後詳其生平若自為一傳列於西

漢則斷限之謂何之遊又云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

卷

述志十述列傳七十是各為次第之明證之遊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

傳上夫紀表志傳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遊所述則傳次於紀而表志反在傳後且諸王既以代相承宜總題諸王傳何以敘傳作高五王傳第八文三王傳第十七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武

五子傳第三十三宣元六王傳第五十耶且漢書始改史記之項羽本紀陳勝世史為列傳自應居列傳之首豈得移在諸王之後其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傳第六十八莽王傳第六十

九明以王莽之勢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傳次於本紀是惡知家法哉又引古本述云淮陰殺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英彰化為侯王雲起龍驤然今莽尹江湖旬有張晏

注是晏所見者即是今本況之遊傳所云獻太子者謂昭明太子也

惟錄布賈黔徒越亦狗盜莽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與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遊所謂古本不足信矣自漢張霸始撰僞經至梁人於漢書復有僞撰古本然一經考證紕繆顯然顏

師古注本冠以指例六條歷述諸家不及之遊所說當時已灼知其僞李延壽不訊端末據載於史亦可云愛奇嗜博莊無裁斷矣

西京雜記作  
者  
庚信不用吳  
均語  
吳均齊春秋  
通史  
蕭賁善山水  
能書

漢晉言號言  
變字法

大帝紀本於范蔚宗范又本之華陽諸王次  
后妃則季延壽南北史已然此歐宋所本也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

妄說段成式

西陽雜俎  
語資篇

云庚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

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

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爲書不止吳均

也

何云今人作詩喜搜小說所載詭誕不根語用之是何不知奉教於魏城也○元圻  
案書錄解題傳記類西京雜記六卷晉勾漏令丹陽葛洪稚川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

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歎欲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攷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  
劉書少有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餘言今鈔出爲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所謂先父者歎之

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其洪父傳之非是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按洪博  
聞深學江左絕倫所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

史傳於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作  
也吳氏讀書志云江左人皆以爲吳均依託北史文苑傳庚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

梁時聘於西魏遂留長安周孝閔帝踐祚封魏成縣侯梁書文學傳吳均字叔庠吳興故  
障人也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高祖以其書不實焚之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

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傳子昭曹昭曹子贇字文奐好學能書  
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卷數多寡懸殊當另是

一書吳均有  
續齊書記

刑法志獄刑號爲平矣酷吏傳序號爲罔漏吞舟

網漏吞舟之魚

王霸等為廷

平王温舒使吏

督盜

韋平父子宰

相周勃亞夫父

子相

平當父子

于長忠臣九

篇

忠臣傳列陰

陽家

之魚王温舒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曰聲

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何云網漏吞舟之魚乃言文法之寬不當並舉

漏吞舟之魚實言文法疏非刺時也不當與上下並舉

刑獄號為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宣帝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議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為平矣又曰漢

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酷吏傳序漢興破觚而為圓琢雕而為樸號為罔漏吞舟之魚王温舒傳稍遷至廣平太守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縱使督盜賊盜不敢近廣平聲為道不拾遺顏師古於刑法志序吞舟句下注曰言疏闊於酷吏傳序吞舟句注曰言其疏也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

夫父子為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子孟堅其忘諸

乎

全云昭宣以後大司馬是輔政者乃真宰相所謂丞相則具官耳

元折案漢書平當傳平當字子思哀帝即位徵當為御史大夫至丞相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

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又韋賢傳韋賢字長孺宣帝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元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周勃子吕后時誅諸呂亞夫子景帝時平吳楚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

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於陰陽

家何也。七略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何云）于長之書不傳其列陰陽家也。必有故無取。橫加詆斥。《全五》何氏過於左袒古人。《集證》《隋志》。

簿錄篇》七略別錄二十卷  
劉向撰七略七卷劉歆撰

董公魯兩生之名逸。董公如時兩不著功。兩生如鳳不羅。可羅。鹹生脫屣圭組。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雀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元圻案）董公注已見。

（漢書叔孫通傳）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一

張南軒史論曰：三老董公之說。以為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其為賊敵乃可復。三軍之衆。為義帝編素五十六萬。之師不約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高帝不入彭城。置

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董公蓋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自留侯而

下。陳謀雖多。而皆未之及。嗚呼。董公其一時之逸民與。《王氏通鑑問答》出宛葉。掩不備。以分其力。其謀發於鹹生。說行而身隨。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歟。

陳萬年為二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敘之母。一

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全三）西京風俗不

可以此一事而盡貶之也。翟義之母。知其子之有禍。而不肯去。則亦賢矣。○《元圻案》《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萬年廉平。內行儉然。善事人。路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

陳萬年以詔教子。范滂姜敘母。勵子。楊阜為韋康復仇。

翟義母不為稱去

梁以韓安國  
距七國  
荀藩等推現  
耶主監  
典午司馬氏  
隱謎  
王蠋不受燕  
封  
田單封安平  
君  
封建郡縣之  
異  
翟義與南陽  
武巨勝儒者

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萬年病召咸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萬年乃不復言（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捕滂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三

國志魏楊阜傳注）皇甫謐列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姜伯奔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寧涼州刺史韋康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陰結為康報仇未有間阜至

歷侯敘母說康被害敘母曰咄伯奔章使君選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

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敘

與阜參議（漢書翟方進傳）少子毅字文仲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毅舉兵毅兄宣居長安

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儻今數有惡怪恐有妾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奔去宣

家者以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亦賢婦人也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

可以支變故（何遜七國獨非封建乎）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蠋

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翟義注見上節行可以回人

心（元折案）漢書梁孝王傳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使韓安

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晉書元帝紀）帝諱睿宣帝

曾孫瑯琊恭王觀之子也年十五嗣位瑯琊王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推帝為盟主

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即皇帝位（三國志蜀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司馬

氏隱謎也（史記田單傳贊）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使人謂蠋曰吾以子為將封子

萬家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

燕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獲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

襄王田單破燕復齊七十餘城齊襄王封單號曰安平君吳元咎嘗非太史公不為王蠋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一一 考史 十一 中華書局聚

辛慶忌救劉

輔朱雲

張萬福拜陽

成帝后趙飛

燕

裴延齡傾陸

宣公

韓說之救倪

寬

靡有子遺耗

矣

飢者毛食

衛綰以戲車

為郎

立傳 胡子知言郡縣天下可以支承平而不可  
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支承平可以支變故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

亦可媿矣

全云慶忌先嘗救劉輔○元折案一云齊隨筆云漢成帝將立趙飛  
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

死朱雲請斬張馮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任直臣敢以死爭叩  
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

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會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張萬福傳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儒業不顯乃學騎射以別校征  
遼東有功累遷泗州刺史召拜右金吾將軍陽城等請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闕不去帝震怒

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成事徧捍城等勞之天下益  
重其名

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序曰夏享錫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廷齡奏曰此皆陸贄  
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

武帝時按道侯韓  
說之救倪寬事見劉  
向傳亦辛張之比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

今俗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

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篇云耗消也越人多謂無曰耗

衛綰以戲車為郎

師古注戲車  
若今弄車之役鹽鐵論賢良曰戲車

鼎躍鼎官  
武力鼎士

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

朔所謂鼎官鄉陽所謂鼎士也

(全云)鼎躍或云承上文言之猶云治躍○(元折案) (衛道)

傳一縮代大陵人也以戰車為郎事文帝醉謹無宅景帝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縮為太子太傅代桃侯舍為丞相

(東方朔傳)夏育為鼎官注今殿前舉鼎者也 (鄉陽傳)夫全趙之時

武力鼎士核鼎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注鼎士舉鼎之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

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

(原注)表云三年

攻之地理志屬國

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

(注)應劭曰音邱慈

天水治

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

(案地理志)三水龜茲勇士蒲澤皆曰屬國都尉治唯日勒

抵曰都尉治無屬國字

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

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閣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注可

見

(胡三省讀通鑑地理)歸太僕稱曰佳然於五屬國此等亦不暇細析似孫王氏此余每悼借其通鑑地理攷一百卷之失傳也 (全云)胡氏注通鑑實成於吾寧之甬上見賈

清容集不知何以不見深寧權史之書是時宋室初亡深寧蓋杜門不接後進也 (繼序按)胡身之寶祐四年進士出深寧之門 (集證) (宋錢文子補漢兵制)武帝征伐之餘夷狄

衰耗於是即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為屬國置屬國都尉領之 (陳元粹注)引地理志天水勇

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按與閣說合考宣紀五鳳三年始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王氏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元鳳三年張掖屬國都尉郭忠發兵擊匈奴屬國于長義渠王騎士射殺黎汗王忠封成安侯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掖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矣書此俟詳攷（元圻案）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成安嚴侯郭忠以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黎汗王侯昭帝元鳳三年二月癸丑封與匈奴傳合

張良張仲二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

（原注）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

張良爲張仲  
張老後  
張湯張皓留  
侯後  
張氏譜

按（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夏爲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又云）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數則其所撰出者（何云）按張氏譜必唐以前相傳舊譜故王氏引之謂其從唐書來恐非然後漢書謂張皓出於留侯尚不可甚信況其絕遠者乎班孟堅作張湯傳不取馮商語斯卓越矣（又云）此等語注漢書者所不取以其附會無據耳（元圻案）張湯傳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後漢書張皓傳）皓字叔明隸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祖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但記

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

（下云）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序傳篇文

今攷之

本傳未見其爲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

臨邛以春秋所諱持爲笑談

（下云）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亦愧乎亦序傳篇文

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

相如爲自敘  
傳  
馬班傳相如  
自敘  
古人皆自敘  
風儼

漢財用之數  
都內禁錢  
少府領園地  
作勢

淮南憚衛青  
汲黯  
何武李尋論  
重賢  
伍被言衛青  
將兵  
徐弈步騭論  
重賢

篇故以爲自敘歟

全云或者相如集原有自序而其體正不必如遷雄所爲耳史通當有所據○元折按一史通雜說上篇云馬

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爲列傳班氏仍舊會無改奪尋固于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盡一其例不純浦起龍史通通釋曰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又序傳篇釋曰漢書相如本傳無自敘明文證之後史知其言固有本隋劉炫傳自爲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

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少府所

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

西賜

見太平御覽六百二十七

漢財用之數大略見此

何云漢無養兵之費故經賦有餘羨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

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

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

原註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

何云吾家記鄉語本伍被對淮南語全云淮南王傳亦嘗有謀刺殺大將軍青之語汲黯傳則固有憚黯之語魏志徐弈傳亦有此語不止步騭疏也○元折案漢書辛慶

忌傳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又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上書曰臣聞

不附王莽諸  
人馬官傳無事  
跡宋金二史紛  
煩五大夫城  
侯中山五王皆

住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宏等不足言也宏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尙  
見輕何況亡宏之屬乎（又伍被傳）淮南王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  
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大將軍馮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士上下山如飛  
材力絕人如此數習將兵未易當也王曰夫黎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  
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還可舉事（又淮南王長傳）王銳意欲發欲如伍被  
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說丞相宏下之如發蒙耳  
（三國志魏徐奕傳）太祖以奕爲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  
淮南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又吳步騭傳）騭上疏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  
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蘇子由元祐元  
年二月上疏曰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實兼取二說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

（原註）見卓茂與孔休蔡勳（繼其元孫也）劉宣龔勝鮑宣同

志不仕莽時（原註）見王皓王嘉並棄官（原註）見漢史

不能表而揚之爲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

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

待傳而彰（何）無他事蹟但宜於傳中附見宋金二史紛煩無統皆此等議論

（啓）之勸懲不在傳之有無也（全）何氏但欲爲班固佞臣故作此語

漢史不傳忠義自是大闕略事如何武鮑宣不附莽而死者也彭宣王崇龔勝哪漢梅福逢萌  
不附莽而去者也辛慶忌之三子不附莽而死者也翟義賈萌張充諸人討莽而死者也龔勝  
不應徵而死者也孔休薛方郭欽蔣詡栗融禽慶向長蘇章蔡勳不附莽而隱者也曹竟不附  
莽而死於赤眉李業王皓王嘉謙元不仕莽而死於公孫述其中有事蹟者蓋十之六若爲立

人  
不  
不  
不

董

傳當勝於儒林諸公之寥寥遠甚宋金二史之紛繁其失豈在此哉且班史嘗為臺無事蹟之馬宮作傳則吾不知蒙奉之徒何以發明作者之義云（又云）高固不仕莽淮陽太守殺之見魏志註中所引陳留著舊傳令狐整仕莽見周書（盧月船云）王青之祖文翁與崔太守起兵而死亦魏士也見周禮傳○三元坊案（全氏西漢節義傳題詞曰）水經注有豫章太守賈

萌討莽而死（陳留風俗傳）有淮陽高固不附莽而死（令狐德棻北周書及唐史宰相世系表）有建威將軍令狐邁豫於東郡之難而死（齊氏召南漢書攷證曰）鮑宣傳特附薛方

等七人皆不仕莽世清節著名者（後漢書卓茂傳）茂與孔休等六人同志又申徒剛宣乘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陳寵之會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高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

王皓王嘉劉茂逸民傳載向長逢明王君公周黨譚咸殷護王霸戴邈皆立志較然不污新室爵命宜與薛方諸賢牽連書之乃莽大夫揚雄一傳累牘連篇而於請賢聊表一二此則班氏

之失也（案後漢書胡廣傳）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蔡茂傳）郭賀祖父堅伯父游君並脩清節不仕王莽（楊震傳）父寶哀平之世

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將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儒林傳）牟長不仕王莽高胡父容父于稱盲逃不仕莽世注丹字子玉王莽時嘗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孔僂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

篆文善及篆仕莽為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裘冕之志各從所好（方術傳）郭憲字子橫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而焚之逃於東海之濱（水經注

十一）易水出西山寬谷中東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從王莽之政子與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此山故其舊居世以為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嘉侯

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五王也又十七研水又東南逕陰陵縣故城南昔郭欽耿王莽之徵而遷迹於斯（趙氏金石錄十八）漢禮殿記跋尾云華陽國志有文參

字子奇不從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以上諸賢皆厚齋所謂當表而揚之為清節傳者故附著於此

論衡（別通篇）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核中監

以問百官百官莫知（閩按）蘇武傳監上有殿字如淳曰核園中有馬殿武為之監也（集證）按新序節士篇孝武皇

核中監  
重常負貳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一 考史 五 中華書局聚

漢書

漢功德見諸

儒書

陳平仲紀光

武

孟堅頌孝明

董子制度之

別

下食上珍

不窺園有五

人

炫燁閉門讀

帝時以武爲核中監使匈奴亦無廢字疑古本漢書如是又按論衡別通篇云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間者是皆笑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負貳難哉詳此是百官莫知者核字耳

又須頌二云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

帝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

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

書不傳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

異共成世租本紀則平仲乃宗之字也官睢陽令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禮

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見本傳注引仲舒對

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

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制度篇元折案繁露第二十七一作調均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

潛思不窺園門附按謝承後漢書作園案見三國志陶謙傳注桓榮十五年不窺

號萬石者五  
家  
廖剛四子乘  
磨節  
石奮武子爭  
寵  
馮揚八子二  
千石  
嚴延年母責  
錄囚  
秦伯平羣從  
之貴  
張稚圭平獄  
之應  
司馬安蕭望  
之萬石

家園何休不窺園

（閩按）後漢書作門

者十七年

（元圻案）

（宋朱翌倚覺寮雜記云）不窺園三董

仲舒後漢桓榮趙昱厚齋蓋補其所未及  
儒林傳一劉炫與信都劉焯閉門讀書十年不出

（北史）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

君馮揚爲宏農太守八子皆爲二千石亦號萬

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姬

秦襲爲潁川太守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

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爲侍中四子皆至二品

號萬石張家

（閩按）南宋廖剛子四人仕皆乘應節號萬石廖氏  
石奮之稱萬石君不獨以家有五人官二千石直并其姓稱之故景

（方樓山云）

帝開口卽曰石家而武帝詔亦曰萬石君先帝尊之萬石之號出自天子又連姓氏爲文故可  
傳後此諸家便少味○元圻案（漢書石奮傳）奮爲諸侯相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嗣

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  
石君（後漢書馮勳傳）勳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宏農太守有八子皆

爲二千石趙魏閉榮之號曰萬石君焉（漢書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爲河  
南太守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館陽適見報囚母大驚因數責延年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

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  
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姬（後漢書循吏傳）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

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  
（唐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七）張文瓘初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四

三入官以上  
諸人

漢文滅喪服  
光武七廟共  
堂  
魏祖制終服  
四篋  
晉武合祀郊

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爲萬石張家咸以爲福善之應（唐書張文瓚傳）文瓚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徙魏州之昌樂高宗時拜侍中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爲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爲萬石張家（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由爲中散大夫家至二千石者六十七人二家亦可號萬石（王楙野客叢書）數萬石止及石奮嚴延年馮揚而遺秦襲（趙崇絢難肋編）所載與此條同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

孔光何武王崇

（案）公卿表審食其亦再入爲丞相

後漢太尉再入二人

劉矩馬日磾

劉寬黃瓊段熲龐參亦再入爲太尉

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

入二人魯恭胡廣

楊賜亦再入

司空三入一人牟融

司空再入

三人尚有劉瓛楊賜黃瓊

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

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

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允

宋

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

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

惑宜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

至并南北之祀豈二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何云南北亦有異論○元圻案漢書文帝紀後元七年遺詔曰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其今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五日纓七日釋服後漢書光武紀

建武二年注漢禮制度曰光武都洛陽酒合高祖至平帝為一廟藏十一主於其中祭祀志

建武二十六年張純奏祖宗廟今宜以時定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祖廟為常三國志魏武紀注魏書曰太祖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

篋而已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有司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園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從之初悅漢紀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

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痛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胡氏讀史管見曰行而有悼于天有累於身雖父令不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隳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況三年之喪仁人君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

揚雄河東賦賦本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倫古善御

者愚嘗考韓詩外傳二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

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

於顏倫今外傳作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

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

顏倫善御

秦漢末皆立

張竦陳遵殊  
放約  
秦少游以字  
見志  
行難工處易  
持  
智得不如拙  
失  
趙忠定父行  
實  
趙侯蹈儒所  
難  
著作君昌言  
際德

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元折案趙高弒秦二世乃立

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沛公破秦至霸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事詳史記秦始皇本紀王莽傳平帝崩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相爲後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立爲皇太子號曰孺子

張竦答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己

爲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

書趙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

本張竦之意。

元折案遊俠傳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遵與張竦俱爲京兆吏相親友常謂張竦足下輒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

浮湛俗閒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持

元折案山集十一秦少游字序云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威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踴躍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

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常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爲取每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儻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智得

不如少游之拙失也呂成公遺集六書趙路分行實後云趙侯至性剛行隆洽飭備蹈儒者之所難自著作君以昌言冠大庭世或謂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侯之所以自致者如

水必寒如火必熱政使名不出家於侯何損乃若著作君忠愛敦篤之意隱然行於政事文學之中其所從來遠矣處者易持出者難工聯聘當世萬變錯陳其視前人之寒風痺炬若寒燄

水而涉春冰然則著作君之紀載豈徒顯揚爲不朽計哉抑將泝洪源長高山晝暝夜思期無忝所生云爾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周益

公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爲楚元王子郢客爲侯

今云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上軍

侯郢客代恭王子此盈川所用也元圻案楊炯川縣令李公墓誌曰公諱嘉

字大善隴西成紀人也遷隰川令晉獻公之子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唐書文苑傳楊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周必大文苑英華

賦曰文苑英華雖秘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嘗屬荆帥范仲藝瑋俸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遇休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詳註逐篇之下案今有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十卷自序

云益公退老邱園命以校讎攷訂商確用功爲多云云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

朝廷肅焉見酷吏傳呂成公謂大哉延年之奏也自

夷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紉

爲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

故不以爲嫌全五羅紉事見昌邑王傳又云此別一嚴延年也沙隨誤矣又云是時有二嚴延年其劾奏霍光者時爲侍御史後爲太守坐誅

郢客爲侯  
李太縣令隰  
川  
楊炯令盈川  
周校文苑英

嚴延年劾霍  
光廢立  
昌邑王妻延  
年女  
宣帝時三大  
議  
武帝不宜立  
廟樂  
戾太子獄

漢書有傳字次卿其以女適賀者乃執金吾也見於漢書王元石名介金華曰百官公卿表字長孫故昌邑王傳特稱其長孫之字以別之

宣帝時有大議論二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

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後

世有所不能原注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輔相畏之○元圻案武五子

傳一臣傲闕至子女持警故王跪曰持警母嚴長孫女也臣傲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緡前為故王妻夏侯勝傳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羣臣大議廷中少府勝獨曰武帝雖

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武五子戾太子據傳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

帝帝報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諡號歲時祠其議置園邑有司奏請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

鼂錯對策首二云平陽侯臣窋等所舉賢良方正太

子家令臣錯見本傳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

隱漢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

策首二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祕書

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

此矣道堅魯王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

自言所舉及原爵平陽侯窋舉鼂錯魯王道堅舉九齡始糊名易書之道侔伊呂策高第魯王方嚴有禮法

張說所對第一  
祥符中立錄

成公不受官  
成帝使即授  
政事  
太史公退處  
士  
士安諸書不  
足據  
通鑑刪樊英  
語

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

九齡集

元折案漢書曹參傳高祖六年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參子窋嗣侯唐書高祖諸子傳睿王靈太子藹子道堅嗣道堅方嚴有禮

法蘭門肅如也又張九齡傳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又張說傳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暭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元威如梓老學叢談謂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誤也又云祥符中立騰錄之制當更攷容齋續筆十二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攷之蓋先天

元年九月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

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

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

何本無能字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

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

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即二

高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堅譏太史

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民立傳是以有目睫之

高帝爲證號之始

崔駰章帝證

議

易故

有果氏以新

朋黨

管子國策言

恭顯始爲朋

黨言

易故

有果氏以新

朋黨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

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證議

之始也崔駰章帝證議見太平御覽（集證）御覽五百六十二禮儀部崔

駰章帝證曰臣聞號者功之表德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

章矣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章德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禮記）文王綱紀四方

又曰俾彼雲漢爲章於天喻文王威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在天也舉表析義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爲宜上尊號曰章

歐陽子（五代史）唐大臣傳論曰始爲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

漢史（蕭望之傳）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宏恭石

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

始見於此遂爲萬世之禍可爲一言喪邦（何云）西漢宦者始

爲朋黨之論東漢宦者大興鈞黨之禍（集證）陳寔兩山墨談）王厚齋謂朋黨二字始見

班史余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

外權有果氏以亡朋黨字當始於此（元圻案）管子參車篇）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戰國策）蘇秦說趙肅侯曰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

門史記蘇秦傳同亦先於班史

論（方樓山云）士安諸書止可博異說不得授以駁班史之闕此頗疑其不實後漢所傳樊英語亦相類過於傲上故通鑑刪之 全云

珍傲宋版印

因遺劍決翁

塔事

塔七子三遺

札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之訟，奪女財以

與子。謂翁之思慮宏遠，乖崖（關按）乖崖張詠號全云）張忠定公詠（一）斷杭

民子婿之事，其意類此。（原注）事見風俗通。錢氏大昕曰：今風俗通無此。太平御覽引風俗通有此。集證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黃二十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思念恐奪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兒，詣縣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聲省其手書，顧謂掾更曰：女性強梁，聲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兒小，得此則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而實寄之，度此遺以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聲必不復還，其劍當問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伸展，此翁何思慮宏遠如是，乃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強女惡聲，溫飽十歲亦以足矣，於是論者乃服。宋景文張忠定公行狀：公之牧餘杭也，富家子與婿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婿曰：彼先子有貽命，婿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醉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冲掃，託養於婿，荀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婿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婿，於是二人號慟以為神明。○元圻案：韓魏公張忠定行狀：王君玉國老談苑亦載其事，其辭略同。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攷許由夏

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

謂之山父。（元圻案）一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書曰：山父不食天下之樂會參不慕晉楚之富，李善注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史攷曰：許由夏常居

巢，故一號巢父，厚齋蓋據此注也。（案）陸士衡演連珠注：又引古文攷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淡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由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

山父不食天下

一人

巢父許由或

下

山父不食天下

一人

毛莫如少路  
分館陶爲屯  
氏河  
蕭該漢書音  
義

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莫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  
是離周亦不定以巢許爲一人也李善引之文有詳略耳（孔稚珪北山移文注）引皇甫謐  
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爲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洗耳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

（爾雅）杜欽李尋兩傳並同

宋景文公

（筆記）

引蕭該

音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

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

（今風俗通此篇已佚）

（全云）儒林傳下文止云莫如至常山太守

按此

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

（何云）古人書屯字只作毛因此致誤

愚

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

爲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

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

（爾雅）隋地理志

（一）館陶下云舊置毛州大業初州廢則非隋置

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久矣屯

之爲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

屯度

（原注）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監博士蕭該撰（北史儒林傳下）蕭該蘭陵人梁郡陽王恢之孫少封侯侯荆州

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梁書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王式授詩褚少孫

褚先生續史

褚氏家傳

田何子裝傳

樓護居五侯之門  
陳羣雅仗名義

名號侯止虛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卽續史記褚先生

原注沛人爲博士○案此條本陸氏釋文敘錄全三少孫續史記極口缺

也山陽張長安幼君先車式後東平唐長實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唐生褚生應博士

第子選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西漢全書史記提要曰據張守節正義引張晏之說

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二說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過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遠也

田何子裝見儒林傳釋文序錄作子莊原注高士傳云字莊

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老宗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史說謂居五侯之門

而論名節猶爲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爲

曹操掾而傳云雅仗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

何云陳長文三國名臣末可輕議三元折案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是時王氏方威實名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議入其門或得其謹心爲人短

小神辨論織常依名節三國志魏陳羣傳羣字長文穎川許昌人也祖父雲父紀叔父繡皆有威名羣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魏志建安二十一年始制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

翁生五學紀聞卷十一 考史 王一中華書局聚

樊噲賜號賢成君

傅寬賜號共德君

將級四等不食租

裴松之注三國志

魏武帝紀注引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爵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諸列侯關內侯凡六等

史記傅寬傳賜寬封號共德君

公立為漢王賜欽為建武侯至三年始賜食邑四千三百戶則前此亦虛封也

宋書裴松之傳一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

程大昌演繁露亦引裴松之注為虛封之始

史傳漢傳傳

田向子孫勤

壺關三老訟太子寬

令狐茂隱城

東山中

王左

王左

王左

王左

封蓋自此始按漢樊噲曾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

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

或空受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

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爵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諸列侯關內侯凡六等

史記傅寬傳賜寬封號共德君

公立為漢王賜欽為建武侯至三年始賜食邑四千三百戶則前此亦虛封也

宋書裴松之傳一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

程大昌演繁露亦引裴松之注為虛封之始

史傳漢傳傳

田向子孫勤

壺關三老訟太子寬

令狐茂隱城

東山中

王左

王左

王左

王左

王左

元折按

書錄解題目錄類

崇文總目

唐書藝文志

漢書分類

十五篇

皆句字之古雅者

蓋取傳承之義也

漢書崩通傳

通論戰國時說

士權變亦自序其

說凡八十一首

號曰傳承注

傳承注

傳承注

傳承注

傳承注

傳承注

東海相遺張  
傲蟹  
張傲以正違  
忤

刑餘爲周召  
魏相因許奏  
事  
戚宦禍始宣  
帝  
許廣漢誤取  
他郎較

武五子傳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 漢武故事一卷舊本題漢班固傳然史不云固有此書  
〔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 (晁公武讀書志) 引張東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唐初  
去齊梁未遠當有所攷也 (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一) 載上黨記曰令狐微君隱城東山中令狐  
終卽此葬焉今俗名其山曰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水經) 漳水又東  
過壺關縣北 (注) 漢有壺關三老公  
乘輿訟衛太子卽邑人也姓名俱不同

張敞集朱登爲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蘧伯玉受

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

行者曷敢獨享之見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八其言有儒者風味(何)

蟹字未有用此者○(元圻案) (張敞傳) 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隨宣帝徙杜陵以正違忤  
霍光及山雲以過歸第上封事言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其識見似出  
耶魏之上

宣帝以刑餘爲周召非特宏石也乎恩侯亦刑餘

而魏相因以奏事注見卷一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

(何) 云此等議論酷似致堂又云霍禹秉政霍山復領尙書事不因平恩封事何由得達一  
不密則身危而國家從之奈何妄議也又云宣帝起里閭所依唯外家舍主史而獨因平恩  
專欲發其殺后之謀也議者讀史不熟耳 (全) 云弱翁是時爲御史大夫何不請獨對乎畢  
竟是有借助之意 (元圻案) (張南軒史論) 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可見

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說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 (漢書蓋寬饒傳) 宣帝  
時上書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 (又) 外戚傳二孝宣許皇后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一 一 考史 三 中華書局聚

宣帝益吏奉

父廣漢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露室後封平恩侯

宣紀神爵二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職官十七引

應劭曰張敞蕭望之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絜身爲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

同

元折案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荀悅漢紀云其益吏百石以下奉五十斛與漢書合杜君卿曰應劭注漢書曰宣帝益吏奉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存其說耳

黃霸以神雀欲上聞

黃霸傳鶡雀顏氏注當爲鶡徐楚金考說文當爲

鶡

元折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五鳳五年代郡吉爲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注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一

此鶡音芬字或作鶡此通用耳鶡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虎賁所著也鶡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鍇撰錯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迹具南唐書本傳宋景文筆記師古曰此鶡音介今官本誤作芬鶡字作鶡鶡亦音芬鶡爲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

錯本亦如此改定王汾原照曰顏氏家訓引說文云鶡雀似鶡而青出羌中卽小顏所本也玉篇亦作鶡集韻音分今徐鍇繫傳作鶡徐鉉本同別有鶡字前爲鳥聚非鳥名也

漢惠後立無名子  
張皇后陽有身  
王陵黜王呂氏

賈捐之議罷朱崖  
楊賈更相薦譽

劉歆元詔賣國不終  
彭城絕食蹈衣袖

絳侯畏誅被甲  
文帝裁絳侯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爲帝。

（原注）王陵爭非劉氏而王而宮中已有非劉氏而

帝者矣（何云）非側注（閣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予所以痛也詳尙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七條○（元圻案）漢書外戚傳孝惠張皇后無子呂太后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太后下詔廢之更立恆山王宏爲帝少帝恆山淮南濟川王皆非孝惠子（又王陵傳）陵沛人封安國侯爲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

（漢書本傳云）誼之會孫

高見實類其祖

（全云）可惜捐之晚節○（元圻案）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會孫元帝卽位召待詔金馬門初元元年珠崖又反

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酒從之捐之後坐與楊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竟坐棄市

漢之劉歆魏之元詔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

小人可以戒矣

（閣按）元詔事不見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全云）此切齒於趙孟傳之輩也（元圻案）劉歆爲王莽腹心封歆爲

國師嘉新公後歆怨莽殺其三子與王涉董忠謀泄自殺事詳王莽傳（北齊書文宣紀）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下詔歸帝位于齊使彭城王元詔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漢魏故事（又元詔傳）詔魏孝莊之後襲封彭城王齊天保元年降爵爲公文宣謂詔曰光武何故中興詔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詔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

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

誼陳政事疏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元折按)一漢書周勃傳一勃與丞相平

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迎立孝文帝即位以勃爲右丞相居十餘月謝病歸相印上許之歲餘復用勃爲丞相十餘月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靈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張氏表漢文帝論)絳侯以英雄之姿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傅之提嬰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周之所難也勝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驕蹇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謙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

翟之徒學子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何云詞賦不當如

此論(又云)按羣公常伯則左右諛臣豈有遠見楊墨之徒又異端不知聖賢之業者也自方將上獵三靈以下云云乃雄自申其作賦以諷之意讀者遂疑其尊楊墨耶(元折案)法

言吾子篇(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揚

雄羽獵賦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嗚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修茲上猶謙讓而未愈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以至加勞三皇勳勤五帝立君臣之節崇實聖之業未遠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云云誠如錢門之說然錢門遂以此許雄能斥楊墨而比孟子乎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

法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爲長者樓護朱家之

揚雄自比孟子  
子  
羽獵賦稱揚

樓護執呂寬  
養呂公  
朱家脫季布

趙充國不歸  
功于人  
真卿答賀蘭  
進明

諸史皆沿流  
春秋  
經與史分

罪人也。

〔閣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寬。豈李西涯樂府所數元是五侯門下吏者耶。○二元折案。〔漢書游俠樓護傳〕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

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又曰〕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遂養呂公終身。〔又朱家傳〕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既隱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法言重黎篇〕或問長者曰闔相如仲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君子以爲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

以爲非。

〔元折案〕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振旅而遷所善浩星暘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

伏矣。將軍卽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容齋五筆曰〕顏魯公起兵平原合衆十萬。旣成魏郡唐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爲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舍任意以得招討。〔呂成公雜說曰〕顏真卿讓賀蘭進明。此是書生顧辭讓却是謂於事機。

劉道原

通鑑外紀  
自序

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

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

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

漢宮室出入儀  
周衛擊刁斗  
近臣不著鉤帶入房

匈奴書稱天  
稱日月  
突厥致隋書  
稱大日

史傳由是經與史分

元圻案劉歆七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註已見卷五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

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

闈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

能

著鉤帶入房

原注太平御覽見三百五十四卷隋志刑法類漢名臣奏三十卷唐志二十九卷

集證

閣本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

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見匈奴傳

突厥致書隋

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

盧設莫河沙鉢略可汗

閣按沙鉢略隋書作始波羅伊利俱盧所謂雙聲疊韻也伊利俱盧為雙聲

伊利俱盧為疊韻然以三十六字母言之伊為影母屬喉俱為見母屬牙牙喉不同今證之以

此二字不得別為兩聲益信戴東原斷以見為喉之發聲影為喉之收聲為得自然之音位也

○元圻案隋書突厥傳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

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織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為號高祖遣開  
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  
利俱盧設莫河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  
後王遺煬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  
天子

許后以減用上書  
設為屏風張其所語  
端遇竟寧前

黃石公三略  
玉枕中素書  
六章  
陰謀秘法  
李藥師增  
臧官馬武請  
代匈奴

西山先生

致劉深父杯水篇

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

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

不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

設為屏風張某所等語

俱見外戚傳

無一字差

原注前讀史精熟如此

方樓山云想愛其文蓋其書最絕妙也

元圻案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許皇后傳時上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迺上疏曰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史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

妾被服所為不得不知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緝妾以詔書矣又曰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

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遣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二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

孫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官馬武引黃石公記

案章

懷注云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隋志

有二略二卷

原注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為

之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

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

今本作安 晁公

武讀書志云龐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

原注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玉枕中獲此書亦

董子欲置明  
師養士  
為博士置第  
子員  
明經以取青  
紫  
教子擬籛金  
漢延方聞之  
士

依託也何云今世玉枕蘭亭玉枕之意本此亦謂其出自昭陵也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秘

法元圻案唐書李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官司徒并州都督封衛國公後漢書臧宮傳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請伐匈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

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府也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一索書一卷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註後序稱圻上老人以授張子房晉亂有盜發子

房塚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晁公武謂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唐徐堅初學記職官部御史大夫下引黃石公陰謀秘法曰災感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案建元武帝初元年號也年號自此始仲舒對策在元年願興太學

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

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考之武帝紀建元五

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武帝三次改元年號

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宏請為博

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公令也詳於取

而略於教不過開祿利之塗而已明經而志青

紫教子而擬籛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

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

於禮樂庶幾二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

乎。

（全云）明經而志青紫是夏侯勝語教子而擢金見章賢傳○（元圻案）漢書儒林傳序公孫宏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宏爲學官怙道之鬱滯迺

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

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博士平議云云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

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章賢傳）郭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魏了翁跋）楊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關詩曰謂贏金不如一經此郭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

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郭魯間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授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況於僂諺自無足責況於它邦以及後

世又從可知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

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

隴西士大夫以爲愧（注）見卷秦漢之後鄉黨清議

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元圻案）

韓信推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陳湯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每食無節不爲鄉里所稱（主父偃傳）主父

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

秦漢後清議  
尙嚴  
陳湯韓信無  
節行  
主父偃不爲  
齊容  
士大夫愧李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四書章句

卷十二

西士大夫以爲

也

也

卒數之貧賤者其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困學紀聞注卷十三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翟公巽

閣按公巽名汝文丹陽人高宗時官參知政事

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

注見

何云注疑作互

其自敘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

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

合傳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

原注其書未見全云事多注見者謂事多藉注而見也故下云總

合傳注蓋所以補其傳之不備也何疑作互似非○元圻案一同年王殿勝曰翟書雖不傳然其旨在合注而刪繁非據注以補闕也○京口耆舊傳卷四翟汝文傳以范蔚宗書語近詞

冗事多複見乃合傳注撥精要云云此條注見疑複見之誤宋書范蔚宗傳蔚宗與甥姪書以自序曰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吾

雜傳論皆有精義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九忠惠集十卷

宋翟汝文撰忠惠者門人所私謚也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明以來久不復傳今從永樂大典撥拾排比編爲十卷

致堂

讀史管見

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爲

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

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

何本非字下有也字何云致堂往往

范史語近詞

蔚宗自稱其

翟公巽東漢

通史

六夷諸序論

奇作

馬伏波班未

崇

馬后以援卒

入宮

致堂論馬援

雲臺不圖伏  
波馬援戒兄子  
書王昶作名字  
戒子侄  
戒言人過先  
自言  
嚴敦通輕俠  
客龍伯高敦厚  
周慎  
杜季夏父喪  
致客  
郭伯益好尙  
通達  
徐偉長託人  
見意  
劉公幹少所  
拘忌  
任昭先內敏  
外恕  
季夏以援書  
致敗  
裴松之論援  
和傷人

爲此等無稽之言○(元折案)一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援卒于師梁松實固等譖之家益失勢后兄嚴白太夫人求進女掖廷由是選后入宮 馬伏波屢出將兵其任重矣其征交阯歸賜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班未崇耳(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致堂蓋因此而誤

呂成公史說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

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

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方樓山)

云)語以泄敗自其子之過於還書戒子者何尤又云書中言愛之重之未嘗言其過但不願其子效之耳(全云)裴松之注王昶傳中已言之 (元折案)一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

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短長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

益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夏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教之士所謂刻鵠不

成尙類鶩者也效季夏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三國志魏王和傳)和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迷書戒之曰頽川郭伯益好尙通達敏而

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託古人以

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

推謙恭讓處不避滄法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註松之以爲援稱龍伯高之善言杜季夏之惡致使事微時主季夏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戒自相違伐文舒

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朱子曰)馬援之言自可爲法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聞而以爲戒乎



謝承後策文  
南宮  
漢尚書作詔  
文  
中書舍人主  
文  
謝承後漢書

鍾離意黃瓊  
諫早  
成湯魯偃以  
早自責  
六事六過

謝承父嬰

（閩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嬰漢尚書郎徐令弟承字偉平武陵太守則嬰當作嬰（何云）今三國志謝夫人傳作嬰

為尚

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

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

因得開覽

（原注）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案）陸士衡答賈淵詩注引之

漢尚書作詔文（原注）

見周禮注（案）春官御史掌贊書注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書若今尚書作詔文

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

（原注）見通典（閩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通考俱不傳錢氏曰有見方少師於史館攜去者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永樂

間揚州刊本初鄧陽曹全碑出曾以謝書攷證多所裨大勝抱書以寇亂亡失矣惜哉（何云）閩謂聞之傅山謝承後漢書永樂間揚州曾有刊本毛斧季以為必不然（全云）傅青

主徵君非妄語者然即有刊本亦必偽書（集覽隋志正史類）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續漢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通典職官門）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咸盡闕

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咸選諸官莫比焉

離鍾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大略）黃

瓊謂魯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元折案）後漢書鍾離意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為尚書僕射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

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威邪苞匱行邪議夫昌邪穰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宜且罷止以應

邳惲占天象  
謀莽  
取以天還以  
天

魯不廷對策  
文  
魯恭年八十  
餘  
袁宏後漢記

天心(又黃璞傳)璞字士英江夏安陸人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順帝三年大旱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注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緇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早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請以身塞無狀也(又即觀傳)觀條便宜七事曰魯僖遭旱修政自飭注引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擇更禘之禮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政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早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誘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兩大澍也俱引考異郵而文不同

成湯六事章懷於鍾離意周舉傳注俱引帝王世紀故厚齋以出荀子正其失

邳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

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元折案)後漢書邳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

人也理學詩殷氏春秋明文歷數王莽時惲仰占元象謂漢必再受命西至長安西上書王莽曰神器有命不可虛獲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威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即收繫詔獄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會赦得出

魯不廷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元折案)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第丕字叔陵性

沈深好學兼通五經建初元年肅宗詔學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袁宏後漢紀)安帝永初三年魯恭年八十餘終于家第不以篤學實直稱仕至侍

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于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為陽臣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京師為陽諸夏為陰男為陽女為陰樂和為陽憂苦為陰各得其所則

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決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脩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譴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

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民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祿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為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諛之道必明慎刑罰故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為禮義乎 通鑑亦不載此策 四庫全書總目編年類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宏字彥伯陽夏人太元初官至東陽太守事迹具晉書

文苑傳

文苑傳始東漢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何云善論 全云文之卑亦不特以立傳故 元圻案 東坡與

王庠書曰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

二三省分矣

元圻案後漢書陳忠傳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 三國志魏將濟傳

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書論之 通典職官三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眾事或謂之門下省後魏尤重 唐六典初秦變周法天下

之事皆決丞相置尚書於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為端揆之長 明王氏鑿震澤

長語上一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以失職矣魏武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

有監中書親近而尚書疏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中常侍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

東坡書論秦漢文 漢魏晉政柄所歸 尚書中書門下省 三省遞重之由 唐合三省置政事堂

杜密劉勝居鄉不同

士大夫實念實事  
杜季良以馬書免官  
龍伯高擢太守  
杜請訐劉無干及  
隱情惜己同寒蟬

王昱服善佛書沙門始東漢  
浮屠不二宿桑下  
明帝夢金人飛行

為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自注一說漢武帝游晏後庭尚書始重又曰宣帝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奏事不關尚書其後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則西漢時中書已重於尚書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子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

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閩按〕高宗憲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我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我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週三光徹萬物而常存此蓋答朱平涵居鄉書余謂今之居鄉為劉勝易為杜密難〔元圻案〕陳遵字孟公張棟字伯松註已見上卷〔後漢書馬援傳〕杜季良名保京北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或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書奏免保官龍伯高名述亦京北人為山都長由此擢零陵太守〔黨錮傳〕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為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訐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良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黨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胡氏讀史管見四〕或問劉勝杜密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密之論宣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為鄉里之式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讖亦取禍辱之道也遇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二云

浮屠不二宿桑下〔何云〕亦因論其事而述其言爾○〔元圻案〕魏書釋老志後漢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

臣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法竺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帝緘於蘭臺

蔡愔秦景等

使大竺

插摩騰竺法

蘭

佛經四十二

章

天神遺佛好

女

草囊威衆穢

襄楷上疏諫

節慈

白閉雙鶴

黃閉弓弩屬

閩越王獻黑

白鵬

文

大子樂應識

〔原注〕依識文

東都賦。正予樂。今本作雅樂。

臣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

〔案〕五臣注張鏡曰：雅樂正樂也。

亦誤。〔原注〕

五臣本改為雅。〔元折案〕文選注東觀明帝紀孝明詔曰：尚書張鏡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其改郊廟樂曰大子樂。樂官曰大子樂官以應圖讖。〔又顏延之曲水詩序〕大子協

樂注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案〕今本東觀漢記：此詔在永平三年八月。〔書錄解題總集類〕文選六十卷梁昭明太子蕭統傳：撰唐崇賢館學士江都李善注

北海太守道之父也。又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祚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註五臣者謂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也。後人並與李善原注

石室〔後漢書襄楷傳〕楷字公矩平原臨陰人上疏曰：聞宮中立浮屠黃老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或云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忍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暇之。其守一如此。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四十二章經曰〕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宿矣。又曰：天神獻玉女於其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穢耳。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鶴。掄文竿。出比目。

二句為對。白閒猶黃閒也。注云：弓弩之屬。御覽

三百四十。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為鵬。〔原注〕

非禽名也。〔三元折案〕章懷注考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鵬。謂鳥也。〔文選西都賦注〕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白鵬黑鵬各一隻。〔何義門曰〕今以掄文竿例之。當以後漢書為正。

漢書為正。

禹使范氏御  
二龍

合爲一書  
名大臣注

范氏施御班固東都賦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

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襄二十四年范宣

子曰昔句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

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

甲賜氏曰御龍見昭二十九年左傳非禹也何云豈特非禹晉主夏盟始爲范氏也又云范氏注引孟子吾爲之

范氏駭驅○(元圻案)孫宣公孟子音義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晉御者

文選鮑昭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

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

元始崔寔字也元圻案(後漢書崔寔傳)寔字子真一名台字

元始少沈靜好典籍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東觀漢記)袁宏後漢紀亦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答楊直方書謂見當時風俗及其

治家整齊卽以嚴致平之意(開案)蔚宗已謂潛夫論足以觀見當時風政○(元圻案)四民月令崔

四民月令見  
風俗  
政論以嚴致  
平

鍾鳴漏盡禁  
行者

崔寔政論宜  
置座

景帝減笞爲輕捶

歲再赦好暗啞  
唐太宗不數赦

光武感龐萌之佞  
嚴子陵規侯霸語  
屈耕富春山不

寔本傳不著其目隋志農家四民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朱氏經義者附見於禮記之後謂此書雖佚而齊民要術太平御覽中所引特多尙可掇拾成書（寔本傳載政論曰）景帝元年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定律減笞輕捶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唐王志愔德正論曰）崔寔政論云爲國家者以嚴致平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寔網重罰在於施鑿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赦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暗啞見太平御覽四唐百九十六

太宗之言蓋出於此（原注）兒與人同如以可人爲可兒（全志）十一

兒噫嗟奴恐其好字之譌（元折案）范氏祖馬唐鑑三二帝謂待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暗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此二句用東坡剛說龐萌爲人遜順而光

武以託孤期之不惟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

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

侯霸哉（元折案）後漢書劉永傳龐萌爲人遜順甚見愛信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

以延譖己自疑遂反（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令以物色訪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不答口授曰君房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除爲謀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呂成公重脩釣臺記曰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澗之觀與侯霸尺牘爾切之

意見於言外豈於帝  
瞻瞻未能忘耶

楊震李固之  
進鄧梁商能  
進賢

關西孔子  
伯起兩奏乳  
養婦

魏昭爲郭泰  
供給  
荀爽御李膺  
股陶黃穆侍  
范滂

東漢二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

子以爲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

何云東漢三公莫如賈安次之者李固也楊才識非賈李比

又云彼執國命於季桓子孔子行之閩按鄧梁商雖外戚而皆實史稱鄧時楊震於  
幕府天下復安商辟李固爲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良輔未可爲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  
○元圻案後漢書鄧黨傳黨女弟爲貴人黨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爲和熹皇后  
又梁商傳一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廷陽嘉元年女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特進商自以戚屬  
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時漢陽曰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  
翕然稱爲良輔又楊震傳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  
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黨聞其實而辟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  
司徒李固傳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郤之子也固究覽墳籍交結英賢四方有志之士  
多慕其風而來學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冲帝即位以固爲太尉胡致堂讀史管見四謂安  
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即可引領而去過  
是殊少味也朱  
子綱目取之

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

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

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

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

不過是矣。

(全云)明末陳繼儒弟子有此氣象見黃梨洲思舊錄不知繼儒何以得此○(元圻案)實宏後漢記靈帝建寧二年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

經師人師

林宗三呵作

粥

士大夫迎滂

歸

陳繼儒門下

雲集

袍袖拂涕

昆陽令結單

立約

都鄉正街彈

碑

募役之始

蘇章借故人

立威

于禁斬舊友

昌稱

珍傲宋版印

嘗止陳國文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爲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笑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乃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泰善之(黨錮傳)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荀爽常就

搗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荀爽淑之子有列傳又范滂字孟博係汝南征羌人也牢脩認言鉤黨坐繫獄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服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黃梨洲思舊錄)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以諸生有威名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工賈倡優經其品題便擊價重於一時余入京遇之於西湖畫舫三隻一頓橫被一見賓客一載門生故友見之者如雲集余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蒼拜乘一小轎門生徒步隨其後天寒涕出藍田叔即以袍袖拂拭之

中平

中平何本誤作仲平

一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

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丞爲之立約。

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元圻案)洪氏隸釋十五都鄉正街

彈碑靈帝中平二年立攷其文則縣令寧陵君承昆陽喪亂之餘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班董科例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東郡王瓌丞濟陰華林優仰民隱爲之立約自是以後吏無苛擾之煩野無愁痛之聲 衛彈金石錄作街彈周禮里宰以時合耦於鋤注云勸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隸釋作衛彈誤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

其流弊遂爲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

源懷劫于祚  
尼須  
一天二天

者難與並爲仁矣。

何云長者之言(閻按)于禁斬平昌穉時穉已降源懷劫于祚元尼須僅罷官亦似有別○(元圻案)後漢書

蘇章傳一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酒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誓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

刺史案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三國志魏于禁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穉復叛遣禁征之禁攻穉穉與禁有舊詰禁降穉將皆以爲穉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

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穉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穉決隕涕而斬之魏書源懷傳一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于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

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劫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

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罪狀之處尼須揮涕而已無以對之已而表劾尼須(裴松之曰)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爲違命禁會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

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聲宜哉(呂成公史記曰)蘇章源懷與故人飲酒似乎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刻薄蓋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案于禁傳)

太祖破紹冀州平昌穉復叛似以平字斷句閻氏乃以平爲昌穉之姓恐誤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卽劉淑包咸檀敷傳

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

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集證)華陽國志大江自浦堰下至健爲有五津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

室皆爲讀書之所自晉武帝太元六年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元圻案)後漢書姜肱傳(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肱二弟仲海季江俱以

孝行著聞嘗與季江謁郡遇盜欲殺之肱兄弟爭相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還所掠

盜就精廬求見  
任昉文章冠  
時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三 考史 七 中華書局聚

王阜欲出精廬  
佛寺爲靜舍  
于吉讀道書  
精舍

孔融答王脩  
條教  
孔北海知有  
劉備

叔先雄持父  
尸浮江

物眩不受注精廬卽精舍也（又傳林傳）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計注精廬講讀之舍（文選李善注劉瓛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爲寧朔將軍始安太守昉爲范雲求立太宰碑表曰精廬妄作必窮鑄勒之威善注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舍以尙幼不許（又黨錮傳）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擅數字文有山陽瑕邱人（儒林傳）包咸字子夏會稽曲阿人（宋吳會能改齊漫錄）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幼奉佛法立靜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靜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之精舍授講（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子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江表傳）見吳孫策傳注云云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據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於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原注）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全云）原注是正文（何云）古人不拘今在所避（元折案）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

孔子二十世孫也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爲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三國志魏王脩傳）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舉孝廉脩諫那原融不聽注引融集有答脩教云云

孝女叔先雄（何云）雄蓋維字傳寫之誤女而名雄無義理水經注以爲光終符縣

張真妻帛沈淵持尸

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

原注疑卽終字

棘人道有張

帛

元折案後漢書列女傳孝女叔先雄者健爲人也父泥和墮端水物故尸喪不歸雄乘船於墮父處慟哭遂自投水死第賢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

與父相持浮於江上

水經注三十三符縣長趙社遺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詣巴郡沒死成端灘子賢求娶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遷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尙不

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

江上郡縣上言爲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又引益部耆舊傳曰張真妻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

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真手于灘下出時人

爲說曰符有先落髮道有張帛者也此條引水經注作光終光洛蓋古今本傳刻不同耳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

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

觀南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秃翁何

爲首鼠兩端秃翁卽天翁也其誤甚矣

元折案南匈奴傳論曰

寶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復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

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承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注曰言寶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卽以滅其

北庭以資南部重存胤緒滋生孽哉南北俱存卽是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斯則棄蔑天公之事

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秃翁卽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卽

汝公也博史直筆時復存其實言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李殿學曰天公非謂天子猶太

公耳王懋曰注引老秃翁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唐書寶懷太子傳太子

寶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詔集諸儒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事

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後漢書

晁氏讀書附志西漢刊誤一

南匈奴注淺陋  
天公老秃翁  
寶憲並恩兩  
護  
坐樹大鯁  
張懷與諸人  
注後漢  
劉攽漢書刊  
誤

翁注宋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後漢書

卷東漢刊誤一卷劉放撰 攷字讀父其書已佚略見於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曹娥碑云。肝能撫節。按歌。婆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

伍君傳云。迎婆婆娑神。誤也。元折案古文苑八載曹娥碑曰。孝女曹娥者。上虞曹肝之女也。肝能撫節。按歌。

曹肝迎伍君  
淹水  
娑娑樂神非  
神名  
邯鄲淳為曹  
娥碑

婆婆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肝能絃歌。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娑神。溺死。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注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第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為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問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

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文選取此碑。

蔡邕文半銘  
墓  
郭有道碑無  
愧色  
胡慶黃瓊頌  
邕乞刑足成

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全云。中郎之晚節如此。其言

豈能不謬。但其熟知典故。則實有可採者耳。元折案。後漢書郭太傳。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又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一履司空。再

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靈帝圖畫廣及黃瓊於省內。詔蔡邕為其頌。云。注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敷。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作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嶽嶽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絛。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表瞻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龍極貴。功加八

龍忌寒食一

子推被焚之

誣司火司烜舊

制

美稷童子馬  
迎伐  
剖竹得朱書

荒草生以遂超哉說乎莫與爲二〔范蔚宗贊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  
又曰瓊名風知累章國疵是瓊非廣所能幾及營作頌而無所軒輊故王氏譏之〔蔡邕傳〕  
王允收營付廷尉豈乞黔首刑足繼成漢史允曰方  
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帝左右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

月寒食按淮南子子要略篇二云操舍開塞各有龍

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湖南越皆謂之

請龍〔集證〕荆楚歲時記注云後漢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翹鄰中記並云寒食  
斷火起於子推據左傳及史記并無子推被焚之事案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燼巡

火禁於國中注云謂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  
蓋周之舊制〔元圻案〕周舉傳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博學洽聞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

橫周宣光遷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云云注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  
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威故

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  
此日被焚而禁火

郭伋爲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暗惑二云晉陽無

竹事不可信〔閻慈〕無論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之童兒乃西  
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爲鄉在隰城縣今汾州府〔元圻案〕後

漢書郭伋傳一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爲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  
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

浦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東南流〔東觀記〕郭伋爲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行部到西河  
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而發去〔史

翁汪困學紀聞卷十三 考史 九一中華書局聚

通暗感篇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夫以晉賜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宅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况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黃氏叔琳曰史記趙世家毋卸剖竹得朱書又貨殖傳山西鏡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西陽雜俎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其寺網維每日竹報平安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注王音肅為大司徒

徒原注二十七年聽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何云注王姓音宿元圻案後漢書虞延傳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光武二十年東

巡路過小黃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帝善之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注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

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蟬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逐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為司徒謝承謂永平十五年王況尚為陳留太守亦誤也章懷引之而不正其誤何歟永平明帝年號章帝十二年改元章和是年丁亥上距建武二十三年丁未實四十年玉篇金玉之玉點在中畫之下音宿者點在中畫之上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

桀也明帝卸位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案二句本

公羊豈代言者所為哉元圻案後漢書鄧禹傳光武卸位於鄒拜禹為

傳文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遠遠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通鑑載此詔亦作亡賊桀也惟宋溫革隱窟雜志引李漢老云古者詔令多矣天子自為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

王況為大司徒  
陳留飛蝗不  
集  
虞延進止從  
容  
謝承書之誤  
漢詔人主自  
為  
光武詔鄧禹  
進討  
漢武令相如  
稅草

漢晉春秋帝  
獨漢  
習鑿齒裁抑  
桓溫

正統主蜀主  
魏  
黃權以天象  
言正統  
三國君殂皆  
應天象  
赤烏夾日應  
楚昭

令相如視草而光武詔鄧禹曰司徒竟也赤眉集也使臣下代言其敢爲是語乎厚齋作赤眉  
蓋本此（明帝紀卽位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里至重而  
壯者感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章帝建初七年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  
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爲來哉（唐鄭亞李衛公集序云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  
皆不習文史講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  
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爲正朱文公（感興詩）謂晉史

自帝魏後賢蓋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元圻案）晉

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桓溫親視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

國之時獨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世

說注習鑿齒著論曰）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增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

見敘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朱子感興詩第五首）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

森穢五族沈疔良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

驅伏龍一奮隳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

後賢蓋更張世無魯  
連子千載徒悲傷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原注本）朱子綱

目以蜀漢爲正統（原注本）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

心魏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

言也若可以魏爲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

白虹貫日應

吳僚

通鑑以藝祖

正魏

綱目以高宗

正蜀

邵公濟武侯

廟文

史臣壽姦言

謹周定議降

鄧艾

郤正作降牋

漢昭烈烈祖而魏吳無他

案此論本唐庚三國雜事上篇

權將何辭以

對

何正宋書天文志曰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全云此亦扶漢之言耳其後月三犯

心大星而魏明帝祖吳蜀無他熒惑逆行而吳主祖蜀魏無他總之均稱帝王亦均應天象耳元圻案三國志蜀黃權傳注獨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對曰當以

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魏文帝紀黃初四年三月月犯心中央大星晉書天文志占曰心為天王位王者惡之昭烈以是年四月殂於永安宮

余兄靜軒先生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卜以為楚昭當之是以日為楚昭也豈正統在楚乎專諸刺王僚白虹貫日是以日為吳僚也豈正統在吳乎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偶中者

有之可盡信乎蕭山王殿陛曰宋藝祖以受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為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為僞讀二書者當論其世

邵公濟

名博康節之孫

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臥隱然一龍

鬼域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

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

世豈能容

何正世豈能容似人不能容武侯矣詞不達意老生語何足疏錄

惟史臣壽姦言非

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

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

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

原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筆驛

壽夭可占世  
運亮統孝直無  
大年謙周以大年  
主降武侯以敗吳  
思法正謙周自以壽  
比向雄魯應呂蒙大  
第非復吳下阿  
蒙謙登死梓潼  
之難

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讓更作降賊公濟之文蓋果州  
作（何）不詩欲兼其勸懲至此二事豈復可以對言放翁之意真矣且請降鄧艾周爲之勸  
其書則卻正所造也（關按）降賊實出卻正之手（方樓山）不降賊出卻正而定議乞降  
者謙周也（元）圻案蜀卻正傳景耀六年後主從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  
也

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  
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二十六  
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謙周也天果厭

漢德哉

（何）不（溫庭筠）五文原落句云象牀寶帳無言語從此謙周是老臣蓋亦憾  
天道之不可知也（集證）世說注云華陽國志云龐士元卒年三十八

杭氏諸史然疑唐子西文錄謂龐德公以孔明爲臥龍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  
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尙未三十也此說魏鶴山採  
入經外雜鈔蓋未嘗讀統傳也（傳明）云統死時年三十六先主拜統父爲議郎亮親爲之拜  
則亮實以兄事之（元）圻案（三國志蜀法正傳）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昭烈取蜀實用其  
策昭烈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征孫權敗績孔明數  
曰法孝直者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又）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  
諸葛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親待亞於亮統隨入蜀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  
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又）譚周傳周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

十庶幾孔子遺風可與劉向楊雄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唐）子西說頗近理然孔明拜  
士元父未足爲齒少之證魯肅謂呂蒙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  
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是齒長亦有拜友父母之禮  
謙周之孫登仕晉死梓潼之難可謂克蓋先人之愆

武侯言文在經遠

武侯不用魏

延計

陳壽被捷詔

武侯規

昭烈武侯規

模遠

魏吳廢立制

強臣

後主素服哀

孔明

政由葛氏祭

則劉

亮沒後代者

皆賢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

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原注）太平御覽引要覽云 見四百六卷 集賢堂 志儒家要覽十卷晉郡儒林祭酒呂靖撰唐志五卷今佚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

六曰小人勿用

（何云）魏延雖雄猛不可專任且蜀兵少分則不可以臨敵矣若得韓信又已定關中固當別有用奇之時○元圻案（蜀

魏延傳注）魏略曰夏侯惇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與羣下計議延曰夏侯惇法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惇聞延奄

至必乘怒而逃走橫門郿關與散民之粟足周食也比東方相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故不用延計一諸

葛傳）附載陳壽奏上亮集表曰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毛傳之傳一傍之謂崔浩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為諸葛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論武

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史通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蓋即謂此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

之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模

遠矣

（閩按）後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發哀三日李越上疏比之呂霍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憂髮

○元圻案）魏司馬師廢齊王芳而立高貴鄉公髦司馬昭弒高貴鄉公而立常道鄉公璜至司馬炎廢陳留王奐而自立吳孫琳廢亮為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濬陽興張布廢休太子羣

武侯屯軍五丈原  
據武功作竹橋射懿  
姜維奏殺黃皓  
崇勸瞻據險  
斫綏陽以向陳倉  
子龍伯苗成赤崖  
武侯書表中逸事  
瞻尙綿竹死節  
沓中種麥逃讒

而立孫皓呂成公史說曰諸葛亮治蜀規模死後猶足以維繫二十年以劉禪之庸而蜀不亂只緣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將現代之魂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模有以維持之也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

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

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

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

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以上水經十八卷渭水又東逕武功縣北注文此可以裨

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略載瞻及子尚死節

事何云此謂南軒所論武侯傳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爲

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

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

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

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

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

論甚精

案此朱子答何叔京書語見文集一閣按張南軒有諸葛武侯傳一卷何云思遠于景耀四年以尙書僕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衛將軍事與董厥並

平尙書事至六年冬國遂亡其任事未久而董厥閣宇位皆在其上所謂任兼將相者恐未悉當時勢也姜維略言之而後主不納逃讒查中思遠少爲主婿亦蜀之宮之奇也能必入乎武

侯之克肖固難吾所惜於思遠八歲失怙未更軍旅不知主客殊勢失在以宿衛不習戰之兵櫻既入死地之強寇既不早納黃崇之言又不能憑城持重以挫其鋒一敗塗地國勢崩解有

如干寶之云又云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方樓山三馬竟朱子所見爲是南軒兵敗之言絕不爲乃翁地乎全三晦翁以下當另爲一條○元圻案水經注十

七陽溪水上承斜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屆陳倉入渭故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險溪水縱橫難用行軍昔遲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所治此道以向陳倉足

以拔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也又二十七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關道緣谷百餘里其關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

不可強也又云頭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亦武侯逸事也諸葛瞻傳瞻字思遠景耀六年冬鄧艾

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瞻長子尙與瞻俱沒干寶曰諸葛瞻雖智不足以扶

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蜀黃權傳權留蜀子崇隨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朱子曰欽夫之論乃是以春

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華陽國志曰姜維惡時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人耳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華連懼於失言遜詞而出後主飭皓詣維陳謝維覲

皓求昏中種麥以避內難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

奇 蜀老知亮枉  
武侯事多湮  
沒 先主永安囑  
後事 諸葛隱沒五  
事書

八陣圖遺址  
有三  
魚復石跡如  
故 八陣形勢各  
異

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曲筆

二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

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元圻案）一諸

年亮復出祁山。注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尋亮於國城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傳又云：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囑以後事。謂

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吳亡入晉，事苻具。晉書本傳，隋書經籍志古史類，晉紀四卷，陸機撰。一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郭冲諸葛亮隱

沒五事一卷，惜乎其書不傳。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

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

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

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攷。（元圻案）一玉海一百四

日圖之可見者：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注郡縣志：在興元府西縣東南十里。武侯壘石門為圖。一在新都之八陣鄉。注郡縣志：在成都府西縣北十九里。寶字記：在縣北三十里。彌牟鎮。一在

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注洞富中黃龍騰鳥飛折衝虎翼握機衝陣之法。本諸侯方圓牝牡衝方置車倫雁行之制。又蔡氏曰：八陣圖有二：一在魚復云云。成都圖經云：八陣有三：在襄者

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葦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與元志西縣亦有之。則八陣圖有四。（杜詩箋）嘉話錄云：王武子曾為襄州之西市俯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三 考史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君子龍潛鳳  
翔  
徵亮俱隱耕  
稼

水鏡採桑與  
統語  
伏龍鳳雛  
孔明拜德公  
牀下  
魏徵先爲道  
士仕密  
李密書招徐  
鴻客

臨江岸沙石下看八陣圖箕張翼舒鶴形鶴勢象石分布宛然尙存峽水大時巴蜀雪消之際  
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磴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雪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  
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百年劉禹錫曰是  
諸葛公誠明一心爲元德效死况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  
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高以孫子略一）附武侯八陣圖似孫曰八陣圖在沔陽  
者鄭道元水經注以爲傾而難識矣在新都者時士爲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船八八  
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三十在魚復者隨江布勢填石爲規前陣壁門後  
倚却月縱八橫八船閉二丈內面偃月九六鑿差江自岷來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以敵其  
雄也徒華變滄不足以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轟載  
檣知幾何年曾不一仄是非天所愛神所警者歟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

人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  
而仕止殊魏元成徐鴻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

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元圻案）（麻統傳）穎川司馬徽有知人鑒統  
弱冠見徽徵採桑於樹上統坐在樹下共語自

晝至夜徵甚異之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  
語也（宋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躬耕田里諸

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不令止司馬德操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劉肅大

唐新語曰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隋末爲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唐大行人）（唐大行人）番關錄

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於李密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  
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心異其言以書招之鴻客晦昧林野莫知所之（文苑英華）六百八十  
八載李密招徐鴻客書云贊我興  
運今也其時引領瞻望拂席相待

鄧艾自陰平取蜀

人心思漢去漢  
鄧艾入蜀自科  
譙周上書議降  
呂溫武侯廟記  
張陸崖山戰死事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聞伯才

晉書無效

陰平橋詩云魚

貫羸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

何云鄧艾之深入固曰徼幸然非羸師也宋詩用

字不穩類此

方樓山云李特已言之老泉亦云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一元圻案魏鄧艾傳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又糧運將困頽於危殆艾以觀自

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將馬懿降

老泉語見權書心術篇

陸放翁望劍閣感蜀亡事詩云自昔英雄有屈信危機變化亦速巡陰平窮寇非難禦如

此江山坐付人亦關伯才之意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

天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

入陣竟何為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

計譙周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

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

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全云書中再引說齋此語豈徒感季漢也痛崖山耳○元圻案鄧

艾傳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遺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晉書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曰七十老公反

欲何求獨譙周傳鄧已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周上書曰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爲嗣之初。大

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唐呂溫武侯廟記曰）夫民無歸德以爲歸撫則思慮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政王莽乃欲激威寵造待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興國振絕緒論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說齋之論蓋本於此（宋史紀事本末）端宗景炎三年四月帝崩年十一陸秀夫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帝遷居新會之崖山崖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帝昺祥興二年正月元張宏範至崖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蓋張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體外輔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櫓如城堞爲死計人皆危之崖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繇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載茅茨沃以青油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燕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宏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曰吾知隆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宏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天祥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復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宏範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擣海水飲之水鹹飲卽嘔泄兵士大困二月宏範乃四分其軍令諸將曰宋舟西轍崖山潮至必東急攻之世傑南北受敵兵疲不能復戰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帝至其舟中秀夫恐來舟不得免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帝年九歲世傑葬之海濱世傑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魏文自比舜

禹

子建拜墓宴

吟

憲莫知魏不

昌

法術通達流

弊

魏文倡為放

曠

魏晉矯苦節

為曠蕩

秦漢來好尚

變亂

荀或附曹比

子房

荀或爭九錫

自殺

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篡漢也。

哆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原注〕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柏之下。為詩

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及煥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元圻案〕魏辛毗傳注。世語曰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甥夏侯湛為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

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憲英

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

氏其不昌乎。〔魏文紀〕建安二十五年改為延康元年七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

百姓于邑東注魏書曰設伎樂百戲孫盛曰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墜王

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輕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

遐卜世之期促也。〔魏文紀注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禪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晉傅元武帝泰始元年上疏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

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見晉書本傳然則放曠之風魏

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

之以禮。遂至苦節。蓋指黨錮諸人也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

變而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羣亡漢。荃

蕙化為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元之言得之。

〔何云〕或曰以爭九錫建國自殺豈可擠之附曹之列。南宋人有持論太峻而反使亂臣賊子法無可加者。此類是也。然其病皆生於讀書不詳考本末。〔閩按〕竊以鍾皓之孫餘亦然。○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三 考史 五一中華書局聚



法律條數篇  
數  
唐律周刑統  
宗表同姓之  
稱

銓  
文欽等欲誅  
司馬  
晉齊史書忠  
逆顛倒  
不附司馬諸  
魏臣  
隋史不貶尉  
遲迥  
諸葛誕疑懼  
不安  
諸史書寇書  
叛曲筆  
袁粲劉乘沈  
攸之冤  
王凌索棺釘  
太傅

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得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元折案（通鑑魏明帝紀）太和三年初，魏文侯師李悺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入各爲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又詔陳羣、劉劭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尙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十餘篇。於正令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法家書之存於今者，惟唐律爲最古。周顯德中，賈儀因之作刑統。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上之，謂宗表嘗言律云：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亞六經之文也。宋表謂宋莒公也。謝朓謂謝安爲宗表。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

之臣，鬪巨姦之銓。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

克，文欽、毋邱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

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爲

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爲叛

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爲逆黨。史通亦云：古

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

義士羞。（全五）以不附司馬氏而死者尙有若李豐、張緝、夏侯元許允之徒。王經則死於成濟之難。其後嵇康亦以不附見殺。又云：王凌索及釘之事，必出晉史之誣。

通鑑亦誤采之。又云：隋史於尉遲迥以其名臣不加甚貶，然亦僅矣。○（元折案）魏王凌傳：凌字彥雲，太原祁人。叔父允正始初，凌都督揚州軍事。外甥令狐愚爲荊州刺史。凌愚密

牛毛鱗角之  
喻蔣濟上萬機  
論

司馬孚自謂  
魏貞士  
全昱責朱三  
負唐  
擊盆迸散

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三年春吳塞涂水凌欲因此發  
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司馬宣王乘水道討凌大軍掩至百尺凌知勢窮  
乃乘船單出迎宣王宣王送凌還京師凌飲華死(母邱儉傳)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儉都督  
揚州揚州刺史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猛儉以計厚待欽投心無二遂矯太后詔罪狀司  
馬景王舉兵反大將軍統兵討之欽遁走儉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部民張屬就射殺欽亡入  
吳(諸葛誕傳)誕字公休瑯琊陽都人誕都督揚州以王凌母邱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朝廷  
微知誕有自疑心甘露三年徵為司空誕愈恐遂反車駕東征大將軍胡奮斬之(鄭漁仲  
通志自敘曰)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甚者桀犬  
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王凌諸葛誕母邱儉之徒抱屈黃  
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史通曲  
筆篇云)漢末董卓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邱齊與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  
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云  
云(三國志王凌傳注)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  
到項夜呼掾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耶遂自殺晉史蓋出於此

學如牛毛成如鱗角出蔣子萬機論

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  
集註北史文苑傳

序明皇御歷文雅大威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鱗角(抱朴子極言篇)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鱗  
角皆本萬機論(元圻案)魏蔣濟傳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文帝踐阼濟上萬機論帝  
善之歷官領軍將軍封昌陵亭侯遷太尉  
(唐王榮自名其集曰)鱗角集亦取蔣子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胙

事詳左傳

下不如

朱全昱謂之正

(閩按)正即貞  
宋避諱故

可乎

(元圻案)晉書宗室傳安平獻王  
孚宣帝次弟也宣帝執政常自選損

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手拜辭執王手流涕曰臣死之日固  
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

三世五世長者  
宦難於衣  
飯

管幼安如郭  
林宗  
蘇文定管軍  
贊  
木榻膝處皆  
穿  
郭太不違親  
絕俗

文武郊鄴鄴  
非中土  
孫權知俗儒  
誣文  
虞氏江表傳  
吳稱尊號郊

道終始若一五代史梁家人傳廣王全昱太祖兄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  
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戲子擊盆而進之呼太祖  
曰朱三爾瑒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  
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太祖不悅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瑒山故里

魏文帝詔曰二世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原注謂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方樓山云宋人謂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此  
王氏所云俗語○元圻案此語見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九原注上句亦御覽本文一張文  
潛明道雜志曰錢穆父嘗言三世仕宦方會  
着衣喫飯故錢公每饗客致饌皆清要而不繁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

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

逸民全云文定之贊未妥深軍之言亦未覈林宗幼安使馮治世非不臣不友者也少非  
漢人將別有一天地乎○元圻案魏志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天下亂

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廬於山谷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以寧為大  
中大夫固辭不受皇甫謐高士傳曰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嘗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  
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後漢書郭太傳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  
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少非漢人即賣者避世之謂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鄴

鄴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鄴見

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于

天

實

賦文

蘇

其

文

孫權破羽臣

曹

朱子言權亦

漢賊

裴注論關羽

孫權

況長寧甄文

偉

費禕圍棋辦

賊

費禕害於郭

鄧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

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見孫權傳權之識見。

高心高於羣臣矣。漢儒不可及也。（集證）唐志雜史類。虞溥江表傳三卷。○元圻案。通典四十二禮二。

註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牡。後自以居非土中。不脩殿。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為吳始祖。以配天。案陸機辨亡論。謂權遂躋天位。鼎時而立。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孫權

本傳。太元元年。權祭南郊。還。寢疾。通典之說。為得其實。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

操。稱說天命。（案）魏略云。爾見魏武紀。建安二十四年注。英雄之氣安在哉。故

魯朱子曰。權亦漢賊也。（何）云。其論略本于裴世期。○（元）圻案。○（吳）緒葛瑾傳。注裴松之曰。關羽揚兵。河漢志。陵上國。雖匡

王定。霸功未可必要。為聲威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謂荊宗子。勸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朱）子語類。學者皆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權之

為漢賊也。若權有意。與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頓得起。時便與他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

諸葛恪恪字元遜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

（原）注亦見通鑑。文偉。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

呂岱戒元遜  
十思

嚴峻以書生  
辭軍事  
魯肅後軍屬  
呂蒙  
陸遜薦式忘  
怨

堅策輕敵隕  
身  
孫權合肥越  
橋幸免

廣韻

四十一樣  
況字下

引何氏姓氏苑有況姓廬江人

元折案  
諸葛恪傳注志

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虞喜曰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與來敏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獨為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戒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機於後承為世鑒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直會稽餘姚人喜少力操行屢徵不起專心經傳為志林三十篇唐藝文志何承天姓苑十卷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

事見襄公三十年

陸遜之薦淳

于式有晉祁奚之風

事見襄公二十一年

吳安得不興乎

元折案  
吳嚴峻

傳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張昭進之於孫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峻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慎愆至于統海權乃聽焉呂蒙傳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陸遜傳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

而免

元折案堅單馬行峴山為黃祖軍士所射殺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小子與客亡

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張遼所襲權乘駿馬越橋得去

卷十三 考史 大中華書局

孫休釋嫌李衡

賀臘誅孫琳  
孫峻薦恪殺恪

諸葛恪受託孤詔

塗塘塗中清流關

孫休之遺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琳有叔孫昭

子之斷

事見昭公五年

吳之賢君也

全志其後亦一庸主耳○三元折案孫休傳一永安二年詔曰丹陽太守李衡

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社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休聞琳逆謀隨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琳即日伏誅休琳所立也漢高祖赦

季布見漢書本傳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

曰比之无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

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何云於時吳之舊德盡矣權

之悼尤在和霸文構之會耳○元折案諸葛恪傳注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見臥內受詔床下傳曰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恪恥城不下忿形於色由此衆庶失望怨顯與矣孫峻因民之多怨懼恪欲為變與亮謀置酒請恪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出曰有詔收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

吳築塗塘

赤烏十三年

晉兵出塗中

武帝紀

塗音除

廣韻塗直魚切集韻音除水名與滁同

卽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

案九域志真州大和縣楚之堂邑也堂音塗塘卽此今名瓦梁河

南

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

原注或以塗塘音塗誤也

元和郡縣志滁

諸葛恪剛很自用東關新城勝敗

晉史多采小說曹干晉紀孫檀二陽秋棄史班宗徐庾採碎事為綺豔房褚等撰晉書叢冗元帝為牛氏子之誣劉遺民曹續無名

州卽涂中

〔集證〕二王氏地理通釋薛氏曰滁和州六合間有涂塘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斷涂作塘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瓦梁堰有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治六合瓦梁堰卽涂塘也〔晉書武帝紀〕瑯琊王佃出涂中○〔元圻案〕滁州屬淮南道今元和郡縣志二十四一卷全缺此條可補

楚莫敖犄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此桓十二年左傳文〕

諸葛恪東

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元圻案〕魏齊王芳紀嘉平四年詔征南大將軍

王昶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恪傳〕恪遂有輕敵之心明年春復出軍圍新城連月不拔孫峻因民之多怨遂殺恪

史通

雜說

二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

晉裴啓撰

世說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

標註

搜神記

晉干寶撰

幽明錄

劉義慶撰

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

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

〔原注〕曹嘉之干寶

晉紀孫威檀道鸞晉陽秋○〔案〕知幾自注云劉遺民曹續皆于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

又論贊

二云唐脩晉書

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

晉史叢冗最甚

〔集證〕舊唐書房元齡傳貞觀十八年元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來濟陸元士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

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述以臧榮緒晉書爲主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爲綺豔○〔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歷代之史惟晉叢冗最甚可以無譏然其多采語林世

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至於取沈約之說輒元帝爲牛氏之子之類亦不可不辨

晉紀論近王化根源

李華

作蕭穎士

二。云君謂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音

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

原注謂晉紀論以

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元圻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曰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王化始於闕門干寶述文王脩舊德而維新其命繼及妃后躬行四教化天下以婦道蓋隱痛晉之亂由賈后始也故蕭穎士謂近王化根源文選注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尙書即領國史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唐書文藝傳李華字退叔趙州贊皇人異中進士宏辭科華文詞隸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而華自疑過之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

遷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

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史通雜說所

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

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

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

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

原注豫章記見藝文類聚○元圻案莊子外物篇車轍有鮒魚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

豐城二劍事未寶師古不錄新異事鮒魚鴈為寓言張華傳載劍事之非

言此會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文選賈誼鵝賦）鴈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顏師古漢書敘例曰）汎說非常蕪辭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冗抵穢篇籍蓋無取焉  
（晉書張華傳）載劍  
事與豫章記同

沈約喜造奇

說

冒姓司馬之

誣

宣金醜寵將

牛帝

魏收元行沖

信讖

郭展養生及  
馬

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

因之唐正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

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爲非而致堂

讀史管見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何云）休文晉書雖不傳而宋書符瑞志中尙存此說（元圻案）宋

書符瑞志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宣帝作兩口榼一威毒酒一威善酒自飲善酒毒酒與金飲之卽斃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馬後有牛乎元帝母夏后妃

與琅邪國小史牛金私通而生元帝（魏書晉司馬叡傳）數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琅邪武王佑生恭王觀觀妃夏后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晉書后妃傳）贊

曰呂妾變爲黃姬化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徒蓋隱指此事（史通採撰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誇言前史所載已讖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

承其醜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叡出於牛金劉駿上涇路氏自註云王劭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琅邪國姓牛者與夏后妃私通生中宗因遺敎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

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舊唐書元行沖傳曰）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

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迹以後魏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攷校諸讖著論以明之

演蕃露二云晉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充

潘尼乘輿箴  
晉諸公贊  
存心審當及  
畜牧

庾后牙尺威  
帝  
庾亮殺宗廢  
兼  
庾后效和熹  
臨朝  
殷芸小說

多潘尼爲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爲乘輿箴

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一二事爲一（全云演蕃露程大昌撰）

集證隋志晉諸公贊二十一卷晉祕書監傅暢撰（御覽一百三十職官部引晉諸公贊）

曰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廐馬充多其後征吳得以濟事（元折案）演蕃露四

衛文秉心塞淵騶牝三千里何預馬而著以爲效也是與思無邪馬斯徂正同一理也凡爲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顧此心以之華恩故馬亦蕃庶也此由

末觀本之論也晉郭展爲太僕云云（晉書潘尼傳）尼字正叔岳從子補尚書郎轉著作郎

爲乘輿箴其辭曰王者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

之順者曷爲獨賦之哉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箴中無序列郭展

事（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演蕃露十六卷續演蕃露六卷宋程大昌撰紹興中春秋

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辨其爲僞乃自爲一編擬之而名之以演蕃露

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潘尼乘輿箴亦見藝文類聚十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

於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

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

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

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

諸庾其甚懼。

三元折案（明穆庚皇后傳）后性仁惠，笑姿儀，元帝聘為太子妃。明帝即位，立為皇后。成帝即位，羣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

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以憂崩。贊曰：援筆廢王持尺，威帝契關，終罹殷憂，以斃。

庚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疾篤，亮受遺詔輔幼主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兼宗帝室近屬，兼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史臣曰亮智小謀大，味經邦之遠圖，才

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塔尊見誅，物議稱其拔本尺牙，垂訓帝深念於負芒。

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賓，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官祕書監司徒左長史。

隋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安右長史殷芸撰，陳振孫曰：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鍊非也。今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齊殷芸撰，則非劉鍊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鈔集，或稱商芸者，宣祖廟未洮時避諱也。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

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

富貴俯仰閒，貧賤何必終。案阮籍詩見魏晉春秋

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追春秋之誅。

何云勸進者自鄭冲若嗣宗代草，向未可擠之亂，賊也。畏禍操筆不得為大丈夫耳。○元折案（三國志）阮籍附見王粲傳注曰：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

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會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遺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

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云云。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頌兮，日月類我騰而上，將何懷。文選阮籍為鄭冲勸晉王踐注：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位至太

阮籍蘇門歌  
籍為鄭冲草  
勸進文  
蘇門生嗣宗  
互嘯

反鏡索照  
擬天希聖語  
所自

陶侃夢登天  
門折翼  
忠節橫秋霜  
貫白日  
陶侃租約不  
與蠹命  
温嶠邀侃平  
石頭  
庾元規拜陶  
士行  
王隱晉書供  
紙於亮

傳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進位相國備禮九錫  
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籍為其辭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二云聖既擬

天賢亦希聖周子前已有此語矣（閩本云元板前字上無周子二字）（集證）（藝

文類聚孝類一載夏侯湛閔子騫贊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  
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元折案）（晉書夏侯湛傳）湛字孝若譙國人也幼有威才文  
章宏富泰始中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子不嫌  
僕德之不劬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鈞

東坡謂劉壯與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

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案）壯與名義仲筠州人祕書丞恕之子也宋史附見恕傳

陳忠肅名璠字登中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

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陷王隱折翼化鶴之

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也（全）折翼之說誠誣然蘇峻之難或前或却則不及温忠武遠甚晉史固謬東坡

公亦過許也如陶公只是第二流人物（元折案）（晉書陶侃傳）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

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

害温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  
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眾赴嶠而又追回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  
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温嶠庾亮俱會石  
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

秦以天醉得  
金策  
庚翼論歲星  
應季龍  
錢神銅臭

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亂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詰侃拜謝侃  
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咸和七年  
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寡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靈彌泰有始必  
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未誅山陵  
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猶謂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  
以遣母邱皇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  
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壽時年七十六策蓋曰桓梅陶與  
曹議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如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或云侃夢生八翼飛  
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闢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  
據上流握疆兵潛有窺竊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又庾亮傳）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  
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出溫嶠爲江州以爲聲援蘇峻與  
租約舉兵反亮不能制南奔溫嶠推侃爲盟主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史論  
曰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幸非晉政之不綱（朱子文集二十一）乞加封陶成公狀  
劉義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凜乎若見其倡義於武昌破石  
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嘗爲予言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  
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闢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疆兵  
居上流潛有窺竊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爲志神之所寓者爲夢何自而  
知其然哉（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陳郡陳留人也元帝詔隱及郭璞令爲晉史家貧無資  
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供其紙筆書乃得成杜  
延業晉書無傳唐書藝文志史部編年類杜延業晉春秋略二十卷

庾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貨殖論曰昔秦得金策謂之

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爲天者亦難矣詩云民

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

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

〔原注〕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庚信哀江南賦。〔集證〕西京賦昔者天帝說秦穆公

而觀之。屢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注虞喜志林曰。諺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哀江南賦。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元圻案〕晉書天文志。康

帝建元二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憎無皂白之證也。

李德裕字文饒著貨殖論曰。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歎於銅。吳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相以拔葵皆

爲薄命之人矣。

何曾荀顛之孝論者比之曾閔。

〔案〕晉書何曾傳。僅元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遺事。其親曰其穎

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

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顛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及

家。顛之姦諛。禍及天下。

〔元圻案〕何曾傳。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徵拜侍中。時曹爽專政。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

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武帝襲王位。以曾爲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昨拜太尉。進爵爲公。性奢豪。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劭爲太宰。驕奢。曾亦有父風。一

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庶子遵。遵子綏。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遂誅綏。又荀顛傳。顛字景倩。魏太尉。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

侯。顛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愛去職。毀幾滅性。武帝踐阼。進爵爲公。顛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實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顛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

以參選。以此獲讎於世。

何曾荀顛非孝何曾父子驕奢荀顛附於賈

釋吳以爲外  
懼不去州郡武  
備山濤非清談  
七賢不取山  
王延年五君既  
猶念王戎好利執  
牙籌

邵子西晉吟  
荀勗夕陽亭  
語石勒行販嘯  
上東門賈充結婚太  
劉曜陷長安

山濤欲釋吳以爲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  
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

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磬之於玉也何云削山王  
是一時猶忿之

辭一全云強嵇紹以出仕則謬矣○三元折案通鑑晉武帝紀咸寧五年杜預表請伐吳帝  
許之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美乎晉書

山濤傳一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  
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  
以濤不學孫吳而鬪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於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叢  
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言文選五君既註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

兵嗜酒疎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  
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甚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  
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鶻精已沈飲誰知非荒宴蓋  
自序也其一則向秀王戎傳戎字濬冲瑛邪臨沂人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俱與

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性好與利每  
日執牙籌晝夜計算常若不足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

海頭禍在夕陽亭一語上東門嘯浪悠悠攷之

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

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

晉宋壬辰丙子事類

疑赦大赦郊赦

謝安遊山墅圍棋  
謝元張元問  
禦泰  
巨勝臣夏侯

珍做宋版印

〔原注〕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 〔閩按〕壬辰爲宋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道才人賈氏爲貴妃似道之妹也 ○〔元折案〕賈充傳充字公闓父達任愷進說

請充鎮關中充自以爲失職將之鎮百僚錢於夕陽亭勸私焉充以憂告勸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於是行也 薛之寶雖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

寄懷對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烟事勸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顛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 〔晉書載記〕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

成都王穎拜元海爲北單于遂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入都蒲子永嘉二年僭即皇帝位子聰遷懷帝於平陽從子曜陷長安愍帝出降元海各淵唐避高祖諱故稱其字 〔載記石勒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

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

而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

江默字德功崇安人 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

往往有赦常謂非宜 彪之字叔武彬次子語見本傳 則郊赦東晉有之

非始於五代也 〔集證〕案漢書文紀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則郊赦始自西漢矣

通鑑 晉紀武帝大元八年 秦兵旣盛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

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

元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元圍棋賭墅 〔案〕通鑑



附于晉凶暴  
晉書

桓元一廟不

及列祖

卞承之論桓

元未核

王好簡牘

忠義傳三人

可削

章忠仕劉總

死羌

茂先華斐頗

愆登應傳不

自著詩正之如此或曰朱子亦稱淵明無忝乃祖實於王謝後人子必苦辨之與近日傳占衡  
承初甲子辨謂陶十題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傳陶二段佳話  
一切將抹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陶次磊落隨意書年陶何必藉  
此為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後重也哉蘇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  
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元折案)王導傳導孫謐少有美  
名桓元將篡以譙兼太保奉冊靈詣元元篡封武昌縣開國公(謝安傳)安孫澹少歷顯位  
桓元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齊冊到姑熟元熙中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拜宋  
東坡書陶洪傳後曰淡字處靜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  
而諸孫中乃有淡曾孫中有潛淡高遠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  
未喻也蓋亦深疑之朱子數嗣守之難可知南軒先生之論諸葛瞻未免過刻

桓元篡逆卞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

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

王好簡牘(全云)此甚言亂賊之悍耳不然新莽歷追華實其不能長世亦與元等○(元折案)桓元傳元自以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

見觀於前世遂以一廟燭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丞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胡致堂讀史管見曰)卞承之之言所謂不能三年而察總功何輕重之勿審歟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章忠不見裴頗辭張華

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為之討羌而

死非為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

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

王育劉敏元

仕逆

唐許李修晉

史之編

唐許李修晉

史之編

唐許李修晉

史之編

唐許李修晉

史之編

唐許李修晉

史之編

唐許李修晉

史之編

唐許李修晉

史之編

唐許李修晉

史之編

唐許李修晉

史之編

唐許李修晉

史之編

唐許李修晉

史之編

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

焉。是烏知蘭艾鸞梟之辨。（全）○（元）折案（忠義堂忠傳）○（忠）字子

未節年十二喪父裴秀弔之哀慟感人歸而命子顛造焉託行不見顧為僕射數言之張華華辟

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裴顛怒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

所宜行耶後仕劉聰為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死（又）王育傳（育）字伯春劉元海之為北

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海遂

拘之其後以為太傅（又）劉敏元傳（敏）元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隨行

為盜所劫敏元請以身代盜曰義士也犯之害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

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

言銜木填海之喻（案）淵明擬古詩云餓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案）至深

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曰有晉徵

士（錄見文選）案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案）與通鑑綱

目所書同一意（案）朱子綱目於宋元嘉四年十一月書晉徵士陶潛卒（案）南史立傳非也

何云卒於宋代南史何嫌立傳管幼安不以魏志有傳貶其高○（元）折案（真）西山跋黃

漢甫擬陶詩曰淵明卷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

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爾（錢氏大昕曰）淵明卒於宋時晉中

興書必未立傳宋書入之陽逸著其不仕之節深得微顯闡幽之意若依後儒議論則前史既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三 考史 五 中華書局聚

未有傳新史又不可傳必終於湮沒無緝豈通論乎  
又曰淵明立傳於沈休文宋書南史特因其舊耳

策扶老以流憩歸去來辭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策用扶老藤  
据檀  
蔡順不理朽  
桔槔

〔元折案〕後漢書周舉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注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并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爾雅樛木〕樛橫往藤節可以為杖〔陸璣草木疏〕樛橫節中腫可作杖以扶老今置書杖是也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原注〕韶子後漢有傳濟

北汜雅春謂汜毓〔原注〕晉書有傳集云范雅春誤南史汜幼春蓋避唐諱洽字之嫌〔何云〕南史似作于太宗時至高宗時成〇

淵明與子書  
韓元長八世  
同居  
汜雅春七世  
同財  
賊不入韓仲  
黃境  
兒無常父衣  
無常主

〔元折案〕南史陳逸傳潛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汝輩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汝其慎哉〔後漢書韓韶傳〕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為嚴長賊聞其實相戒不入羸境子融字元長少能辨理而不為章句學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晉書儒林傳〕汜毓字雅春濟北人也奕世儒業教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號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 金樓子戒子篇引淵明此書作汎雅春 涼有主簿汎稱見通鑑晉紀四 十汜音凡

朱文公答呂伯恭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

篇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

取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掩紳嗚呼陶淵明

顏魯公題栗  
里詩  
十題甲子始  
庚子  
葛中隱酒  
臥北窗稱歲

臺上人  
陳舜愈不奉  
青苗法  
陳劉遊廬山  
六十日

杯蛇虎石二  
出

蒼蠅集筆端  
傳教

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

子歲。

〔開按〕淵明十題甲子自庚子始

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

漉酒巾。

〔案〕宋書潛傳。郡將侯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興與孤

雲遠。辨隨飛鳥泯。

〔淵明雜詩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見廬山記

集不載。

〔何云〕此詩唯見陳令舉廬山記中。然已非全篇矣。○〔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廬山記三卷。宋陳舜愈撰。舜愈字令舉。烏程人。所居曰白

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歷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歷官都官員外郎。熙寧中出知山陰縣。以不奉行青苗法。謫南康監稅事。迹具宋史。本傳舜愈謫官時。與致仕劉煥游廬山。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南北山水之勝。而煥舊著雜錄。聞見未暇。詮次舜愈因採其說。參以記載。著舊所傳。考據精博。非後來廬山記勝諸書所及。雖缺四五兩篇。猶可寶貴。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開按〕風俗通義。劾祖彬為汲令。賜主簿

杜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疾。尤詳於晉書。○〔元圻案〕宋載。祖暕璞云。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孟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

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孟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廉彬請杜宣酒。孟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

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樂廣事。見本傳。應彬事。見風俗通怪神篇。

蒼蠅傳教。異苑以為晉明帝。與符堅王載記同。

〔元圻案〕四庫全

書總目子部小說類。異苑十卷。宋劉敞叔撰。敞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採諸書補作之。稱敞叔。彭城人。起家小兵。參軍。元嘉三年。為給事黃門郎。太始中卒。其書皆言神怪之事。

卷數與隋志所載相合。（異苑三）晉明帝嘗欲肆赦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須臾亡去帝寤異焉令人尋看即蠅所集處頓傳有赦噴傳已徧。（晉書符堅載記上）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符融密議於露堂堅爲赦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勅外竊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諺曰欲人弗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唐歐陽詹暗室箴曰）又有符堅竊爲制度神取其類蒼蠅以呼。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

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

列於魏書。（何遜）韓通附建隆其類也。（全）韓通又是一例今宋史以周三臣書已附康于七子傳晉史複書○（元）圻案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譙國涇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涇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通鑑魏元帝紀）景元三年山濤爲

嵇康以非湯武見殺  
晉史傳嵇康之謬  
韓通附建隆  
山濤舉叔夜  
嵇康證呂異  
誣安

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惡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異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鍾會譖康嘗欲助毋邱儉昭遂殺安及康

司馬師引二敗以爲己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

帥之言昭之惡甚於於師。（元）圻案晉書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三）國志魏齊

師引二敗爲己過  
司馬昭惡甚於師  
昭以東關殺王儀

王芳紀嘉平三年注漢晉春秋曰毋邱儉王昶關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赦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未集而雁門新興二郡以爲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元伯之責（又）王脩傳注王脩晉書曰脩一子各儀司馬文王爲安東儀爲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

由不  
劉股失節劉  
事君幾諫之  
非

千寶論晉創  
業異周

晉英石勒聘  
幣破苻堅滅  
三寇  
清談尙能自  
強

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殺之胡氏讀史  
管見曰師引敗歸己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儀而為之誤以兩事為一人以前為後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

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元折案晉書孝友傳劉殷字長威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

過禮服喪三年不見其齒齊王問時之拜新興太守永嘉之亂授于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  
累至侍中太守錄尙書事殷恆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

讀史管見嘗論劉殷言事君幾諫之非故厚齋云爾

千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

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元折案文選千寶晉紀總論曰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

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孽以便事不及於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堯而費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

晉而晉敗其一原注苻堅滅其二原注李勢不可以清談

議晉原注咸和八年石勒遣使致幣詔焚之孝武紀太元八年苻堅率眾渡淮遣謝石謝元謝

琰桓伊等距之及苻堅戰于淝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穆帝紀永和三年三月桓溫攻成都  
剋之李勢降益州平安帝紀義熙六年二月劉裕攻慕容超鬼之齊地悉平義熙十三年七

孝靜蘭文悲

詠超請急省

父襄使權季

文襄使權季

紆敗帝

劉岳奉表元

軍稱臣

上元尊號貢

銀絹

元主命帝后

為僧尼

由祖遜言晉亂

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袁粲等防質言論十事）其論戰云晉之渡江國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輒焚其幣祖遜出鎮而河南復為晉土待秦南牧一戰而却之蓋強敵在前晉人朝思夕慮求勝敵之策所以能保其國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

焚魏孝靜帝（閩本無帝字）詠謝靈運詩曰韓士子房奮秦

帝魯連取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

流涕（全云傷德祐之北行也○三元折案）晉簡文帝紀先是熒惑入太微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鄒超在重帝乃引入謂曰命之長短本

欲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耶超曰大司馬臣退方內顧社稷外懷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因誦庾闡詩云云遂泣下露襟

干（魏書孝靜帝紀）帝有孝文風齊文襄王祠事甚忌焉文襄嘗侍飲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權季舒敗帝三拳

奮衣而出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云云及禪位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宋史紀事本末）帝顯德祐二年先是元軍既迫

遣柳岳奉書如元軍既還陳宜中復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姪納幣不從則請稱姪孫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劉岳

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正二月伯顏至臨安城時福王亦自紹興至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聞月帝及太后隨元軍北行元主廢帝為瀛國

公見於大安殿尋命帝為僧全太后為尼於正智寺

祖遜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案此祖遜說元帝語見本傳）

姚弋仲誠諸

子歸晉

王猛願符堅

勿圖晉

宋末逃遁叛

降諸人

右軍以翰墨

掩

右軍遺殷浩

謝萬書

謝安浮文虛

談

王謝登冶城  
見志  
會子固墨池  
記

○送字士稚抱陽道人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

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曰：亟自

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

所及也。○全云亦以比宋之無失德而致嘆于姚弋仲王猛之不若則隱指夏貴輩也。元圻案後漢崔鴻後秦錄仲有子四十二人常誡諸子曰我死之後汝

歸晉家竭盡臣節。又前秦錄王猛寢疾堅臨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宋史紀事本末帝顯德祐二年正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按

先是度宗時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權守張晏然都統程鵬飛以州軍降伯顏遣鵬飛至貴州招諭陳奕以城降又以書招斯州管景榘景榘亦降陳奕以書誘其子嚴以安東州降德祐元

年知南康軍葉蘭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元兵至海州安撫丁順降知廣德軍令狐概以城降元兵至常州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會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

季可兩浙轉運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會希顏等數十人皆遁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京湖宣撫司朱禧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遠提刑清陽夢炎等降獨松關守將張

滿遁秦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潭州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

何云一能特因墨池言之

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

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

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

同甘苦

案義之本傳無甘苦二字此從通鑑

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

非當時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一流

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元圻案）（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司

徒導之從子，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安在內外，和因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

再舉，又遣浩書曰：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字，宙雖廣，自容何所。（通鑑晉紀）

穆帝永和二年，羲之遺謝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果敗。（世說言語門）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曾子固墨

池記曰：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教授王君書于楹間，以揭之。王君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容齋四筆）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

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當世亦少其比。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則一藝之工，爲累大矣。（胡氏讀史管見）曰：逸少議論不多，見然皆有補於當時，後世顧推爲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故君子慎所尙也。

慕容恪尙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

國者以人爲輕重。（元圻案）（史通樸棧篇）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

恪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晉書載記）慕容恪字宣英，號之第二子，號死卽位。慕容恪字元恭，號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

業，聞恪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尙在所憂方大耳。

慕容恪足  
患  
覘國以人爲  
輕重

竊范氏鐘掩  
耳  
晉明石勒掩  
飾

楊盛不改年  
號如陶  
清水氏仇池  
公

袁宏恥伍伏  
滔  
袁伯策桓溫  
九錫  
伏滔著正淮  
傳  
葉舜玉攻似  
道仕元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出淮南子（元）

（宣帝紀唐太宗御製論曰）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噬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呂氏春秋不苟論自知篇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遮掩其耳淮南子說山訓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鐘然有聲懼人聞之遮掩其耳掩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淮南蓋本呂覽梁任昉勸進箋或甚盜鐘李善注引呂覽

楊盛不改義熙晉安帝九年改元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

夷無人哉原注咸武都王何丕王疑作氏又云皆深傷宋季之無人也○元圻案宋書氏胡傳略陽清水氏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秦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始徙仇池晉安帝以楊威爲仇池公高祖踐阼進威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以長子元爲武都王世子武都王雖爲蕃臣猶奉義熙之號威謂元曰吾年已老當爲晉臣汝等事宋帝改元奉焉

袁宏以伏滔比肩爲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

之九錫恥安在哉全云此指葉李輩立名節而不終○元圻案文苑傳袁宏字彥伯性強正亮直雖被溫覆遇至於辨論每不阿屈世說新語八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恆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虎袁宏小字王彪之傳溫遇疾輒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謂宏曰卿固才大安可以此示人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還迴宏從之溫亦尋薨謝安傳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文苑傳伏滔字元度平昌安邱人有才學少知名桓溫引爲參軍從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傳具載其文餘無貶詞袁彥伯何以羞與比肩而厚齎

錫命遂寢文苑傳伏滔字元度平昌安邱人有才學少知名桓溫引爲參軍從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傳具載其文餘無貶詞袁彥伯何以羞與比肩而厚齎

謝邈徐邈焚  
削詔辭

杜預恐伐吳  
無及

之爲知恥當更詳考元史一百七十二葉李傳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景定五年世祖南伐會憲宗崩世祖班師襄陽國解買似道自詭以爲己功益驕恣李乃與同舍生康棟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攻似道似道知書囊出於李嫉其黨劉良貴輕李僭用金飾齋扁竄涿州會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即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云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尙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風心也敢不奉詔

謝邈傳孝武多賜近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

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爲手詔詩章以錫侍臣一闕本云

一作錫元板或文辭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

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事見孝武紀軍此一事也

晉書以爲謝邈通鑑以爲徐邈必有一誤一闕本通鑑亦本晉

書儒林傳○元折案謝邈附見謝安傳邈字茂度性剛毅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篤藥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儒林傳徐邈東莞姑幕人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遷散騎常侍帝好爲手詔詩章云云文與通鑑同一闕本謝邈所焚者乃已被賜之章故得毀之徐邈所刊削者似指未賜侍臣者而言以徐邈常在西省侍帝故也且謝性剛毅徐性慎密事亦各肖其人似非一事不妨兩存晉書兩傳同有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時議以此多邈之文故厚齋疑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

隋文帝陳以  
顯行  
吳張悛渡江  
決戰  
韓擒降續奴  
平金陵

江左篇製溺  
元風

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梯於江，曰：使彼懼

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

考之，吳猶有死守之臣。謂丞相張悛也。杜預所以詭形而

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

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元圻案：杜預傳。

時帝密有滅吳之計，預慮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再上表曰：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

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南史陳後主紀：陳明二年，隋文帝謂僕射高穎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

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梯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三國志吳孫皓傳：天璽三年，以軍師張悛爲丞相，注襄陽。記曰：悛字巨先，襄陽人。晉來伐吳，皓使悛督沈瑩、諸葛覲、衆三萬渡江

迎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于蜀久矣，宜奮衆力待來一戰。今渡江迎戰，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悛曰：吳之將亡，實慮所知。吾恐獨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決戰，若其

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如子計，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悛爲晉軍所殺。隋書韓擒虎傳：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襲采石守者皆醉，擒

遂取之。次于新林，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質，若弼所敗，棄軍降。擒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攜之曰：老

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按韓擒虎唐史，臣避唐諱，故去虎字。

文心雕龍明詩謂江左篇製溺乎元風，續晉陽秋曰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三 考史 手一中華書局聚

正始中王何好莊老  
郭璞始變永嘉體  
許詢孫綽祖元  
集蘭亭諸人  
養性之好服食

梁武帝勅撰通史

文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何云佛理疑當爲元理

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

轉相祖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元虛之

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愚謂以下二十字問本作小註今從何本何云

景純蓋始變永嘉之體非孫許之弊自景純始也集證蘭亭詩載宋桑世昌蘭亭考○元圻案宋書謝靈運傳論在晉中興元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聘文辭

義碑乎此自建武暨乎魏厯歷戰將百莫不寄言上德託意元珠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

變太原之氣世說新語三三節文稱許綽條注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

尙賦頌皆體則詩騷旁錄百家之言正始中王獨何晏好莊老元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

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孫綽轉相祖尙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

騷之體盡矣三國志魏鍾會傳注王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

氏通辨能言正始中黃門侍郎缺晏議用弼補蓋即又曹爽傳晏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

老莊言作道傳論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博學有高才而納於言論詞賦爲

中興之冠璞作遊仙詩七章載文選李善注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銷鐵縷餐

霞倒景餌玉元都孫綽許詢晉書無傳王羲之傳云羲之雅好服食養生初度浙江會稽有

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與羲之同好

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一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李善注何法盛晉中

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爲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于時才筆之士

綽爲其冠又江淹擬許徵君自序詩善注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

宏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

王暉業著科錄

高峻小史

辨宗錄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宋史

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

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

宗為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

未有如通鑑者開按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不入編年得之○元折案史通六家篇梁武帝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

世家畢惟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為本異者惟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

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吳獨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

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做通史而取其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黃氏叔琳史通訓故補北史景穆十

二王傳濟陰王暉業撰魏藩王家世號辨宗錄非科錄也常山王遵傳元暉常山王遵之後招集博士崔暘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為科錄起伏羲迄晉宋凡十四代表上之子元云暉

業著誤一書錄解題別史類高氏小史一百三十卷唐殿中丞高峻撰本書六十卷其子迥分為一百二十卷蓋鈔節歷代史也司馬溫公常稱其書使學者觀之中興書目一百二十卷

止於文宗今本多十卷直至唐末峻元和間人則其書當止於德順之間迥序但云分六十卷為百二十取其便易而已初未嘗有所增加也其止於文宗及唐末者殆皆後人傳益之非高

氏本

宋周朗有續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

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元折案一宋書周朗傳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議

周朗言續寶笥著衣  
耳視目食  
取果刻鑊朱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緣之

宋

言謂上書曰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襪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為懷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溫公廷書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會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豈非以目食者乎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山陽公卒於魏明帝青龍二年

陳留王卒於晉。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

弒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

襲其跡。自劉裕始。（元折案通鑑綱目）晉恭帝元熙二年六月劉裕遣建康

陵又宋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宋蕭道成自進爵為齊王遂稱皇帝廢其主準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五月齊主蕭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梁弒宋巴陵王陳弒梁江陰王隋弒北齊介公闡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

文帝不失為叔孫昭子。（元折案通鑑綱目）宋營陽王景平二年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於吳六

月弒之迎宣都王義隆于江陵是為文帝元嘉三年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誅之謝晦舉兵反江陵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

之戒昭昭矣。（元折案）宋文帝為太子劾所弒魏太武為中常侍宗愛所弒。宋書文帝紀論曰。帝才謝光武而通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

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盛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金柵難結。商豎難禡。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魏書太武紀論曰）帝掃統萬平秦隴。窮遼海。盡河源。其功大矣。至於

言漏金柵難

還

佳兵不祥好

宋文魏太武

不克終

宋主討謝晦

廢營陽迎宜

昭子

文帝如叔孫

里克

徐傅謝死猶

里克

文帝如叔孫

昭子

廢營陽迎宜

昭子

文帝如叔孫

里克

徐傅謝死猶

齊梁篡篡弒

王

劉裕弒零陵

肆

篡晉篡魏未

肆

緣之

結商暨  
荆棘凶年由  
師旅

齊武議葬裴  
后立石

王儉言誌墓

非古

誌銘之始諸

說

顏延之爲王

球志墓

司馬越女冢

銘

穿窬得王戎

墓銘

張衡墓刻石

二本

比干墓銅槃

銘語

詩墓初用甄

後刻石

繆襲葬親製

埋文

石誌但述家

世姻族

無德業不爲

南初則東儲不終末乃釁成所忽固本胎防殆弗思乎老子上經儉武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  
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偃武惠夫佳兵者不祥之  
器物或惡之故  
有違者不處

葉少蘊石林燕語云齊武帝欲爲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

以爲非古或以爲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

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

銘隋得王戎墓銘爲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

子玉全云各爰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

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

得比干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甄久方刻石

三元折案唐封演封氏聞見記王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墳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

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制將以千載之後波谷運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

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案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

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即河東賈吳以爲司馬越女嫁爲偃師子婦檢之果然東

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譚家穿旁作窬得銘曰晉司徒尙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

百字然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知今代貴賤通用耳南齊書文學傳賈淵字希鏡平陽

襄陵人世傳諸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即帝問鮑照徐爰蘇寶生並

不能悉淵曰此是司馬越女嫁爲偃師兒檢訪果然歐陽公集古錄張衡墓銘其刻石爲二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三 考史 三一中華書局聚

張融風止詭  
不可無一不  
可有二  
米芾書良岳  
賜硯

蕭子顯文破  
析刻雕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

一。一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本一在南陽一在尚城又宋文帝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銘刻備有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周益公跋王獻之保母碑云一銘墓三代有之薛尚功鐘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蓋古者範銅精巧鑄以為器寧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不宿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子得光武時梓潼屠屠墓瓶先敘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宅撫脫練書而非鑄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執銘以四字為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硯字亦隨起以此知東漢誌墓初猶用耐久乃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斷出靈帝時太尉許儼墓有碑漫滅惟前有百餘字可讀大略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助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誥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尙未露見其說夏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瓶也。宋祝穆事文類聚六十載事始曰一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為王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誅故也遂相祖習魏侍中綽襲製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凌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王戎墓銘有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隳終作文命刊石埋墳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

一。南齊書張融傳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體列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何遜春渚紀聞七。上與蔡京論書良岳復召米芾至令書一大屏指御前端硯使就硯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抱負趨出絲墨滯漬袍袖上曰願名不虛傳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程致道名俱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歷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伯宋史入文苑傳著北山小集四十卷。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

齊書虛美隱

梁武帝諱順稱

應天

應天從人語

沿襲

顯見遠以齊

亡不食

二十五八十

西陵

前朝

十

梁詔通用足

陌錢

析刻雕藻繪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

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

筆乎。（元折案）宋袁鑿楓窗小牘曰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

（梁書蕭子顯傳）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封

寧都侯梁天監初降齊為子撰齊書六十卷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讀史管見謂易之革曰順天

應人未聞應天也為是言者不知天之為天矣

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

入應天之語蓋襲其誤。（原注）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移

襲之其後又改北平為順天則兩京之名雷同矣以經義取土而經亡安得讀書人而用之○

（元折案）南史文學傳顏協字子和父見遠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

中丞聞武帝受禪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

乃至於此（易大有象傳）應乎天而時行班彪王命論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俱有應天從

人之語後漢黃瓊疏亦曰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又東都賦注）引禮緯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

應於天則又在班氏父子之前惟李善注引華乘傳亦作應乎天而順乎人實誤耳（梁書

武帝紀）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皇考諱順

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

梁武帝時錢陌滅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

翁注江困學紀聞卷十三 考史 壹一中華書局聚

唐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元

王章減所出

為七七

借陌字猶什

伍

九陌省陌

皇甫鍾為墊

錢法

東錢西錢省

長錢短陌

三十五八十

五為百

私用至四十

八錢

賈景與不負

膝

喻汝礪捫膝

掛冠

宇文泰自擬

伊周

高歡逐孝武

立善見

泰賦廢帝殺

一（梁書武帝紀中）大同元年詔曰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期倒自今可通用足陌錢（夢溪筆談）今之錢數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

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鍾為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陌輸官仍用八十（容齋三筆四）用錢為幣本皆

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鐵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鄆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陌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

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威際純用足陌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

五然諸州私用猶有賸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以七十七為百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顧氏日知錄曰）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與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事見魏書）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

采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元折案）岳珂程史十

初為祠部員外郎為楚之管集議密省等并恠愕喻獨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

擬亦一莽也（方樓山云）具一隻眼（錢氏大昕曰）此是公論每見歡所立寶

之論（三元折案）（通鑑梁武帝紀中）大通六年七月魏高歡引兵渡河魏主西奔長安宇文

泰使趙貴梁集帥甲騎二千率迎十二月魏孝武帝闔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

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奏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由是與泰有隙癸巳帝飲酒過醉而死魏書出帝紀帝為宇文黑獺所害通鑑學元帝承聖三年正月魏太師秦慶魏主立其弟齊王廓四月秦暉殺廢帝又簡文紀大寶三年魏丞相秦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為湯武今日所見會桓文之不如秦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

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

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發不恤

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

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

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蘭世謂北史非北

齊書○案北齊書長賢無傳蘭艾混殺甚矣原注長賢徵之父也○元折案北史齊魏長賢傳長賢收之族叔也齊著作郎河清

中上書識切時政大忤權幸親故以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以相規責長賢答書云云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符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

溺乎元折案類氏家訓集要篇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酒縱恣略無綱紀尙能委政尙書令楊遵彥內外清澁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高洋歡之子澄之弟

魏長賢議切時政魏收傳蘭艾混殄

魏收傳蘭艾混殄

高洋廢魏主自立石虎符生僭

齊文宣委政  
楊愔  
主昏政清三

執笏始宇文  
周

隋定紫緋綠  
諸等服

蕭方等三十  
國  
萬乘不陳布  
衣  
靜世子  
梁佳子親疾  
拜醫  
東平王約以  
孝經諷

東魏主善見武定八年廢魏主而自立改武定八年為齊天保元年（北齊書文宣紀論曰）帝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崔暹後趙錄）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父朱劼而子之故或謂之勒弟既廢殺宏稱居攝趙天王天赦改元（又前秦錄）符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通鑑梁紀）敬帝太平元年齊

高字文宣能委政楊愔情總攝機衡百度條敷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北齊書）楊愔傳愔字遵彥宏農華陰人

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事見周書武帝紀）紫緋綠袍始於

隋大業六年（元折案）隋書禮儀志七大業六年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實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大品以下兼用緋綠

齊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通鑑注）自此文武官常服遂以為品色（笏制詳于玉藻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此云執笏始于宇文周蓋古禮笏於腰間不執之於手也）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

劉淵以下二十九國（此通志藝文略之說）通鑑晉安帝元興二年

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全三五方等二字出佛書○元折案）

通鑑引蕭方等論曰夫蛟龍潛伏魚蝦養之是以漢高放雍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綱目所引蕭方論與通鑑同（梁書世子傳）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

租長子也注後漢書未說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佳子行於世（顏氏家訓風操篇）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元帝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

李欽焉（太平御覽）六百十載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能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誦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未嘗不反覆誦之聽大悅三十國春秋今已不傳記此二條其人其書猶可得其仿佛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案）事具晉書賈充傳及賈后傳 隋之平

陳以楊素（隋文帝開皇八年以楊素為行軍元帥九年正月滅陳）其亡也亦以素（原注）立

太子亡之（太子妃易兆也）元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勣也煬武之

立素勣之力也其子孫（閩本）無孫字閩云敬業勣之孫令從何本增 欲撲其燎

可乎（全）敬業與元感同科深軍誤矣（元）圻案賈充納其女南風為太子妃太子

太子勇而立廣廣弑文帝而隋室以亡（隋書）楊元感傳元感司徒素之子也襲爵楚國公

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遂與諸將潛謀廢立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

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唐書）李勣傳

帝欲立武昭儀為后訪於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勣子震震子敬業武后

既廢中宗又立睿睿實亦囚之褚武攸唐子孫誅戮天下憤（唐書）敬業起兵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虜陵王天子位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原注）反支日用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元）圻案（通鑑）隋紀恭帝義寧元年李密襲興洛倉前

宿城令祖君彥往歸之君彥延之子也密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君彥之辭也（潛夫論）愛日篇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

為政之意乎遂攝其制王氏原注即王符傳注文也注云見陰陽書（文苑英華）六百四十六祖君彥為李密檄洛川文曰大馬不重於尺璧光武不隔於反支（唐）李德裕丹扈六

晉以賈充與

隋以楊素與

元感敬業異

父祖

見容

又書

自謂

事

事

帝

明帝光武不

異反支

事

事

鐵亦云光武至仁反支不忌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已心不許偶

年之忌見於此元圻案北史李暉傳暉年俗忌不許速竊婦筆牘用之未逾晦朔遂通急就內外

以為非常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

栗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

誦之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元圻案南史劉峻傳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平原

人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會策錦被事咸言已暮帝試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自是惡之不復引見梁書沈約傳約字休

文與與武康人也約嘗侍講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差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諫乃止宋朱翌荷

覺察雜記曰以是知漢文自謂不及賈誼賢矣通鑑隋紀煬帝大業九年帝嘗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賈死帝稱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

復能作此語耶宋孝武欲擅書各王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事正相類

李仲信屋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

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閣按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不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洵然則通鑑果專取

李繪未入學通急就入學忌偶年  
梁武帝策錦被事  
沈約疏栗事少三  
隋煬忌燕泥庭草句  
漢文自謂遜賈誼  
僧虔以書拙筆見容  
通鑑去取南北史  
李暉南北史世說

南北朝史多小說

萬寶常聽樂

知隋

房彥謙父子

先見

隨惡走改隋  
去安步為裂  
肉之謬

國家威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書耶（繼序案）李仲信屋仁甫長子官著作郎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

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

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

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何五丘）寶常之先見不

逮房元齡（閩按）不但房喬其父彥謙亦具先見見隋書（全）聞其樂而知其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妙鑿鐘律遍工八音常聽太常樂絃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

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大業之末其言乃驗（劉蕭）大唐世說新語七房元齡開皇中

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晏安論者以為國祚無疆元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為後

嗣長計混濟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隋書房彥謙傳）彥謙字孝冲初

朝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謂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

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禮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徐楚金說文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

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是是安步

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集證）羅必路史隨文帝惡隨從是

神之物亦云變殺裂落肉之各卒以隋裂終

卷十三

陳立國三十

二年

江左有人無

人異說

陳軍南北支

離

槐衮無納牘

忠

應錢鮮結纒

節

呂文煥夏貴

降元

蒙古得劉整

知虛實

賈似道行打

算法

魏帝陽瘖不

終

范粲陽狂不

言

潯暉晦身有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二十二年。江左猶有  
 人也。（全）此有感於劉整之以蜀呂文煥之以蜀夏貴之以淮西並降於元而當時中  
 外諸臣遂不能自支也。集註：杭大宗諸史然疑考陳世高宗百戰而百克後主  
 一戰而即擒豈異人任失廟算也。隋軍濟江魯廣達蕭摩訶任忠樂毅諸人南北支離未戰輒  
 潰使賀韓之衆不血刃而入豈有僥倖焉。固非其戰之力矣。陳廷之上居槐衮者無納牘之忠  
 乘應錢者鮮結纒之節。上書極諫乃一二尤散之傳。粹章華然猶不免倖幸焉。力戰而死又僅  
 僅一隊主之楊孝辨父子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陳之所謂柄臣世臣者不聞有一人可挂於忠  
 義之傳。嗚呼。陳可謂無人矣。深寧之論原其始造也。○元圻案：劉整以鹽州十五郡降元在  
 度宗咸淳三年。呂文煥以襄陽降在咸淳九年。夏貴以淮西降在帝昶德祐二年。劉整驍將也。  
 賈似道行打算法于諸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為贓私。整疑懼。遂降元。蒙古既得  
 整。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全案：謂呂文煥以獨當是襄陽之誤。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於八年。（閩按：魏書北史並云絕言將垂一  
 紀。○案：通鑑三帝閉口八年。至是  
 乃言。終身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  
 遂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元  
 圻案：一魏書前廢帝紀：帝瑋恭廣陵王羽之子。帝以元又擅權。因託瘖病。絕言將垂一紀。及莊帝崩  
 亦朱世隆等以王潛暉晦身有過人之量。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迫脅。王遂答曰：天何言哉。  
 世隆等大悅。奉進重綬。二年。齊獻武王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太昌初。帝殂於門下。  
 外省。○晉書隱逸傳：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官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粲因陽狂不言。寢  
 所乘車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

賈燦褚淵顧

許異節

石頭城諸

沈攸之不爲

齊屈

魯廣達悲君

感義

賀若弼攻陳

北掖門

郭質檄忠節

討姚萇

郭質兵敗降

賈堅立馬射

殺卒

劉思忌軍爲

南鬼

田崧仇池之

對

龐惠不爲關

公屈

辛恭靖不屈

姚興

陳容願與臧

洪死

文伯願見文

陵松柏

王陵死不爲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

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

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

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

爲南鬼不爲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爲

趙鬼不爲賊臣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爲國家

鬼不爲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惠寧爲國家鬼

不爲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

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視叛臣

要利者猶犬彘也

（全）龐惠賈堅似可不必○（元）折案（南史）賈燦傳一  
案字景倩洵弟于也燦鎮石頭時齊高帝方革命燦自以  
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齊高帝遣載僧靜向石頭斬燦及其子最（又）褚彥回傳彥  
回與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惟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  
所笑齊臺建彥回曰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高帝謙而不許世頗以名節  
識之於時百姓語曰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又）沈攸之傳攸之字仲達宋廢帝旣殞順帝  
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齊高帝遣攸之子賈廢帝刺前之具示之攸之曰吾軍爲王淩死不  
作賈充生遂起兵兵破與于文和自經死（陳書魯廣達傳）廣達字通覽後主即位徵拜侍

元顯和願為忠鬼

宋亡死節諸人

范天順汪立信

牛富王福赴

火逾卯發夫妻

死節江萬里父子

死節芝山後圃止

水亭夏貴億洪福

不屈李庭芝姜才

被執死李芾一門死

節尹穀以將死

冠二子

潭民感錢多自盡

珍傲宋版

中智若弼攻敗諸將乘勝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惠會日暮乃解甲面盡再拜痛哭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乃就執入隋以憤慨卒江總題其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晉書符登載記）登討姚襄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徽三輔曰姚襄窮凶肆害毒被人神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素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執若踏道而死

（載記）又稱郭質為鄭曜所敗遂歸於襄襄以為將軍反類事仇亦一陳琳耳似不足以廁諸公之列

（通鑑晉紀）穆帝升平二年燕秦山太守賈堅屯山茱萸引兵擊之羨兵十倍於堅堅戰殺羨兵千餘人羨進攻之堅數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將士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我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亦俱死耳堅曰今當為卿曹決鬪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從壘下研橋堅人馬俱陷生擒

之堅憤惋而卒

（南齊書魏虜傳）沈宏大舉南寇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承泰元年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軍為南鬼不為北臣乃死

（晉書劉曜載記）楊難敵襲仇池剋之執田崧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忠我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為難敵所殺

（三國志魏龐參傳）惠屯樊為關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惠罵曰吾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遂為羽所殺

（晉書忠義傳）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萇來寇被執與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與萇幽之遁歸江東

（案陳太公）今日寧與賊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為袁紹所害元魏張文伯曰我軍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元顯和曰我軍為忠鬼不能為賊臣俱為元法魯所害當增此三人

（宋史紀事本末）度宗咸淳九年元兵陷樊城范天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牛富身被重傷赴火死裨將王福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咸淳十年元兵進至沙洋都統邊居誼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戰死焉帝嘉德祐元年元兵犯江淮招討汪立信曰我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吾今日猶死于宋土也元兵犯池州通判趙卯發謂其妻雍氏曰我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元兵略饒州通判萬道同報知州唐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江萬里聞襄陽城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謂其門人陳俸器曰我

韋孝寬知兵  
不知義  
尉遲迥討楊  
堅

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水死子鑄及左右相繼投池中伯顏至常州知州姚曾通判  
陳炤都統王安節城破皆死之或謂炤曰城東北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也伯顏執  
安節不屈死帝彞傳祐二年夏貴家僮洪福從貴積功知鎮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貴至城  
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  
明不肯背國初臨安既陷阿尤以太皇太后兩下手招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  
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發弩射死使者幕客或勸自爲計庭芝曰我惟一死而已阿尤復遣  
使持元主詔諭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阿尤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  
庭芝不納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赴泰州阿尤墮之且驅其妻子至陣  
下招降會姜才發背不能戰庭芝投蓮池水燒不死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尤責其不降才  
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乃皆殺之元兵自德祐元年圍潭州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至二  
年正月阿里海督戰益急諸將請曰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汝第死守復言我先戮  
汝知衡州尹穀寓城中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  
先人於地下耳禮畢與家人自焚死芾命酒酬之因留兵佐夜飲傳令猶以盡忠二字爲號參  
議楊覲赴圍池死芾坐熊相閣召覲下沈忠曰吾力竭分當死我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  
之而後殺我忠伏地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使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  
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慟哭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及皆死潭民聞之  
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楡林木者相望寶應通判會如職  
亦不屈而死厚齋此條思古人所以弔今人也故備錄之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

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篡也

孝寬實成之難以道春秋之誅矣

元折案一周書尉遲迥傳迥字薄居羅代人也

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封蜀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素重  
懼爲異圖乃令迥子惇齋齋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韋孝寬代之迥以隋文帝將圖篡奪遂舉兵

楊堅篡國同  
莽堅女皆能  
守節

顏見遠死節  
蕭齊  
顏之儀拒隋  
文索室  
顏果卿真卿  
死節  
顏之推歷事  
四朝  
祿山牧羊竭  
奴

留悼而不受代隋文帝於是徵兵討暹即以韋孝寬為元帥暹大敗孝寬縱兵圍之暹自殺  
又韋孝寬傳「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于謹伐江陵  
平之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  
氏天和五年進爵鄜國公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

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

為其父者亦少愧哉。（元圻案）漢書外戚傳「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即真后年十八矣常稱疾不朝莽欲嫁之更號為黃皇

室主令成新公孫建子諫飾將暨往問疾后大怒答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及漢兵誅莽燔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投火中而死（周書皇后傳）宣帝楊皇后各屬華隋文

帝長女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等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為榮平公主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註見本卷）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

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闕按）昔有歷事梁齊周隋之推

義士○（元圻案）北史文苑傳顏之推字介珉琅琊臨沂人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弟之儀字升幼周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帝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

顏諫諫深為帝所忌宣帝崩遺詔以隋文帝輔政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南史顏協傳）稱協子之儀之推北史

之推傳稱弟之儀未知孰是（唐書忠義傳）顏果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假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攻常山果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賊脅使降不應至洛陽罵祿山曰汝營州

奴

李希烈欲相平原

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怒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賊鉤斷其舌梟卿舍胡而絕（顏真卿傳）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爲平原太守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帝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真卿往諭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朱滔等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希烈害之（儒學傳）顏師古字籀祖之推父思魯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楊堅以爲父篡國亦一若也

楊堅以爲父篡國亦一若也

守之必及其世堅之

爲其父者亦少愧矣

國學字韻玉卷十二

頰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

內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

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案）陸宣公論關中事宜狀云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

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程泰之攷古編曰）據唐志則關中置府僅居天下三之一耳杜牧云折衝

果毅府五百七十四。（集解）杜牧作原十六衛云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

四十舊唐書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何云）似當以六典為據

○六典云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有中下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又

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一。（今本唐會

要七十二府兵關內置府二百六十一積兵士十六萬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西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案與此條所引數目互異通典

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折衝府五百九十二鄴

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二十府。（鄴侯家傳云）元宗時奚契丹兩番強盛數寇河北諸州不置

唐分十道置府兵諸書不同折衝果毅府兵數關內置府隸諸衛更統軍為都尉十道疆域名號府兵練起鄉侯祖世掌兵權隋書揚名府兵得寓農法歸府將歸朝府法壞方鎮募壯士充宿

衛  
李泌子獄中  
著家傳

府兵番上以備兩蕃 今以地志考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

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二。餘九道二百九十二。唐書地

理志河南道有府六十二河東道一百四十一河北道三十山南參以志傳差

道十隴右道二十九淮南道六江南道二劍南道十嶺南道三

互不齊。玉海云恐地理志所載猶有遺缺神宗玉海熙寧二年閏十一月問何處言府兵

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朱子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

奏稿云某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肆事 然府數與諸書亦不

何所預後讀熙寧奏對日錄乃得其說如此 同。元折案唐書兵志曰府兵之志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因之太宗貞觀十年

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

四皆有名稱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韓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

人爲下。初學記州郡部貞觀十三年大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依敘之爲十道關內道者

禹貢雍州之城東自同華略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於北垂盡其地也河南道者禹貢豫徐

青兗四州之城北距河東至海南及淮西至荆山盡其地也河東道者禹貢冀州之城西南距

河北盡朔垂悉其地河北道者禹貢冀州之城南距河東至海北盡幽營悉其地隴右道者禹

貢雍州之城自隴而西盡其地山南道者禹貢荆梁二州之城北距荆華二山之陽絕漢水而

南至江西距劍關盡其地劍南道者禹貢梁州之城梁州自劍關而南分爲益州是爲劍南道

淮南道者禹貢揚州之城又得荊州之東界自淮以南略江而西盡其地江南道者禹貢揚

州之城又得荊州之南界北距江東際海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道者禹貢揚州之南境其地

皆專之分自嶺而南至海盡其地。鄴侯家傳曰初置府兵於西魏大統中周文帝與度支

尙書蘇綽之謀也自三代之後無與爲比雖戰國之教士武卒技擊皆不及又曰府兵之制

史冊不甚詳臣家自西魏以來世掌其任臣高祖仲威從神堯入長安爲左屯衛將軍策主太

十哲配饗爲  
立像  
開元詔十哲  
爲聖像

原從饒之師於隨首監總南北禁軍之任所以臣家備知又曰隋謂之鷹揚府皇朝改爲折衝府折衝樽俎之間旋師在席之上也改郎將爲都尉又置果毅都尉二人爲之副唐書兵志曰古者兵法起於井田周衰王制不復惟唐立府兵之制始一寓之於農居無事時畊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輜罷兵歸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法壞而方鎮強矣唐鑿元宗開元十年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徭役浸以貧弱逃亡略盡張說建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唐書德宗陸贄宣公翰苑集序曰公諱贊字敬輿吳郡蘇人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詞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貶忠州別駕四庫全書唐會要題辭戴冕氏讀書志曰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初唐蘇冕敘高祖至德宗九廟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鉞等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續冤書溥又採宣宗以後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詞簡理備太祖覽而嘉之詔藏於史閣賜物有差唐書李泌傳泌子璽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紙筆著家傳十篇宋蘇頌題鄭侯家傳後云李璽述其父泌之事跡起天寶被召中間遷謫迄正元中終於相位其所論著甚悉然與唐史小異文字亦有不倫次者蓋繫以罪繫獄得廢紙敗筆於獄吏以成其藁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筆別加潤色後亦不果故疏略類抄節

了齋

閣按了齋陳瑞號

了齋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爲立像至開

元中始與十哲合爲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

十哲爲坐像

原注集古錄李陽冰繪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闕損等九人爲立像陽冰修廟在肅宗上

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元折案歐陽公集古錄跋云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郭瓌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配享之位按稱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得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繪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云云

魏徵勸行仁  
義之效  
突厥吉利嗣  
賓服順

其不用開元之  
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新  
史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  
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  
魏徵勸我。旣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  
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嘗爲中國勍敵。今酋  
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  
皆魏徵之力。新史於屬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  
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

事。

（原注）或謂太宗旣效自滿非也。一全云此注是正文。○（元折案）唐書屬賓傳

屬賓。隋漕國也。居蔥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祇貞觀中獻名馬。太宗語大臣曰。朕始卽

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拔服四夷。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安遠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  
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一（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四年。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

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一又云。宜震威耀。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  
中國旣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謂利成。捨其僉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

（葉水心）習學記言卷四十一。按舊史言。惟有魏徵勸朕偃武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旣安。遠人自  
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皆魏徵之力。蓋舊史旣已著

太宗文學徐

庚虞世南諫作

聽詩范仲淹教人

學唐賦

張公謹抵龜  
不卜  
機會間不容  
送  
韓厥士有不  
與弒

語而新史又轉易之不知當時本說定云何也  
典故類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館閣書目云)神龍中所進

鄭毅夫

閣按毅夫名輝安陸人進士  
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

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

爲文章纖靡浮麗嫫媯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

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

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爲文

(原注)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  
見(集證)玉海三十一

金石錄)有太宗溫泉銘(文苑英華)載太宗小山賦(元圻案)唐會要六十五貞觀七  
年上謂侍臣曰朕嘗戲作豔詩世南進表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

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俗非爲國之利賜令繼和請不奉詔旨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治  
(東坡書潭州石刻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

(續通鑑長編二百七十五)神宗熙寧九年五月上論范仲淹欲修學校貢舉法乃教人以唐  
人賦體動靜文相養賦爲法假使作得動靜文相養賦不知何用仲淹無學術故措置止如此

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遺其好廣名譽結遊士以黨助甚壞風俗  
上曰所以好名譽止爲識見無以勝流俗爾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學庾信爲文此亦識見無

以勝俗故也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穉鄭

伯克殺于鄢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曾是

以爲投機乎晉樂書將弒厲公召士句韓厥二

唐太宗臨湖  
之變  
太宗重增勳  
之守

堯君素射妻  
殉國  
歷代贈勝國  
死節  
劉原父東坡  
譏歐史  
韓通陳橋死

人皆辭

事見成公十八年左傳

太宗臨湖

殿名

之變問李靖李勣二

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何云博謀英衛無乃機事不密當時自府僚以外未必參同新史仍二

人家傳虛辭耳 閣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云元折案唐書張公謹傳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秦王將討虜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

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論曰投機之會問不容儲此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容齋續筆十四晉厲公既殺卻氏三卿樂書荀偃執公召士句句辭不往召韓厥厥辭

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千竟弑公而不敢以句厥爲罪豈非畏敬其忠正乎秦王與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

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爲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略等而無有辯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

通鑑唐紀高祖武德九年考異曰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爲李靖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劉餗小說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衛公靖靖辭謀於英

公徐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之 新唐書靖勣傳皆不及臨湖之事蓋闕疑之意秘門謂新史仍家傳虛辭誤也其謂當時未

必博謀英衛頗具隻眼 葉水心習學記言第四十二云新史言張公謹抵龜事爲投機之會不知兄弟相屠遂讓父位何名機會甚矣其無識也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

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

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

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

何云宋制尤渾厚 一案此制劉原父公是集載之疑是誤收

齊爲袁粲立

傳

晉錄傅許諸

葛瞻

唐贈鷹擊郎

將刺史

與焦千之言

韓瞻眼

王融唐餘錄

治亂以賢姦  
久用  
房杜秉政之  
年  
李林甫秦檜  
久相

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

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

此是第一等文字

原注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

念不及此（全三）晉武帝亦能下詔稱諸葛瞻傅食錄其後人免其籍沒亦稱許允之風蓋所以爲開創一統之規模也○二元圻案隋書職節傳堯君秦魏郡湯陰人也署領河東通守

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剋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歲餘糧食乏絕爲左右所害（通鑑貞觀十二年二月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云云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宋周密齊東野語曰舊傳焦千之學於歐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稿劉問爲韓瞻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是亦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賢院王暉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做裴松之三國志附見下方表軸通於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襄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一類亦以襄贈通制爲首（宋孫觀祥野老紀聞云）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

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

房二十三

之亂

案

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

李林甫秦檜

袁天綱相武氏之貴  
李淳風知女  
主兆成  
簡子夢遊鈞  
天樂樂

唐佩魚佩龜  
取錢  
金銀袋品級  
銅虎符銀兔  
符  
銅魚符銅龜  
符  
佩取魚象鯉  
強  
囊膜度僧道  
尼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

淳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

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啓非由

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

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全云）正論（集證）宋藝文志張唐英唐史發潛六卷○（元）折案（唐書方技傳）袁天

綱益州成都人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后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見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爲天子（又）李淳風岐州雍人太宗得祕讖言唐中

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史記趙世家）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吾見兒在

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贏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

佩魚始於唐永徽高宗初元一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后天授

元年改佩龜以元武爲龜也（集證）（唐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銀魚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

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爲龜中宗初罷龜復給以魚○（元）折案（程秦之演繁露十）張鷟朝野僉載漢發兵用銅虎符唐初用銀兔符以兔爲符瑞也又以鯉魚

爲符瑞遂爲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又云）上元中佩刀囊算袋仍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象鯉之強兆也至僞周乃絕景雲唐復興又準前結佩爲飾

治平宋英宗末年始鑄度牒攷之唐史肅宗時裴冕

鍾紹京稱義男於宦倚楊思勳爲爪牙刑人之言爲辱  
林甫國忠等結高奄馮高力士本姓李揆以子姓事輔國門第人物文學五父三絕

建言度僧道士收貨濟軍興此鬻牒之始也（闕按）

出裴冕傳食貨志則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道士僧尼實不始於冕至今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爲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勳之父史不載

也而石刻傳於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揜如

是臧堅以刑人之言爲辱（事見襄公十八年左傳）此何人哉林

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於此李揆當國以

子姓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闕按）紹京起家錄事耳故王氏謂不敢望第一人

之李揆也（三元折案）趙明誠金石錄跋尾二十六右唐楊歷碑題云義男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國公太子右諭德潁川鍾紹京撰銘并書歷中官楊思勳之父也紹京出於晉

史無他才能特以實錄附會致位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屈於關豎至以父事之又以著之金石略無愧恥亦甚矣書之可以爲後來之戒而新舊史皆闕焉故余詳錄之於此（唐書）鍾紹

京傳一紹京虔州贛人初爲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明日進中書令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宦者傳楊思勳羅州石城人少給事內

侍省從元宗討內難帝倚爲爪牙（高力士傳）力士馮益會孫也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先天中知內侍省事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

芝等皆厚結力士故能躡至將相（李輔國傳）輔國本名靜忠以闖奴爲閑廐小兒肅宗任以肱臂事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李揆傳）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爲冠族開元末擢進士

鄭薰不敘宦階  
仇士良碑誣妄  
甘露事爲中官相戕  
號隱巖七松處士  
宣宗語韋澳畏內侍  
大赦得蔭子施門戟  
李訓殺守澄謀去宦  
士良挾帝誅罪  
鄭薰誣鄭畋

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授美風儀善奉對帝嘆曰  
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亦庶

幾有守矣。文苑英華九百二十有薰所撰仇士良神

道碑云孰稱全德其仇公平其敘甘露之事謂

克殲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

得佳傳於新史。（案）鄭薰善唐書無傳豈作史者未之考歟碑

云大中宣宗五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

美以元惡爲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

者若此唐之不競有以哉。（原注）宣宗召韋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手曰尙

長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極之黨歟○（元圻案）唐書鄭薰傳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爲吏部侍郎時數大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于是宦人用階請蔭

子薰却之不肯敘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爲隱巖蔭松于庭號七松處士云（又宦者仇士良傳）士良循州興寧人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

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魚宏志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與已殺縛士良肆脅辱令自署反示牒于朝士良因縱兵捕無輕

重悉斃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恩禮不衰甘露之事參攷李訓傳乃詳韋澳唐書有傳鄭薰誣鄭畋罪不可任即官出之見新書鄭畋傳

席豫未嘗草

書細猶不謹况

為巨

無私

史襄小人失

寶

孔光黨王莽

孔光不言温

室樹

殿武欲殺杜

甫之謬

甫醉登武牀

斥其父

冠鉤於簾三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然豫為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

原注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不言温室樹不足以為謹席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為謹○三元折案舊唐書文苑傳中席豫襄陽人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累官至吏部侍郎與綈管俱以詞藻知名而豫性尤謹雖與子綈書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必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卒禮曰文又安祿山傳一黜陟使席建侯言其公直無私新唐書席豫傳在列傳五十二其辭略同

容齋續筆案容齋宋洪邁號著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二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今存辨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元折案容齋續筆六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瑄以故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中嘗醉登武牀瞻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褻躁嘗醉登武牀斥其父各武不以為忤初無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曰江村獨歸感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輅鈴延子荆蓋以自况空餘老實客身上嫌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愆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管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覆衡為喻殆是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唐書嚴挺之傳挺之名後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張九齡雅知之欲引以輔政子武字季鷹劍南節度使破吐蕃七萬衆於當狗

翁注因學紀聞卷十四考史六一中華書局聚

李德裕驚喜  
事趣  
杜悰黨李宗  
安得訪此寂  
武宗任文鏡  
以與  
謀議褒褒可  
喜

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雲溪友議三卷唐  
范攄撰攄始末未詳自號五雲溪人故以名書五雲溪者若耶溪之別名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

驚喜泣下致堂讀史管見二十五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

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

饒爲人大概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

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全云胡身之亦辨之○元圻案）（通鑑唐紀）文

宗太和六年十二月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上注憲甚厚朝夕且爲相李宗閔  
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犬戎乎悰有一策可平

宿憾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嫌悰若使之知舉必喜否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閔曰  
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

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奇謝重沓（唐張固幽閑鼓吹

曰）朱崖李相封川李相早相善及位高稍相傾及封川在位朱崖爲兵部尚書必當大拜

封川百方沮之未效邠公杜相封川黨謁封川曰犬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於今快快若與知  
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御史大夫曰此卽得邠公乃馳詣朱崖迎揖曰安

得訪此寂寥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其傳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墮落曰大門官  
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李德裕字文鏡趙人元和宰相吉甫之子武宗時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本傳稱其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其謀議接古爲質表褒可喜常以經綸天  
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杜悰字永裕京兆萬年人武宗時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附見其祖佑傳（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幽  
閑鼓吹一卷唐張固撰固始末未詳所載雖篇快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

唐相辭學士  
加大  
李泌傳崔圓  
前誤後  
唐改置集賢  
院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

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

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辭而止愚按

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

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爲相

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

引圓爲辭傳誤矣方樓山云此事洪容齋已言之○元圻案唐會要六十四開元十三年改集賢殿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

張說爲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欲以崇龍大臣景龍中修文館有大學士之名如臣豈敢以大爲稱上從之又貞元四年李泌奏伏蒙以臣爲集賢殿大學士竊尋故事中書令張

說中朝元老頌德鴻儒懇辭大字衆稱達禮其後至德二載崔圓爲相加集賢殿大學士其後因循遂成恆例望削去大字崇文館大學士亦准此數依宋吳縝新唐書糾繆三案李泌

傳云云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丙申六月劍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戊戌五月罷而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歷中卒案大歷止

於十四年己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丁卯方爲宰相設若崔圓以大歷十四年卒至李泌爲相之年崔圓之卒亦已九年矣何云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

讓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朝命之詞既而殊不言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圓爲相之事疑此句顛倒錯亂其間脫字必多全不可考容齋三筆亦云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

三十年唐書宰相表崔圓以肅宗至德元載六月相較之本紀則遲一年會要則早一年李泌以德宗貞元三年六月相與本紀合較之會要則早一年未知孰是衛覺察雜記亦

云崔圓爲大學士引李泌  
爲讓而止蓋承唐書之誤

試縣令理人策第一

事見通鑑開元四年

致堂

讀史管見二十

謂濟被識擢

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

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韋濟薦方士張果

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

原注少陵贈韋左丞詩即濟也○元折案唐書韋竊立傳竊立子濟開元

試縣令理人策第一  
韋濟實不副言  
薦方士張果  
少陵贈韋左丞詩  
徐嶠齋書  
迎果老

初調郟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

擢醴泉令天寶中授尚書左丞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

二十二年二月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爲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恆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齋書迎之肩輿入宮恩禮甚厚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

愚謂翱爲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

其過可謂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

案新書本朝性峭鯁

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佛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

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

利心量君子

全云荆公辯之亦欠透○元折案唐書十七敬宗紀寶歷元年正月辛卯以前禮郎中李翱爲廣州刺史以求制誥面數宰相

李翱面數宰相  
相過  
求知制誥爲  
誣善  
李逢吉出紳  
罷愈

中書門下易  
班序  
宰相兼職除  
移置政事堂

李逢吉之過也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曰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者實固有辨彼賊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利心置君子唐書李輔傳朝字習之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錄曰文李逢吉傳逢吉字虛丹系出隴西元和時同平章事韓愈傳愈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聽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

老學菴筆記

全云陸游作

二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

元豐易之

見筆記四

愚觀李文簡

名燾字仁甫

歷代宰相表二云

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

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歷

代宗四年改元大歷

十四年崔祐甫

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放翁

所記蓋未攷此

元圻案玉海卷二百十一載神宗史志元豐五年四月更官制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宋費昶梁

溪漫志云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爲昭文館大學士次兼修國史次集賢院大學士皆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時始只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此元豐官制門下在中書之上也唐李華中書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與仁甫之說不合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老學菴筆記十卷陸游務觀撰生

識前輩年登耄期所  
記見聞殊可觀也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

因杜氏所載附益之

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二百五十二神宗熙寧七年三月知制誥王益柔言試將作監主簿麻皓年嘗

李靖兵法及問對書附益李衛公書李藥師與舅論兵

注孫吳二書及李靖對問頗得古人意旨欲望許進所注書乞加試用從之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益之也通考經籍考四十六李衛公

問對三卷按四朝國史兵志熙寧間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訛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會政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即此問答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晁公武陳振孫以為阮逸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即此書然神宗詔王震校正之詔既明見於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唐書

李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尙誰哉以功封永康縣公進封代國公改衛國公卒諡景武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王道初改爲準

案續資治通鑑

長編三十八太宗至道元年八月以壽王元侃爲皇太子禮官議唐制凡東宮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詔改諾爲準此東宮畫諾也

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

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

爲琅琊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

諸王亦畫諾矣何遜上事行句本後漢書云南陽宗資

改東宮畫諾爲準諸王以下官畫諾學批鳳尾諾令牋教啓諸名天子肯下奏曰可陳伯之惟作大諾三東宮官畫

諾留案  
江夏王留塵

學書  
玉麒麟賞鳳

尾  
范岑功曹詔

唐六典開元  
禮之善  
陽城奏罷矮  
奴貢  
晉天福慶輪  
林學士

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

辭訟，惟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元圻案）（六  
典二十六）左

庶子之職，凡令書下於左春坊，則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啓，以畫諾及覆下以皇太子所畫者留  
為案，更寫令書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唐書百官志）三東宮官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正四

品中允二人，正五品。皇太子令書下，則與中允司議郎等畫諾，覆審留所畫，以為案，更寫印署  
注令諾送詹事府。（文苑英華三百六十二）陸龜蒙說鳳尾諾或問予曰：鳳尾諾為何等物

？國耶書耶？對曰：余之所聞，自晉說於陳梁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置僚屬，取  
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

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  
也。鳳尾則所諾牋之文也，碎縑繡機，然織與繪莫的知，既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

案耳。晉元帝為琅邪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嘗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鐸，高帝第十二  
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南史齊江

夏王鐸傳）鐸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每晨輿不肯拂，窗感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祖  
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宋王慤野客叢書三）

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後漢書黨錮傳）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  
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諾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

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南史陳伯之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梁武以為江州  
刺史，封費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

集南豐乞賜唐六典狀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

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

唐建官制理  
唐書  
唐巡陵掃除  
芟薶官

述作者

元折案唐呂攝代鄭相公請刪定施行大典開元禮狀云元宗集儒賢於別殿考古制於秘文以論材審官之法作大典三十卷以道德齊禮之方作開元

禮一百五十卷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草奏三覆紙令宣示中外星周三紀未有明詔施行程泰之攷古編九韋述集賢紀注開元詔修大典至今在院亦不曾行用據述此言

即大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然白樂天詩陽城不進矮奴曰城云巨案大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止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聖書下歲貢矮奴宜息罷是陽城嘗援大典

為奏得免貢矮奴豈是成而不用也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大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與樞密學士皆廢則大典之書五代猶遵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

晁公武曰大典蓋唐極治之書也或以此書難成於開元間而不行於一時不學之言也明王氏鑿重刻大典序曰唐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參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顧

猶尚書省之舊而內閣則隱然中書通政給事則門下之遺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衆職品職勳階以敘羣材尚多唐舊且非獨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祁論唐制精密簡要

會章謂大典得建官制理之方文不繁而實備蓋開元中張九齡輩為之其書何可以不傳唐書禮樂志論曰張說以謂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韋述

學士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唐李培刊誤卷上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則芟薶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威茂也芟薶者當秋殺之時除去穢蔽且慮火災也以三公之任隆位

高度力展儀以己率衆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即其義也近代選任稍輕不逮舊禮將及陵關則取縣吏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為不經又何甚也據此則開元禮當時實已施行後遂

漫廢耳

李德裕傳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案德裕

錢穀錢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嘉祐仁宗三十四年改元嘉祐六年制策原注胡武平撰全云各宿錢穀大

宰相不兼錢穀

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宏字避諱誤。

以質為賢。（闕按）今樂城集韋賢正作質。○（元圻案）胡武平名宿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官樞密副使。諱文恭。宋史有傳。《書錄解題》載胡文恭集七十卷。久無傳本。《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裏輯定為四十卷。此條所引策問不見集中。蓋已佚矣。《宋文鑑》載此策題作韋賢東坡對策。亦作賢。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下

愧閭里民。秩積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

廢。（闕按）韋應物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元圻案）劉秩字祚卿，知幾子也。《新唐書》附見。知幾傳不載。是疏亦不言其為祭酒。《通鑑》唐

紀）肅宗乾元元年六月，貶前祭酒劉秩為閩州刺史。房瑄黨也。《權德輿答柳冕書》云：嘗讀祭酒劉秩疏云：大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嘗慕之。

（唐書）元稹傳）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同州刺史。拜武昌節度使。卒。稹言事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

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

室。為狀頭有李肱。（闕按）李肱即開成元年賦覽裳羽衣曲。及韻長律登第者。○（元圻案）《宋王明清揮麈後錄》曰：《唐書》特立宗室

宗室表列宰

相有遺

李肱以宗室

狀頭  
宗室相賢否  
不同

劉秩元稹以  
官自責  
韋詩言愧俸  
錢  
劉祚卿黨房  
瑄  
元微之晚節  
改變

卷十四  
十一  
中華書局

傳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程知幾在位無所發明林甫在奸臣傳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業傳後止敘適之規勉夷簡程石回七人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李接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也不同作一傳何耶唐宗室宰相本十一人益以李麟李逢吉李蔚李接則十五人矣（揮慶後錄）作十三人蓋從宗室宰相傳贊所稱九人而增數之也麟逢吉蔚接唐書各有傳李福即李石之弟附見石傳石字中玉襄邑王神符五世孫相文宗停方鎮進奉以直代百姓稅緡惜在位不久耳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

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

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廔一人（閣按）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

唐制舉名目  
由制科至宰  
相執政  
富弼才當大  
科  
賜李廔制科  
出身  
明無制科重  
一甲人  
劉贊名最高  
官不達  
策策制科諸  
人  
中書六論題

戊寅賜李廔制科出身官終著作郎（何云）明無制科以一甲三人為榮選狀元八十六人入相者自胡廣至魏藻德凡十七人榜眼探花入相者自楊榮至傅冠凡三十人（集證）一  
晁氏讀書志（唐）制舉科目圖一卷不題撰人凡七十六科仕至宰相者七十二人唯劉贊名  
最高而官最不達（玉海百十六）本朝制策入三等者吳育蘇軾范百豫孔文仲制科四十  
人至宰相一人富弼執政九人夏竦至范百祿（又云）乾道二年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制科  
五年汪應辰薦李廔七年召試中書御集英殿親策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四朝聞見錄）  
翰林汪公以廔應詔召試中書六論命題一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湯法三聖三人者天地之心  
四律歷更相治五三家言經得失六楊雄張衡執費六論合格惟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  
上下文數百字（三元折案）唐書選舉志上（所謂）制科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嘗稱制  
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與自京師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  
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  
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  
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邵氏聞見錄）富公初游場屋  
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宋高似孫）

唐科名記止六十  
三科見緯略卷三

昌黎試不貳  
過論

劉黃明春秋  
試直言

宏詞制科之  
別

應麟兄弟中  
鴻詞科

李兼命子試  
極諫

策官畏中官  
不錄費

李承休聚書  
供饌

員傲進太元  
幽贊

唐宏詞之論其傳於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

制舉之策其書於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

目之得失也

闕按王應麟傳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

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第廖鳳亦中是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兼傳子屋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兼察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兼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邁以書勉之兼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命二子屋整習焉至是吏部尙書汪應辰薦屋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即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何云宏詞攷文章制科求直言二舉不同○元折案一洪興祖昌黎年譜貞元九年癸酉公年二十六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唐書劉蕡傳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救世意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蕡對策云云是時第策官馮宿賈鍊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毗睨不敢取

李泌父承休聚書一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

求讀者別院供饌

原注見鄭侯家傳

鄭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元折案韓文公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藝文志儒家員傲太元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

半千孫詞辨  
注射  
李泌七歲能  
文

韋應物補傳  
韋待價前後  
年誤  
許珣韋應物  
無傳  
蔡文傳闕薛  
鄭諸人  
韋蘇州清德

童子進書召試直宏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  
年員儼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  
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爲正

元圻案唐書李

泌傳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儼  
者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儼跪奏臣  
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吳縝新唐書糾繆九案藝文志儒家云云李泌傳謂儼開元十  
六年而年九歲則是儼生於開元八年也既儼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  
能進書者爲是則至十六年之時  
儼不啻九歲矣二說必有一誤

韋應物史逸其傳沈作喆爲應物傳敘其家世云  
負之孫待價仕隋爲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  
寶姓纂唐書韋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

右相豈一人同名歟當攷

閩按晉尚清言而晉書無許珣傳唐尚  
詩歌而新舊唐書無韋應物傳何云

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第十七子冲隋戶部尚書冲生挺象州刺史挺生待價相武后待  
價生令儀令儀生鸞鸞生應物蓋作喆誤也○三元圻案唐書藝文傳敘云若韋應物沈亞

之閩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尙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行其事故弗得而述云  
宋姚寬西溪叢話載吳興沈作喆作韋應物補傳云應物少遊太學當開元天寶間充宿衛  
扈從遊幸頗任使氣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由京北功曹累官至蘇州刺史太僕  
寺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不知其所終唐書韋挺傳子

庚氏絕劉闢  
不親陽城元稹孔  
戡之節香山欲樊著  
一家言屈軼手肺石  
心

南內龍池  
九齡龍池聖  
德頌  
道侔伊呂科  
對策

待價高宗儀鳳三年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召還封扶陽侯補傳云仕隋封扶陽公亦不合令儀生鸞宰相世系表作鑾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爲人性高潔鮮食菓欲所居焚

香掃地而坐其爲詩脫嚴建安以還各得風韻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上韋公以清德爲唐人所重天下號曰韋蘇州當貞元時爲郡於此人賴以安又能實儒士招隱獨顧況劉長

卿邱丹秦系皎然之儔類見旌引與之酬唱其賢於人遠矣沈作甫字明遠號寓山湖州人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議郎爲江西漕司幹官

劉闢亂於蜀

案在德宗元年

其嫂庾氏棄絕不爲親白樂天

爲詩贈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

書編爲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

出之

元圻案唐書劉闢附韋皋傳闢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皋府皋卒闢主後務諷諸將徵旆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卽拜檢校

工部尙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闢以兵取梓州杜黃裳薦高崇文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詔許自新不聽下詔奪其官爵遂下成都擒之樂天贈樊著作詩云陽城爲諫議以正事其君其

手如屈軼舉筆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乘國鈞元稹爲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劉闢肆亂心殺人正紛紛其嫂曰庾氏棄絕不爲親從史萌

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爲寶凡此士與女其道天下聞君爲著作卽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寶錄彼善人編爲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詔辭皆出李

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

池聖德頌則夸詡符瑞雖賢者不免元圻案唐六典七興慶宮在皇城

之東南註此即今上龍潛舊宅也初上居此第其里名協聖諱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涌為小池周袤纔數尺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潛復出水其沼浸廣時即連合為一未半歲而里中悉移居遂鴻洞為龍池焉蓋符命之先也唐徐浩張文獻碑銘曰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會祖君政韶州別駕終于官舍因為著姓弱冠鄉試進士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曲江集龍池聖德頌序曰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卜居之舊真京師爽塏之所旁無寶澤中忽滙泉中宗採識者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四庫全書明目錄地理類雍錄十卷宋程大昌撰乾道淳熙間關中已久為金地故大昌此書惟據諸書諸圖參考而成於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說

鄭餘慶書儀  
劉岳溫公增  
損書儀  
各家著書儀  
起復冥昏之  
制  
女坐墀馬鞍  
合警  
書儀七分好

鄭餘慶探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

書儀本於此閣按唐藝文志有王儉弔答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名又始於此集證按鄭樵通志謝元內外書儀四卷謝超書儀二卷皆在鄭餘慶之前〇元圻案唐書鄭餘慶傳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少善屬文擢進士第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雜傳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

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初鄭餘慶嘗探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數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

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歐陽公歸田錄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墀之馬鞍父母為之合警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以時之所尚者益

之則是當時流俗所為耳四庫全書明目錄經部禮類書儀十卷宋司馬光撰凡表奏公文家私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類稱二程橫渠多是古禮馮公

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又稱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云

唐宋將權專  
分異  
貞觀三年易  
邊將  
宋分州任將  
得宜

唐罷忌日行  
香  
歷代設齋行  
香  
香末散行爐  
手  
國忌集僧道  
授香圓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北亂其權顯也我藝祖  
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  
謂貞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  
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集證）唐志小說類柳氏家學要錄

二卷柳程撰（晁氏志）家學錄一卷柳程采其祖彥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記累朝典章因革時政得失著此錄○（元圻案）宋錢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曰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瀛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情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邊不敢犯塞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

云求於非福則是詔祭。祭讖於無罪則是誣親。其

言不行。（元圻案）唐六典四凡國忌日兩京定大寺觀各二散齋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於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與清官七品以上皆集行香以退（宋

姚寬西溪叢話下）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爐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設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爲規式國朝至今因之（宋祁論國忌疏曰伏見列聖忌日沿唐之舊百官伏閣慰訖咸詣寺觀跪伏齋

贊謂之行香仍置蔬饌巨竊思之禮尤不經云云（程大昌演繁露十一）國朝自有景靈宮後每遇國忌不復即寺觀行香而移其供設於景靈東西兩宮每大忌宰執率百僚至宮行香其

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廡之下僧左道右執事者執香盤中香圓子隨宰執往僧道立處人授一圓齋已收之不燕也崔蠡寧之弟密之孫唐書附見寧傳蠡開成中為戶部侍郎白罷百官

忌日  
行香

誠齋易坊九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

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異元稹浸潤之

內愚謂稹在穆宗時昇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元圻案)唐書宦者仇士良傳帝問周墀曰自爾所况朕何如主擇再拜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強臣

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 穆宗憲宗之子文宗穆宗之子 (唐書程異傳)昇以憲宗元和十四年卒(元稹傳)長慶初禮遇益厚魏宏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

所論奏共沮却之 長慶穆宗年號稹卒官於武昌節度實文宗太和時也(裴度傳)文宗太和四年數引疾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四庫全書總目易

類三)誠齋易傳二十卷宋楊萬里撰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事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二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

概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

公亦允蹈之(元圻案)魯公文見文苑英華八百八十卷端一之操四句頌汾陽之父敬之也其稱汾陽云推赤誠而許國蹈白刃以率先魯公亦當

之無  
愧

唐文宗陷於  
宦寺  
程異元稹沮  
裴度  
唐帝語周墀  
制家奴

魯公為汾陽  
廟碑文  
端一之操堅  
明之姿  
推赤誠蹈白  
刃

楊綰贈官無  
愧  
華表法賻之  
實

江心鑄鏡  
千秋節進方  
鏡露囊  
童子綵囊承  
柏露  
五明囊百草  
露洗目  
宴百僚花萼  
樓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庇家無匹帛之

餘。史臣

閣按史臣謂劉昫舊唐書

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元圻案舊唐書楊綰傳

綰字公權華陰人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出朝野相賀居職旬日中風而薨代宗震悼詔曰頃以任非其才毒流於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諧至理之期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嘆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極况歷官有素絲之節居官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表增其法賻備依典策載實朝經史臣曰嘗讀諸集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

詔則當時秉筆者無愧色矣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潘

水李氏

復

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子

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

華山記云宏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

五綵囊盛柏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

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

皆入月中事。

元圻案鏡龍記天寶時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名元冥謂鏡匠曰老人解造真龍鏡

屬戶三日失二人所在爐前獲一素書鏡匠遂移爐於揚子江心以五月五日午時鑄之大旱桐龍鏡即得兩唐劉餗唐嘉話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令上生之日請為千秋節百

無憂王寺佛  
骨  
唐三迎佛骨  
昌黎諫佛骨  
表  
開佛書歲豐  
人泰

官祭皆就此日名爲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咸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相遺問（李肇國史補）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州江心所鑄也（梁宗懷荆楚歲時記）按述征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咸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齊諧記）云宏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或以金薄爲之遞相餉焉（書錄解題地理類）華山記一卷不知名氏（荆楚風土記）隋唐志及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不著錄）此條所引與荆楚歲時記略同豈亦名風土記歟當更考（千秋節進鏡事新唐書不載）舊唐書元宗紀上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讌百寮於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讌樂休假三日故厚齋入於考史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

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

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

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原注）寺名與前不同

貞元（德宗）元和（憲宗）咸通（懿宗）迎佛骨者二（閩按）癸丑冬薄遊研隴經過扶風縣北

之法門寺買唐天祐碑始知卽無憂王寺扁尙存（何本載）閩云今扶風縣北之法門寺卽無憂王寺紀載非一手故其名互異寺有唐天祐碑可據○二元圻案（舊唐書六十一）韓愈傳

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泉驛迎佛骨自光順門

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愈上疏諫云云（邵博聞見後錄八）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宏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爲戒

歷代通典用  
編年法  
通典取法魯  
史三傳  
續尙書載詔  
策章疏

懿宗曰朕生得見之  
死亦無恨不數月崩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

漢元十月初終義寧

隋恭帝年

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

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

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

唐書藝文志  
亦不著錄

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元圻案唐書文藝傳中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  
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喪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  
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朝在梁書陳受禪曰陳  
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為五伯仲  
尼弗貶也乃黜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  
云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唐虞其餘文景明章之後後魏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  
元魏歷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正義武士之權謀  
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編是續尙書已有成書其別著通典據李華三賢  
論曰蕭以史書為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為列傳將正其失  
自春秋三家之後次序續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歿蓋寶未成書也

楊文莊公微之

閣按微之字仲勳浦城人真宗時置侍讀學士官之本傳不載其  
謚何云燁案東都事略云其後仁宗以微之先帝宮僚特贈

楊文莊好言  
士族  
諱年錄編登  
科進士

太子太師謚曰文莊此書近始重開闕文不及見也  
○案錢氏大昕曰文莊謚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

好言唐朝士族閱諱

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

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

主司名氏。(原注)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德宗五年。改元興元。大中宣宗年號。宋敏求續爲後錄

五卷。(元圻案)東都事略楊徽之傳。徽之多識典故。唐之士族人物。悉能詳記。尤工吟詠。太宗真宗嘗和其詩。仁宗時特贈太子太師。諡曰文莊。春明退朝錄上載文

臣證文莊。注曰。江陵楊公。既不着其名。而本貫又非浦城錢辛楣先生。以爲文莊。證見春明退朝錄。似未核也。查長編四十六云。真宗三年正月。楊徽之卒。上甚嗟悼。贈兵部尚書。諡文

莊。又與東都事略互異。未知孰是。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棋矣。出說文。引虞書。棋

二百有六句。(集證)說文禾部。棋復其時也。从禾其聲。○(案)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千棋之變。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李

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賜。(關按)今本作餽。何云。傷斯義切。出詩王赫

斯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類此。(方樸山傳)鄭箋。但云斯盡也。

釋文乃云。斯鄭音賜。非箋原有此文。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今檢爾雅釋言。但有斯離也。之文正義亦誤。又揚子雲方言。撰鏃。斯盡也。南楚凡物盡生曰撰。空物盡者曰鏃。鏃賜也。連此撰

皆盡也。此子京所本。王氏失攷。集證呂氏春秋報更篇。宣孟謂勸桑之餓人曰。斯食之吾更與汝。高誘注。斯盡也。潘岳西征賦。超長懷以退念。若循環之無賜。張銑注。賜盡

也。陳振孫曰。新史列傳用字多奇。濼殆類虬戶。銑殆體識者病之。○(元圻案)唐書溫彥博傳。彥博字大臨。貞觀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

溫彥博耗思  
不再棋  
敖庾藏賜  
賈潤甫諫李  
密心願  
千棋之變  
撰鏃斯盡一  
義  
軌桑餓人斯  
食  
新史如虬戶  
銑殆體

馬總通歷本  
略論

曰公子曰先生

李朝奏史館  
官證

行狀指事說  
實

范文正碑事  
誤

張文定草詔  
冊之誤

忠獻事實不  
相應

文正止壽太  
后疏

太宮履長之  
賀

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

略論

(原注)略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問答 (集證) (唐志編年類) 馬總通歷十卷 (又雜家類) 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 (晁氏志編年類) 馬總纂太古十七氏中古

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略論分繫於末以見義焉 (玉海帝王略論中與書目云) 正觀間太子中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於隋凡帝王事悉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攷訂云

李朝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

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為范文正碑

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壽公上

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

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

為張文定名方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

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李微之

(閣按)微之名心傳并研人舜里之子道傳之兄見儒林傳考國史誓詔在慶歷四年十月

其不逮再稟矣恨不許少閉以究其壽 (又李密傳) 初密既殺翟讓心稍驕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赦庚之藏有時而餽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

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爲學士。（原注）封冊乃宋景

文撰○（案）錢氏大昕曰學士年表慶歷五年二月張方平以右正言知制誥拜

朱文公爲張忠獻名後行狀

名後

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忠獻子南軒先生之字寫來事實。

後看光堯（閣按）光堯高宗尊號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

二事觀之。罔羅舊聞。可不審哉。（元折案）唐會要六十四至德十四年史官李翱奏史館以

記錄爲職。舊例皆取行狀。證議以爲依據。今之作行狀者。非門生卽其故吏。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而已。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若效功定。證見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證

（東坡志林）歐陽公撰范文正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某先君奉詔編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存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

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文正此疏不載集中。釋文瑩續湘山野錄。載其略云。屈萬乘之重行北面之禮。此乃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也。陛下果欲爲大宮

履長之賀。於闈掖以家人承顏之禮行之。可也。云其事遂已。則承墓碑之誤。

唐配帝皆一后。惟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

四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閣按）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明皇之嫡母也。繼二后並配。當行於開元四年。不當

遲至二十一年始祔。失禮之中。又失禮矣。王氏析猶未精。○（元折案）唐書睿宗昭成寶皇

后傳。帝爲相。王納爲孺人。卽位。進德妃。生元宗。帝崩。追稱皇太后。與肅明祔。橋陵后以子貴。故先祔。睿宗室肅明以開元二十年乃得升祔。長編五十八。真宗景德元年十月。祔明德皇

升祔二后失禮

后久從升附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享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附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尙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二宮並配自是始也（朱子曰）二后並配自本朝真宗始其初議者皆歸咎於錢惟演後既習見爲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厚齋此條蓋亦有感而云

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

左史爲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元圻案）（唐書百官志）左

改左右散騎曰侍極  
金輝珥貂八  
職源載見行  
官制

右散騎常侍分隸門下中書省皆金輝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謂之八貂龍朔二年曰侍極（書錄解題職官類）職源五十卷金華王益之行甫撰亦備贖應用之書而專以今日見行官制爲主蓋中興以後於舊制多所省併故也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隱逸傳）鴻一蓋二名

與中岳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

何據當以舊史爲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

飛天首積遠難明（南史顧歡傳）越人以爲鳧楚人以

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閩按）

盧鴻一新史  
刪一字  
越楚人鳧乙  
疑鴻  
唐一行師事  
普寂  
徵嵩山處士  
入見

（歷代名畫記）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新唐書）作盧鴻字穎然亦各有本張融語出南史隱逸顧歡傳（通鑑攷異）引中岳劉真人碑云盧鴻撰無一字○元圻案（唐書段成式西陽雜俎五）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設食於寺大會羣僧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數其會亦無一字（通鑑唐紀）元宗開元六年三月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

議大夫鴻固辭(攷異曰)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 唐太宗徵盧鴻一授諫議大夫二詔又賜還山制皆作鴻一

房元齡請解務斷章表閣門不復受王莽辭宰衡勿受南單于上書告杜崇

考古編以通鑑貞觀十三年房元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為今斷來來字何本作表誤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

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於

唐也(闕按)胡三省通鑑唐紀註今之讓官者奉表三讓不許數斷來章則閣門不復受其表即唐制之斷表也(全云)亦不始於晉而始於漢見王莽傳○元圻案一

(漢書王莽傳)加公為宰衡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太師光曰宜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可(後漢書和帝紀)七年鄧鴻朱徽杜崇下獄死注時南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乃上書告

崇崇令斷其表章緣此驚叛據此斷表始於漢無疑今本程大昌攷古編無此條所引之文豈攷古編固有佚文耶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原注)管華密阮亦然○元

圻案)魏鶴山作黃侍即定勝堂文集序曰唐之文人韓柳齊名而所操異心元白方駕而所制殊行(王楙野客叢書九)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為視白為甚慚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

非柳之所及儀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積為監察御史勳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言其狂

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積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反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為文章卓犖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為監察御史

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黨又何意於退之也(原注)管華謂管幼安華欲結嵇阮謂嵇康阮籍

唐亦有蔡京(原注)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食虐疎京始末見雲溪友議(何云)唐之蔡京嘗為僧李綫山有白足禪僧之句此姦臣

忠姦賢哲同姓名

韓柳元白異操子厚後附王叔文元積先後殊節管華稽阮異操

唐白足禪僧

蔡京

吳桓彝不署

亮罪狀

晉桓彝死蘇

峻之亂

南會參北會

參

野人毛遂墜

井死

王莽朱買臣

有二

三董卓四王

敦

九張良兩王

匡

先會為僧諸

人

魯公乞米帖

言食粥

言食粥

言食粥

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何云)桓彝魏尚書令階之弟見孫林傳

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會參。兩毛遂。則賢否

分矣。(原注)兩毛遂見西京雜記員半千詩用之 (閣按)名氏之同之奇者莫過王莽之前有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買臣 (方樸山云)更有奇者一王匡為王莽守洛陽一王匡為更始攻洛陽 (集證)雲溪友議唐懿宗朝左庶子蔡京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為政苛慘閩境怨之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敕賜自盡(西京雜記)昔魯有兩會參趙有兩毛遂南會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會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元圻案)三國志吳孫林傳林廢亮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林怒殺之(注)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晉書桓彝傳)彝字茂倫

謹國龍九人補宣城內史蘇峻之亂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峻遣韓晃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城陷為晃所害(李商隱)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詩云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注)時蔡京在坐京曾為僧徒故有第五句(朱登倚覺察雜記)士人曾為僧南史伏機之唐馬嘉運許淹韋渠倂蔡京嚴

竊(會參事見(史記)廿茂傳)平原君客毛遂為平原君合從於楚見(史記)平原君傳)前王莽見漢書公卿表劉屈氂傳後朱買臣見(梁書)元帝紀)官宣猛將軍(唐文粹)載員半千隴右途中遭非語詩云(趙)有兩毛遂魯(二)會參慈母猶且感况在行路心(宋)朱弁曲洑舊聞六)政和間常子然謝在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及叔用于昭德之第因觀蕭子顯古今

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

人少也據此則三董卓四王敦九張良則更奇矣然三董卓四王敦未必俱不肖九張良未必皆賢也惜無從攷其所見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

元載制祿厚外官

楊綰奏加京官俸

魯公自湖州召還

運命論言一人天下

李康為尋陽長

張蘊古大寶箴

傅隆七十寫書籍

李方元循簿籍役民

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

官乞貸。楊綰既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

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猶薄歟。（元圻案）魯公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

來已數月今又罄矣實用憂煎。通鑑唐紀代宗大歷十二年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奏京官俸太薄

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又曰楊綰常奏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以為刑部尚書。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大寶箴用之。（元圻案）運命論見文選李善注引（集林曰）李康字肅遠中山人也魏文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容齋五筆七）唐

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史附其姓名藝文類聚末又不載此文但云魏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通鑑）僅載其略曰聖人受命

拯溺亭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云云此外尚多規正之語既不為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

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

李元方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

元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

愚按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

手寫籍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寶重。

蓋誤以傅隆爲沈約也。

（闕按）宋書傅隆傳：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無○（元圻案）杜牧李方元墓

誌：方元字景業，少有文學，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出爲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簿籍，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鑄大機比一在吾手。至當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方元常歎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爲此也。宋書傅隆傳：隆字伯祚，北地豐州人也。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嘗手抄書籍，卒時年八十三。通鑑晉紀：高帝建元二年，虞玩之表以爲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勸明，令長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

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

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

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

耳。容臣博加詢訪。

（何云）人主勸學又事其大者遠者如此，所以爲淳熙。集註：孫可之讀開元雜報，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

書繁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藩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按：御覽引開元錄無雜報數事。○（元圻案）孫可之讀雜報文見唐文粹四十九。周益公奉詔錄一臣昨蒙下詢。

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云云。臣伏料聖意以爲宰相與百僚爭辨至於移時，必是事體甚重，故欲知其實以古爲鑑。臣尋閱太平御覽總目內果有開元錄一書，則是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

孝宗問百僚  
廷爭事  
開元錄繁日  
條事  
孫樵讀雜報  
文  
周益公奉詔  
錄中語

偶不傳耳容巨博加  
詢訪別具奏聞

蕭邁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

時出唐史云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

宰相世系表梁真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閩按）俱表所云齊

梁房者也（集證）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蕭氏定著二房一皇舅房一齊梁房宰相凡十人皇舅房有至忠相中宗睿宗齊梁房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昭明太子之後有萬相元宗

華相蕭宗俛相穆宗做相僖宗復相德宗實相懿宗獲相僖宗高祖漢詩云九葉不數至忠唐史云八葉不數至忠與鄴○元圻案唐書蕭瑀傳瑀曰梁蕭氏與江左實有功在民

厥終無大惡以變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咸衰世家之威古未有也邁字德聖咸通中擢進士第傳宗入蜀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閩按）通鑑不取非也明王三原應召至都鄒智見

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元圻案唐書姚崇傳帝曰卿宜速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

一卷唐史官吳兢撰敘姚崇十事（唐書姚崇傳）帝曰卿宜速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說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

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履師青海未有遠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任佞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

任出離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威星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租稅外盡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察狎大臣虧君臣

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華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讒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讒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

蕭邁九葉相  
唐蕭分皇舅房  
齊梁房  
梁蕭氏有功  
在民

姚崇陳十事  
始相  
通鑑以崇為  
要君  
感屬不任臺  
省  
福先寺金仙  
玉真觀  
說王三原先  
陳時政

詔使王起廣  
五位圖  
五運圖述古  
今治亂

太白上宣唐  
宏猷文  
太白爲和蕃  
書

緋衣小兒謠  
張權與熈度  
應識  
帝城橫巨六  
岡象乾

莽閣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通鑑考異曰）果如所言則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呂成公試館職策曰）唐元宗欽遵姚崇之舊德風望起於藩維而相之崇歷述十事盡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攻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卽温公不取之意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元圻案）新唐書藝文志史部編年類王氏五位圖十卷王起廣五

（王播傳）播第起字舉之文宗上文好古鄉單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詔使廣五位圖傳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玉海一百二十九）儲宮門（唐藝文志）有王氏五位圖十卷又有五運圖蓋編年書也（中興館閣書目）王氏五位圖三卷唐開成初判太常卿事王起撰自開闢至唐以五運爲序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卽

新書

本傳所謂召見金縷

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元圻案）李太白集附錄唐劉全白所撰碑記曰君名白廣漢人天寶

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繪語之任委之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與熈

譏裴度

（元圻案）四庫全書備明目錄子部小說家朝野僉載六卷舊本題張鷟撰然鷟歿於元宗時而書中有徽宗宣宗時事蓋原本久佚後人掇拾成編與

無名氏朝野僉載補遺併爲一書故卷數目與所傳鷟書不合也（宋敏求長安志七）晉國公裴度宅引唐實錄曰度自鎮元請朝觀宰相李逢吉之徒百計墜沮有張權與者旣爲熈

犬乃上疏云度名應圖織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嘗有人與度作織詞云非衣小兒担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會平吳元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岡符易象乾卦之數度承樂里地偶當第五岡故權輿以爲詞 餘注已詳第八卷

金根車即桑根車 韓昶臆斷改 字 縮袞擢第狀 元 親耕乘瑞山 韓昶自爲墓誌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注見前而昶子縮袞皆擢第袞爲狀元君子之澤遠矣全云足重亦不在科第

話一昶登長慶四年第昶生縮袞咸通四年進士袞七年進士○元圻案宋劉昌詩盧浦筆記六崔豹古今注金根車秦制也秦併天下開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

故因作爲金根之車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乃知是車蓋耕車也韓昶爲集賢校理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

改根爲銀昶文公子也唐成禮記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殿之路今謂之桑根車禮志曰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唐王定保摭言十三韓袞咸通七年趙鸞下狀元及第

又曰趙鸞試被袞以象天賦或爲中貴語之曰待郎既試王者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狀元得無意乎韓昶自爲墓誌曰昌黎韓昶字有之生徐州之符離小名曰符有男五人曰緯

前復州參軍次曰縮曰纒曰綺曰紉舉進士 纒即袞也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

原注見白樂天集 昌黎集 元稹爲越州復奏罷之原注見白樂天集 閣蓋嘗

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閣按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十九年復令

供進至孔戣奏罷則在元和二年只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戣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方合鄉邦故實○元圻案韓文公孔公墓誌曰孔子之後三十八

罷貢淡菜蛤蚶 孔戣三上書 去官 元稹罷貢海物制役

金根車即桑根車 韓昶臆斷改 字 縮袞擢第狀元 親耕乘瑞山 韓昶自爲墓誌

畢炕不書忠  
義傳  
廣平拒祿山  
死節  
河北郡有顏  
平原

柳伉疏黜程  
元振

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  
公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積功歲爲四十三  
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方崧卿云）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爲避夫而言也（李肇國史補）  
亦載其事（白居易元稹墓誌曰）公爲越州刺史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菜蛤蚶非禮之  
味尤速壞謀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輒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  
歌錄之（元稹論罷海味狀曰）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名不載於方書海物鹹腥增疾損肺  
俗稱補益蓋是方言每年常役九萬餘人  
竊恐有乖陛下罷荔枝減常貢之至意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

唐史附於其父構傳

（舊唐書構傳）  
并不附見炕名

蓋取韓文公所撰

畢炯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

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

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

事

（元折案）昌黎畢君墓誌曰畢氏出東平國朝有爲許州刺史者曰懷操之子構累官  
至吏部尚書是爲景公景公生炕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

生炯家破時炯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俱以小漏名籍得不隸炯歷尉騶渙安邑王屋卒銘曰廣  
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趙廉而神不福其謙（顏真卿傳）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

守元宗聞始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  
忠臣耶此條楊升菴集全襲其說

廣德

代宗  
年號

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疏見唐文粹  
二十八）

唐史不立柳  
伉傳  
贊絳詞臣能  
獻替  
吐蕃黨項陷  
無奔命  
翰林待詔雜  
僧道等

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

試制科對策

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

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

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肅宗三年改元乾元

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應肅宗七年改元寶應已後伉自校

書郎充學士出鄂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

諫議大夫皆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

博士翰林待詔柳伉通鑑亦作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

考之伉是時爲學士非待詔也何云唐時翰林院待詔凡山人僧道皆是非官名伉

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唐史

不爲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

替不獨陸贄李絳也何云對仲父而言之則爲賤且疎矣王氏特著之以激後之爲詞臣者也集證通志藝文略唐

登科記二卷李奕撰翰林故事一卷唐韋執誼撰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廳壁記寶應後柳伉秘書省校書郎充累加太常博士諫議大夫依前充○三元圻案唐書宦者程元振傳初

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賊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臣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裴晉公論元稹魏宏簡奏狀云）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墮蔽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國除害（通鑑唐紀）元宗天寶十三載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唐書李絳傳）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相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

樵

謝南省主文歐陽內翰啓

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褒

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

諸篇皆載於唐文粹

皆謹嚴得

史法有補治道

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

皇甫湜得韓

其集唐志作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六卷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朝得愈之醉而湜得愈之奇嫻又孫可之集十卷唐孫樵撰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關東人大中九年進士歷官職方

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樵與王霖秀才書云某嘗得文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今觀三家之文韓愈包孕羣言自然高古而湜稍有意爲奇

樵則視湜益有努力爲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所以不及歟

林寶元和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

林寶姓纂謬

鄧名世姓氏

辨證

齊秦非氏於

鉏邱茅夷非

復姓

鄭樵氏族略

祖林書

林氏出姬姓

非氏地

李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每韻之內以大姓為首。此林寶自序之文鄧名世謂稍能是

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鉏邱茅夷

指為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通志氏族略謂寶不知自

姓所由來。元圻案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四齊下云據按春秋姬姓衛昭伯長子諡曰齊子齊子之孫惡始以祖諡為齊氏惡孫豹以殺孟繁為衛

所逐春秋書之曰盜裔孫明任韓又仕東周以姓見於戰國策姓書自應劭何承天以來相承一誤如齊秦晉楚不放其由皆謂之氏於國者故姓纂唐表恥齊豹盜臣之名喜太公大賢之後鑿空附會皆以齊氏為姜姓而氏於國不曰出姬姓而氏於諡後人因循訛謬遂失其本不

可以不辨正又卷六秦下云秦氏出自姬姓周文公世子伯禽受封為魯侯裔孫以公族為魯大夫者食邑於秦因為氏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魯築臺於秦即其地也莊公大夫曰秦子乾時之戰代君任患而身止於齊其家遂昌阜於魯國昭公時有大夫曰商曰盭又有董父

者仕孟氏為孟喜子車右以力聞諸侯漢興高祖從大姓實關中秦氏始自魯徙居扶風茂陵又卷十一茅夷下云元和姓纂鄧大夫茅夷鴻之後見左傳一謂按世無此氏而春秋時

夷鴻姓茅氏謂之茅成子後世子孫何至乃以茅夷為氏攷之義理極無依據凡姓纂中誤引經傳增收入姓如罕夷者數十如茅夷者又數十皆當時門生討論者淺陋訛謬雜之以穿鑿

臆說刊修官未嘗攷按左書因而附列今舉凡以駁之如此類者悉皆駁正同一年王穀陸曰今所傳姓纂姓氏辨證皆從天樂大典錄出不全之本鉏邱一姓兩書皆闕鄧氏於齊駁

姓纂姜姓之非其文亦多闕佚於秦明出自姬姓而不辨姓纂羸姓之說意有佚文所云是正數十條者蓋俱不可得而攷證矣姓纂卷五林殷太丁之子比干之後比干為紂所滅其

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通志氏族略謂林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開生英英生茂慶與林寶所云不同故鄭氏識之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三元和姓纂十

八卷唐林寶撰寶濟南人官朝議郎太常博士其論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於世本風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記三輔決錄以及百家譜英寶傳姓源韻譜姓苑諸書不傳於今者賴其徵引

珍傲宋版

亦皆班班可見鄭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蓋亦服其該博也（又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宋鄧名世撰而其子椿哀次之名世字元亞臨川人（李心傳繫年要錄）稱紹興三年十月詔撫州進士鄧名世赴行在以御史劉大中薦也四年三月上此書長於辨論大抵以左傳國語爲主自風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扶摘獨詳（朱子語類）謂名世學甚博姓氏一部攷證甚詳不虛也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原注）受金事未詳（何云）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安得

晉時猶有子在覓米事誣（閩按）（文心雕龍云）班固述漢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公理仲長統之字辨之究猶上文論之詳非辨其誣也其實二句純用北史柳虬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全云）班固自序不言其父之從事漢書故云遺親攘美○（元圻案）（唐書文藝傳）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工文辭與王勃齊名爲著作佐郎修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晉書陳壽傳）或云丁廙丁儀有威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斛米見與當與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

見讎貴族文粹云王劭直書見讎貴族宋王劭

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宏廞子

華並貴劭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

事見宋書王劭之本傳當從文粹爲王劭新史誤以劭爲劭（原注）劭之載

劉知幾史事五不可孫盛王劭直筆取嫉王劭之以史書權陷劉裕使劭之酖晉帝

班固鬻筆受金陳壽索丁氏米作傳班史不言父從事劉允濟齊名王勃

史通  
直筆  
王  
劭  
直  
言  
受  
讒

李晟  
錦裘  
繡  
帽  
自  
表  
隨  
戰  
秋  
青  
戰  
帶  
銅  
面  
具

珍做宋版印

君之賊也身爲梟獍而秉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閩按）晉安帝崩乃劉裕使王韶之密加酖毒故曰弑君之賊（集證）浦起龍史通通釋曰困學紀聞據文粹云王劭當作王韶（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於敘事篇云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二家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曲筆篇云）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爲古人（雜說中篇云）隋書王劭袁充兩傳惟錄其醜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詭或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詆王劭正緣不悟此旨耳（元圻案）唐書劉知幾傳知幾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紀處納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尙不一因爲至忠言五不可（史通許時篇）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多喙無聞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威紀實取疾權門王劭直言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字休泰博涉多聞初爲謝炎參軍得父偉之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即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晉安帝之崩宋武帝使韶之密加酖毒武帝受命復掌宋書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厥作亂珣子宏入相韶之常慮爲宏所繩夙夜勤勵後爲吳興太守卒（晉書孫威傳）威字安國太原人累遷秘書監撰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北史王劭傳）劭字君懋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文受禪遷秘書少監（隋書王劭傳）劭撰隋書十八卷（冊府元龜國史部議論）類載劉知幾奏紀於蕭至忠云孫威實錄取嫉權豪干寶直言受讒朝士又與文粹不同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

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

哉（方樸山云）晟傳則其自表之故已明言之（元圻案）唐書李晟傳晟字夏器洮州臨潭人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曰將務持重宜自表標爲賊餌哉晟曰向在

涇原士頗相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爾（宋書殷孝祖傳）孝祖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撥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

中死宋秋青與西賊戰每帶銅面  
具被髮出入行陣亦所至克捷

李椅常變化

閩俗  
淮西蔡人安

悖逆

漢黨錮以節

義著  
唐朋黨以權

利合  
錢李敗於貢

舉事  
牛李奮私昵

黨  
甘陵二部相

讖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全云）

俗比中州謂李椅常變之後人過夷貊謂吳氏之後（元圻案）唐書宗室世系表獨王湛六世孫椅福建按察使（唐獨孤及福州新學碑曰）閩中無儒家者流成公至而俗易家有

洙泗戶有鄉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公諱椅皇帝之諸父宗室之才子（唐書常表傳）起為御史使閩人未知學變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燕

饗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通鑑唐紀）憲宗十二年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慮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

夷貊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

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

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元圻案）後漢書黨錮傳

敘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各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婢直之風於斯行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

不其然乎（唐書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與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於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

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又贊曰）夫口道先生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儒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唐鑑十九

祖禹曰）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讖而成於太學生相譽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又曰）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有畏義

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又曰）牛李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

宦倖恐君近  
儒好學  
仇士夏教其  
徒蟲君  
張布排韋曜  
威冲  
李宗閔沮鄧  
覃殷侑

杜佑理道要  
訣十類

重君子輕小  
人不斷  
漢武見黯異  
於宏  
踞廁見大將  
軍青

姦臣惟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  
布之排韋昭盛冲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士

良之術

〔元圻案〕唐書宦者傳仇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遷第謝曰天子不可令閉眼  
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

為諸君計莫若殖貨財威震馬日以穉獵聲色蠱其心則必斥經術關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  
力欲焉往哉 〔三國志吳孫休傳〕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威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

直布恐入侍發其隱失令己不得專擅因妄設說以拒遏之 〔唐書鄭覃傳〕覃於經術該深

諄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力陽選工部尙書

罷待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學士帝嘗謂殷侑等言經其為人鄭覃比也

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 〔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忠臣之心惟欲君之務學

傅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  
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為此術自士良始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集證〕唐志  
杜佑理道要訣

十卷〔玉海五十一〕佑自序曰隋季文博理道集注唐志法家治道十卷多主於規諫而略  
於禮要臣頗探政理窮究始終遂假問答方冀發明第一至第三食貨四選舉命官五禮教六

封建州郡七兵刑八邊防九十古今異制議〔又注云〕權德輿以為誕章閔議錯綜古今經世  
立言之旨備焉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元圻案〕其書見一齋書目明季猶存今佚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

之語見魏徵  
本傳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宏明皇之於

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

明皇知林甫  
妬嫉  
房瑄非破賊  
才

宋璟實直取  
名

裴士淹以辨  
學得幸

善言善樂不  
可離

孟詵居名子  
平里

唐倚節度兵  
平安史

河北分帥繼  
襲之患

僕固懷恩用  
賊黨

李寶臣為張  
假子

身爲本。

二元折案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

可其妻其見傲禮如此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坐法免官召爲淮陽太守十歲而卒

唐書裴臣李林甫傳帝之幸獨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辨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

輒啓聞及房瑄爲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實直以取名耳

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

帝默不應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

外篇取之。

閣按孟詵見唐書隱逸列傳○二元折案唐書隱逸傳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春官侍郎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尹畢構

以詵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其閉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嘗時傳其言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

節度之有功。愚考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

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

之將也。

全云正謂起於懷恩之有功○二元折案張文潛唐論上天寶之亂安史橫行於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

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故唐之患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使吾初

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唐書裴臣僕固懷恩傳河北平懷恩

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納錢其它一切赦之

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效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

房瑄建言諸  
王分鎮  
祿山以分鎮  
驚嘆  
賀蘭進明讒  
房瑄  
程致道發揚  
瑄議  
晉元帝江左  
立業

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患  
云（李寶臣傳）寶臣善騎射范陽將張鑽高裔爲假子故冒其姓名志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胆頻注

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

矣瑄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

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瑄建此議可以

破逆胡之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

唯程致道著論

（閣按）見程俱房太尉傳後論

發揚之

（原注）晉以瑄瑒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瑄可

謂善謀矣○（元折案）唐書元宗紀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五載七月房瑄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

節度使承王璘爲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節度使威王琦爲廣陵郡都督江南東路淮南道

節度使豐王珙爲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節度使（房瑄傳）賀蘭進明曰陛下頃

爲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瑄爲聖皇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乃爲陛下爲元子而

付以朔方空虛之地承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諸子一得天

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言始惡瑄宋程

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廷試中甲科歷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縣伯事蹟  
具宋史文苑傳著山北小集四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唐書元帝紀）帝諱睿字景文宣帝  
曾孫瑒瑒恭王親之子也懷帝蒙塵於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卽位加  
左丞相西都不守愍帝詔攝萬機太興元  
年三月愍帝崩問至於是大赦改元

劉蕡以惡宦  
貶司戶  
劉蕡對策在  
官始末

真卿鄭畋倡  
殺討賊  
李昌言襲畋  
黃巢陷東郡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二云終

於柳州司戶。以新史考之。當從唐鑑。（原注）宦人深嫉蕡。經以罪貶柳州司戶。

（何云）李商隱有哭劉司戶詩。云折案。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賈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云云。致官畏宦官不敢取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范氏唐鑑二十一）云。終於柳州司戶。唐書劉蕡傳。蕡對策七年後。有甘露之禍。令狐楚。牛僧孺。節。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卒。舊唐書文苑劉蕡傳。亦云。終於使府御史。昭宗時。羅袁上言。有劉蕡。遂罹遺逐。身死。異土。語粵西文載。言蕡卒於柳州墓在城西五里。與唐鑑合。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

真卿權移於賀蘭晉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

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全云）王庶之見襲於曲端亦

以此。○（元折案）唐書鄭畋傳。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畋舉進士。黃巢陷東都。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帝勞遣之。且曰。公謀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臣當以死報國。選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遠近咸聳。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畋改天子幾殆。又曰。畋以鄜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

李昌言者。屯鎮平。遣麾下求為兩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為留後。贊曰。畋鑠皆社稷之才。當大

過之。世為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為孽。豈亂宦所乘。功業無所成就。顏真卿注見第十二卷。

翁牛王學記覽卷十四

中書書局聚

史

漢文制喪三  
十六日  
元宋變期二  
十七日

韓偓書歲銜  
不用梁  
厚齋仕止比  
偓圖  
白馬清流之  
禍  
唐末節義數  
人  
馮道楊凝式  
無恥  
官韓偓後勸  
忠  
致光香奩集  
爲累  
偓允定策諫  
劉季述

常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袞二年漢文帝權制三  
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二十六日羣臣不忍旣  
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元宗以來始  
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

崔祐甫傳  
文

原注世多以短喪譏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  
日之制自元宗始也○元折案此條錄唐書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  
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  
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韓某是歲朱  
氏篡唐已八年爲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

用梁年號

案此條全錄劉克莊語原注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閣按王氏  
晚歲自撰誌銘有其任其止如偓如圖聞者咸以爲實錄偓即韓偓圖

則卷二十之司空表聖邱爾求云慶歷當作景祐蓋龐籍爲漕時奏上偓詩始得官其裔孫  
也全三歐陽公常太息於唐無節義之臣以爲白馬清流之禍使然然予收拾遺文亦尙  
可得十餘人可備一卷司空圖韓偓孫節羅隱王居嚴朱葆光顏兢李濤梁震黃岳張鴻梁昊  
其人也然則當時恐不止於此又云尙有許儒見荆公集集證夢溪筆談唐韓偓詩

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歷  
中余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浮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用仕參軍終

淵明書晉處士張公禮撰書齊官

僕固李日月母馬子焦暉白玉殺僕固子渾瑊伏兵敗朱泚

李光弼韋陟各有長光弼不入援憂死朝恩程元振謀弒

於殿中丞○(元圻案)劉克莊跋韓致光帖云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為戚而以官高年高為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終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云云實於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唐書韓偓傳)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日知錄十二)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作誄直云有晉處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參軍長兼行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偓傳)見唐書一百八卷非不收也劉克莊蓋謂其不列卓行耳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

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元圻案)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子瑒為焦暉白玉所殺僕固懷恩聞之入告

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唐書逆臣朱泚傳)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渾瑊伏兵漢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逼伏闕射日月殺之泚畏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爾何事死且晚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

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光弼語見唐書本傳)古者治

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

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

宰相監修國

史

唐主欲自觀

國史

房魏父俱得

佳傳

李成公常表  
化闔

沒蓋以禮與軍旅為一物也。

（元圻案）唐書李光弼傳相州北邱之敗朝恩蓋其策謬故深忌光弼

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瑛為元振諱死光弼愈怒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贊曰光弼擁挾御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東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憤耶嗚呼光弼雖有不羈之位之誅然讒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

房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况

不如房魏者乎

（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况僅附見魏收之後耶又云紀聞所採非一人之論（全云）彥謙不過賢其先

見耳○（元圻案）唐會要六十三史館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唐鑑六）帝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欲自觀國史知

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譏次以聞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為高祖今上實錄上之范準夫曰後世人君得以觀史云云房彥謙字孝沖元齡之父傳見隋書列傳三十一魏

長賢徵之父收之族叔也傳見北史列傳四十四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

而俗易

（原注）成公李椅也在大歷八年

家有洙泗戶有鄒魯

（原注）常表建中初為閩人設

鄉校李椅在其前（闡按）唐宗室世系表獨王湛五世孫為福建觀察使椅○（元圻案）一世系表椅乃湛之六世孫（獨孤及傳）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道舉高第歷司

封郎中徙常州著毗陵集二十卷（福州新學碑）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七

王福時執證

不更

許敬宗棄子

賈貨

何曾忠孝以

著證惡

許陳易證皆

曰恭

陳執中以罪

證榮靈

漢唐戮贈異

施

贈張衡證忠

為獎賊

封德彝叛逆

相唐

裴虔通削職

流徙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證不改無忝河汾之

學矣。〔元圻案〕唐書許敬宗傳博士袁思古議證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何曾忠而孝以日食萬錢證繆醜况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

過之執不改有詔尙書省雜議更證曰恭〔實思古議曰〕敬宗棄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名惟聞於賈貨證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證為繆王福時覆議

曰福時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肯直從曲更定

許敬宗證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證榮靈而更曰恭

一二事相類。〔集證〕宋史張洞傳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議證為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林等復議改曰恭洞委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死

猶當正名竟從林等議〔夢溪筆談補〕故相陳岐公有司證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為甚請證恭以恭易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事適足以為累耳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證曰忠是獎弑君之

賊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

正見於戮于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蘭世〕贈張衡乃高祖於義寧

中事太宗貞觀二年以裴虔通弑煬帝猶削爵流羅州父子刑賞判若天淵故曰唐之天下太

宗之天下也〔全五〕裴虔通止以流削處之尙未赦辜〇元圻案〔增書張衡傳〕煬帝欲大汾陽宮衡進諫帝意甚不平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今我有天下也衡妄言

衡怨望誘訕朝政竟賜盡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義軍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證曰忠〔唐書封倫傳〕倫字德彝以字顯隋內史舍人宇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高祖紀〕武德三年封德彝兼中書令

漢唐宋戶口  
增減

周世宗頒圖  
均田  
元稹奏手實  
抽稅法  
均田表曲盡  
利病

書唐六臣以  
貶惡  
書晉處士以  
表節

朝野雜記

（全石）李心傳作○（甲集十七）  
本朝視漢唐戶多丁少之弊

曰西漢戶口至盛之

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

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

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

之中次

（原注其說本程沙隨○元折案）雜記又曰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  
以十戶為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二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

（書錄解題雜史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李心傳撰上自帝  
系帝德朝政國典下及見聞瑣碎皆錄之蓋兩度以後野史之最詳者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

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

矣

（元折案）五代史唐六臣傳敘曰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  
庸懦不肖傾險猾獍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廷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大元張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薛貽矩蘇循也（綱目）  
宋文帝元嘉四年冬晉徵士陶潛卒攷異云提要作處士

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數

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

王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何云）八條間得抄本補完攷之南  
雍元板乃自田字以下脫一葉



溫公言王霸無異道  
胡氏譏分天人心迹

五代時寒食野祭  
紙錢之始  
王嶼習祠祭禮于上  
蔡邕有取上陵禮  
唐定寒食上墓常式  
祭河用寓龍寓馬  
錢若水不燒楮鏹  
唐立青帝壇迎春  
諸陵寢時祭

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也。元圻案五代史司天考第二敘曰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

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司馬公迂書曰自孟荀氏以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霸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胡氏讀史管見二十九夫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人於論為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概乎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儻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不定也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

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嶼爲祠祭使祈禱或焚

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

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爲禮有煩而不可

少省者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

禮永爲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文公語錄謂

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爲之已是紙錢之漸

唐禮書范傳正謂唯顏魯公張思業全唐名家祭不

諸儀  
五時牢具色  
食所勝  
秦時駒樂車  
木寓車  
康節比楮錢  
於明器  
寓錢起於漢  
齊東昏翦紙  
錢代帛  
杜正獻家祭  
享諸儀

用紙錢本朝錢鄧州（閩越鄧州乃錢若水）不燒楮錢呂南公

爲文頌之（全云漢祭五時及山川皆有寓龍寓馬其後遂以代駒元圻案）（五

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

（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博士王瓌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十月辛丑

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瓌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爲侍御

史領祠祭使瓌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此云二十六年六當作五（後漢書

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於原陵注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

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

理枕被具盥水陳班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

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又禮樂志劉昭補注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

上原陵蔡邕從見其儀慄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

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替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

得聞也光武卽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明帝聖孝之心親

杜嗣先免園

冊府

劉岳詣馮道

遺冊

虞世南北堂

書鈔

天子廢置由

士卒

唐明宗反爾

錢起於漢世之廢錢也其精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瓊始耳云云施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則非創於瓊矣呂南公有錢鄧公不燒楮錢頌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禱祈禱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不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大抵深惡夫寓錢以徵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證載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翦紙爲錢以代束帛至唐盛行其事云有益幽冥又牛僧孺云楮錢唐初翦紙爲之此足以補事林廣記之未及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倚卓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事致齋之類頗爲近古

免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注惲太宗子故

用梁王免園名其書馮道免園冊謂此也宋史藝文志

志亦云杜嗣先晁公武以爲虞世南何也全云世南免園冊子即今北堂書抄也

集證晁氏讀書志免園冊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偶儷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免園冊之語元折案文選謝惠連雪賦

梁王不悅遊於免園注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築免園也案今西京雜記無此語五代史劉岳傳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且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免園冊耳免園冊者教田

夫教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詣道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

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全云明宗之報亦烈矣從榮從益從厚皆以不夏死並從珂亦不得全

明宗家世變故

嗚呼是殺繼岌之續也○(元折案)五代史唐紀明宗世本夷狄太祖養以為子賜名嗣源  
趙在禮反於魏大臣請遣嗣源討賊嗣源入於魏與在禮合以其兵南莊宗崩  
入洛陽即位長興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愍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  
封宋王從榮誅死明宗病甚召王于鄴而明宗崩即位於柩前廢帝本姓王氏明宗養以為子  
名曰從珂封潞王愍帝即位潞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愍帝出居于衡州以太后令降為鄂王潞  
王即位弑鄂王清泰三年十一月契丹立晉閏月帝崩注曰帝自焚死(唐家人傳)莊宗五子  
長曰繼岌封魏王明宗兵反入京師李從襲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  
張鏐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繼岌縊死(案)明宗四子從璟從榮  
從厚從益從榮誅死從厚即愍帝為廢帝從珂  
所弑從益為漢高祖所殺從璟為元行欽所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

本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元折案)通鑑後唐紀明宗天成元年舊制吏部

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粉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

即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觀敕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

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

更不輸錢皆賜告身據此劉岳但請給告身而執政議罷納錢耳(五代史劉岳傳)岳建言以

為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

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亦不載奏罷綾軸錢厚齋之  
說當別有所據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元折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

按銅虎竹使符始於文帝本於周官所謂鎮圭以召守牙璋以起軍旅者至唐易其制為銅魚  
大事則兼敕書謂都督刺史改替追喚及軍發後更添兵馬之類至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

告身綾軸錢

罷復

百官皆賜告身

劉岳言告身

制辭

周去符契用

印章

銅虎竹符等

緣始

符節敕書雙

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建隆初白重贊在鎮有偽造制書者乃知古以符契與璽書並行其慮慮遠矣是時去顯德廢銅符纔一歲其弊立見惜無以是為言者其後宋景文公始請復其制曰今詔書單下恐細人摹寫無以察知願復符節與詔書雙下合而後遣康定初乃鑄造銅兵符云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

謂范質欠世何云世字已上明刻脫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

者之訓閻按王蠡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言直至宋代而明一明於太宗

馮道依違拱

防始廢故宋大有功於綱常余聞諸前輩先生云○元圻案○通鑑後周紀太祖顯德元年四月馮道卒臣光曰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

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與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東都事略范質傳質字

文素大名宗城人也周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世宗累加司徒太祖即位仍以為相太宗嘗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

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

晉也全云論本張魏公○元圻案○五代史呂琦傳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如先事制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帝

以問薛文遇文遇大以為非因請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時以請琦等帝怒急召琦等曰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其議遂寢其後晉

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遂以亡唐○桑維翰傳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因使維翰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許諾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通鑑後晉紀高祖天

契丹

薛文遇請呂

歲給金帛妻

契丹

石晉與亡皆

親契丹

唐後主不和

馮道依違拱

馮道依違拱

范質欠世宗

秋法

史貶馮道春

符節敕書雙

割盧龍雁門  
以北地

景延廣激怒  
契丹

全昱凝式不  
從逆

公是非在一  
家

楊涉持靈授  
與梁

揚風子託心  
疾致仕

外黃內黃下  
黃地

歐史小黃地  
誤下黃

福元年石敬瑭令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五代史景延廣傳）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果怒數以責晉（晉出帝本紀）開運三年契丹滅晉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

其家者如此况天下千萬人之心乎（閩按）凝式亦歷事梁唐晉漢周法書中

所稱楊風子也（全三）凝式雖歷仕然嘗稱疾不豫事或尙不欲盡負初心乎○（元折案）朱全昱事注已見前（通鑑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三月唐昭宣帝禪位於梁攝侍中楊涉

為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壺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考異曰）陶岳五代史補曰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於洛陽官至太子太保（宋袁文

瓊牖閒評曰凝式能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五代史略不之及何哉五代史又謂凝式歷事五代以心疾致仕亦非也彼殆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為此言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珽曰何為內黃珽曰

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

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邱下黃為北齊

所廢今在陳留（案）珽李珽之兄也事見五代史（李珽傳）今在原文俱作在今按五代通錄

李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

黃地

黃小黃縣

〔原注〕〔五代史記〕

改小黃爲下黃縣也當從通錄○〔元圻案〕一書錄

文素撰亦以實錄繁冗節略而成此書

〔漢書地理志上〕陳留郡小黃外黃注都尉治〔張

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溝故氏之也〔師古曰〕左氏傳惠公敗宋師于

黃杜預以爲外黃縣東有黃城卽此地也〔後漢書光武紀〕二年幸內黃注縣名屬魏郡今相

州縣〔又郡國志〕三兗州陳留郡小黃注〔漢舊儀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北爲作陵廟于小

黃

梁太監幸國非至內黃聞李安曰何後內黃安曰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其文皆成心天不不萬人文之心  
未盡之民全長